

愛國之童子傳

上·下卷

上

發行

情節奇詭

宗旨純正



文字淺白
圖畫精美

第一集

每册五分

無貓國

三問答

大拇指

絕島飄流

小王子

夜光壁

紅線領

啞口會

人外之友

女軍人

義狗傳

非力子

驢史

玻璃鞋

笨哥哥

獅子報恩

有眼與無眼
風箱狗

祕密兒
木馬兵

十年歸
俄國寓言上

第二集

每册一角

小人國
大人國

風雪英雄
夢游地球上

夢游地球上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愛國二童子傳一一册)
(每部定價大洋柒角伍分)

原著者 法國 沛那

譯述者 閩侯 林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貴陽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南京
商務印書館

安慶 蕪湖 沙桂林 漢口 南昌 蘭谿 香港
杭州 福州 廣州 潮州 雲南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幼 稚 園 及 家 庭 教 育 之 利 器

幼 稚 園 教 育 法 教 授

莊慶祥編莊俞校 是書本修身科之要旨擇較尋常教科書迥乎不同彩色印刷尤足鼓勵

幼 稚 園 識 識

莊慶祥編莊俞校 舊法教授幼稚常用紅紙方名物先圖後字下冊復採兩字之合於語言者甚

幼 稚 園 數 教 授 法 數

壽孝天編 是書程度最淺純用習見之物繪為圖畫以圖表數依數列圖且用彩色印刷增益閱者之美感即藉以引起幼童識數之觀念 教授法詳載用法專供教員之用

幼 稚 園 唱 歌

胡君復編莊俞校 兒童知識甫啟貴用淺妙之歌訣以陶淑其性情是編歌詞活潑純乎天籟導引入勝裨益良多且每課用彩圖一幅形神活現尤為兒童所喜閱

幼 稚 園 游 戲

胡君復編莊俞校 兒童之天性好遊戲兒童之教育尚遊戲願向之兒童遊戲當隨其天性之自然不知指導以方法殊失教育之道本書探兒童極普通之遊戲加以改良每一方法先之以彩圖次之以說明更附淺明之歌詞美麗悅目興趣環生

選 用 之 投 均 適 用 之

原序

沛那曰。凡人念念及於國家者。則其人之所蘊。已據於實地。然有國者。恆惡其國之穉孺。不能明悉其國之利病。往往引以爲憾。脫令國之穉孺。人人皆念國者。愛國之誠。尤足以擴張其國力。顧身教童子者。又不能以本國之利病。一一明詔童子。則童子身處國中。衣食於國。竟不知其國步之艱也。至有生長國中。迨於老暮。視國之肥瘠。有同寓公。則欲鼓動其人。愛國之心。必先和盤託出。懸其國度於童子之眉睫。或生其愛國之誠。以此之故。余故製爲是書。歷道國故。以鼓盪童子之心志。若羅亨。乃二雛。足迹週徧法境。此足以勵童子矣。凡身爲人子。身爲國民。人人咸有理財之責。須知每逢瘠地。當以人力發生之。俾之化瘠爲膏沃。此等事。必令童子知之。使完其應盡之分。矧此二童子者。以孤露之兒。竟能假其自由之能力。一週祖國。審其利病。無敢憚勞。天下學生。能人人刻勵如此。二童則國民應盡之分。及其道德。當立進無阻。尤能據理財之要。如商務農務。匪不洞悉。果如是。周歷又能參考名區英產。偉

出之將相。下逮藝業絕特之士。亦所以識國故之助。且能推求創造之源。足爲後世之程式。並發越知識。贊助後人。如懸畫圖。令生景仰。余著書之意。本以表彰祖國。尊於列強之上。爲國民之榮。須知人人悉本忠義。量己審分。臻於人上。則不負余著書之本意矣。沛那敘

達旨

畏廬林紓譯是書竟焚香於几盥滌再拜敬告海內
至寶至貴親如骨肉尊若聖賢之青年有志學生敬頓首頓首述吾旨趣以告之曰
嗚呼衛國者恃兵乎然佳兵者非祥恃語言能外交乎然國力在弱雖子產端木賜
之口無濟也而存名失實之衣冠禮樂節義文章其道均不足以強國強國者何恃
曰恃學恃學生恃學生之有志於國尤恃學生人人之精實業
比利時之國何國耶小類耶鄰而尤介於數大國之間至今人未嘗視之如波蘭如
印度者賴實業足以支柱也實業者人人附身之能力國可亡而實業之附身者不
可亡雖賤如猶太之民不戀其故墟然多錢而善賈竟吸取西人精髓西人雖極鄙
之顧無如之何蓋能賈亦實業也以猶太煨燼之餘灰恃其實業尙可倖存矧吾中
國際此羣雄交猜聯雞不能並棲之時不於此時講解實業潛心圖存乃競枵響張
浮氣何也

李闖之謂其所部曰。凡守城之法。於礮火震天時。尚可偷閒而睡。若萬帳無聲。刁斗不鳴。此時正屬喫緊。萬萬不可懈。懈則城且立破。去其原文存其意而易其詞今俄日之事。息正所謂萬帳無聲時矣。在勢正當喫緊。而樞府諸公。別有懷抱。吾儕小人。不敢輕議。惟告我同學。告我同胞。則不妨明目張膽言之。此時斷非酣睡之時。凡朝言練兵。夕言變法。皆不必切於事情。實業之不講。則所講皆空言耳。於事奚益。

嚮者八股之存。則父兄之詔其子弟。人人皆授以宰相之實業。下至三家村中學。究亦抱一宰相之教科書。其書云何。大學也。大學言修齊平治。此非宰相事乎。吾國揆席。不過六人。而習其藝者。至二十萬萬之多。今則八股之燄燼矣。而學生之所學。明白者。尙留意於普通。年二十以外。則專力於法政。法政又近宰相之實業矣。試問無小人。何以養君子。人人之慕爲執政。其志本欲以救國。此可佳也。然則實業一道。當付之下等社會矣。西人之實業。以學問出之。吾國之實業。付之無知無識之儉荒。且目其人。其事爲賤役。此大類高築城垣。厚儲兵甲。而糧儲一節。初不籌及。又復奚濟。

須知實業者強國之糧儲也不此之急而以緩者爲急眼前之理黑若黝漆矣。畏廬嘗爲悲梗之言曰甯喪大兵十萬於外不可逐歲漏其度支令無紀極蓋魚須水而生竭澤取魚留存其水更下魚苗則魚可以長養而蕃庶若自決其流令涸則後此更下魚苗將胡生耶國不患受人踐躐受人剝蝕但使青年人人有志於學人人務其實業雖不能博取敵人之財亦得域其國內之金錢不令外溢管仲之女閭亦爲閘以沮水之外溢耳矧在實業之可恃。

今日學堂幾徧十八行省問試商業學堂有幾也農業學堂有幾也工業學堂有幾也醫學學堂有幾也朝廷之取士非學法政者不能第上上則已視實業爲賤品中國結習人非得官不貴不能不隨風氣而趨後此又人人儲爲宰相之材以待揆席國家枚卜不幾勞耶嗚呼彼人一翦一線一鍼之微尙悉力圖工以求售於吾國吾將謂此小道也不足較將聽其涓涓不息爲江河耶此畏廬所泣血椎心不可解者也。

此書之第二十六章。有所謂孟叔者。在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法國全境。幾糜爛於敵手。孟叔與同志嘉納。釀思製器之方。力圖制勝於外。培植子弟爲工程師。立實業學堂無數。至今銅象巍然。嗚呼。孟叔何其仁也。以拿破侖武力。鞭箠列強。歐西幾人人。懼伏。而卒致於傾覆。英國自囚拘拿拿破侖後。國力罷茶。而工藝。卽因之而昌。試問拿破侖能霸天下。英國能縛取天下霸王。後此二國。卒歸於實業。始克自振。然則空言強國。何益耶。

沛那者。天下之第一仁人也。其人不以哲學稱。但能樸實誠懇。爲此實業之小說。當時法人讀此。人人鼓舞。旣益學界。又益商界。歸本則政界亦大被其益。畏廬閩海一老學究也。少賤不齒於人。今已老無他長。但隨吾友魏生易。曾生宗鞏。陳生杜蘅。李生世中之後。聽其朗誦西文。譯爲華語。畏廬則走筆書之。亦冀以誠告海內。至寶至貴。親如骨肉。尊如聖賢之青年學生。讀之以振動愛國之志氣。人謂此卽畏廬實業也。噫。畏廬焉有業。果能如稱我之言。使海內。愛之青年學生。人人歸本於實業。

則畏盧赤心爲國之志微微得伸此或可謂實業耳謹稽首頓首望海內青年之學生憐我老朽哀而聽之

畏盧者狂人也生平倔强不屈人下尤不甘屈諸虎視眈眈諸強鄰之下沈湘之舉吾又惜命不爲然則畏盧其長生不死矣曰非也死固有時吾但留一日之命卽一日泣血以告天下之學生請治實業以自振更能不死者卽強支此不死期內多譯有益之書以代彈詞爲勸喻之助雖然吾摯愛青年之學生尙須曲諒畏盧不當謂畏盧強作解事以不學之老人喋喋作學究語須知芻蕘之獻聖人不廢吾摯愛青年之學生亦當視我爲芻蕘可爾

畏盧幼時讀楊椒山年譜則自閉空房而哭然吾父母仁愛兄弟和睦所遇不如椒山之蹇吾胡哭也蓋椒山所書則真有令人哭者椒山少而見屏於父兄分家時但得米豆數斗椒山晨起作飯後將指一一劃字米豆之上出而行牧有父有兄直如孤露後此椒山忠節可勿待言然其治樂時能自購膠漆刀鋸之屬躬製樂器此亦

留心實業者也。今恩忒舒利亞兄弟果眞孤露矣。其窮困乃百倍於椒山。卒能於國力衰敗之餘。間關自達於祖國。試問法國此時爲何時。非師丹大敗之後乎。兄弟二人沿路見法民。人人皆治實業。遂亦不務宦達。一力歸農。較諸吾國小說中人物。始由患難終以得官爲止境。樂一人之私利。無益於國家。若是書者。蓋全副精神不悖於愛國之宗旨矣。吾述之。吾且涕泣述之。

天下愛國之道。當爭有心。無心不當爭。有位無位。有位之愛國。其速力較平民爲迅。然此亦就專制政體而言。若立憲之政體。平民一有愛國之心。及能謀所以益國者。即可立達於議院。故郡縣各舉代表入爲議員。正以此耳。若吾國者。但恃條陳。條陳者大府所見而頭痛者也。平心而論。所謂條陳。皆愛身圖進之條陳。非愛國圖強之條陳也。嗟夫。變法何年。立憲何年。上天果相吾華。河清尙有可待。然此時非吾青年有用之學生。人人先自任其實業。則萬萬無濟何者。學生基也。國家壩也。學生先爲之。基基已重。固壩何由顛。所願人人各有國家二字。戴之腦中。則中興尙或有冀。若

高。言。革。命。專。事。暗。殺。但。爲。強。敵。驅。除。而。已。吾。屬。其。一。一。爲。鹵。哀。哉。哀。哉。書。至。此。不。忍。更。書。矣。

大清皇帝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畏廬林紆序

大清宣統元年六月十八日



愛國二童子傳卷上

法國沛那原著

閩縣林紆同譯
侯官李世中

第一章

方西歷九月。正值蕭晨。黃霧四塞。有二童子爲昆季。徑去法石蒲城。城屬羅亨乃省。城門甫啟。童子則力闢其門自出。二人各負行篋。以短棒承其篋。趨走捷疾。履地無聲。其狀似有所懼。自夜午行至遲明。童子咸舍明而趣幽。且沿廣渠。取道里。二童中長者爲恩忒。年僅十四。體甚壯碩。以狀卜之。即長彼二歲者。尙不能及。此時引其弟舒利亞行。舒利亞方七歲。白皙如玉。弱質大類好女。然二子爲年穉而上道之心。則勇往如成人。非恆童所及。二童咸服緇。似搆凶憫。掬憂於面。觀者咸審爲孤露之兒。方其去城時。恩忒附其弟耳語。聲至悲咽。似防爲行道所聞。恩忒曰。吾穉弟勿震。吾身幸脫此城。乃無人覺。舒利亞曰。吾焉知懼。吾行第盡。吾分所爲。恩忒曰。汝固勇士。

然此時殊未脫險。在法當以數夕虞備。設吾弟罷者。倖告我。我將負爾於背。舒利亞曰。不可。吾脛尙健。且吾年非穉。令阿兄負我。將見晒於人。於是復前行道。中值雨。二童子仍冒雨。前夜中雨盛。雲結不見星光。寒風四震。萬樹皆聲。林滴灑於行者之面。二童子雖冒寒風苦雨。仍提挈行。不復中悔。道既左轉。微聞有人行迹。卽跼伏。廣渠中野樹交翳。其上屏息弗敢呻喘。聽行者出渠上。殆人聲既渺。乃復起。更鼓其餘。勇上道行數句鐘後。頗覺疲遙。見林影一巨積。微微出星火。蕩漾於雨絲中。大類灑雨中。偶一見星矣。二童遂趣此星火前。至時見村舍有小扉。二童息於門次。亦無敢叩其關。以此二童子守素而抱節。方其穉齒。已恥求人。乃相偃而坐。心中頗震震不審中爲何氏之屋。恩忒自以年長於弟。謂舒利亞曰。此爲埃地鶯室。業補履爲吾亡父故交。今事急當乞長者助我。語已。乃微叩埃地鶯扉。

第二章

埃地鶯自門中抗聲曰。夜午孰叩吾扉。方門中人發聲。卽有巨獒大嗥。出自窠中。恩

武告門中人曰。吾爲恩忒時。狗聲嚙吠。門中人竟不之辨。析巨燹。旣吠。山狗皆吠。且帶其鐵鎖。將近撲。二兒厥狀甚危。此時門中人復外問曰。叩關爲誰。恩忒曰。吾恩忒也。舒利亞亦繼其聲曰。恩忒來。埃地鶯遂啟關。燈光因之外射。二童子之面。二童子方立。屣次。埃地鶯見二童子。緇其衣。知爲凶服。然衣袂皆溼。聚萬愁於面矣。埃地鶯見狀。大悲。詢曰。嗟夫孺子。汝狀胡以。至是語時。頗梗咽。且曰。汝從胡來。且若翁安在。問時。童子欲言未言。而埃地鶯卽自地抱舒利亞起。大類父之撫兒。舒利亞卽爲兒恆狀。與埃地鶯親。額爲禮。且微喟曰。阿翁逝矣。埃地鶯愕曰。何也。吾老友。美陳洛逝耶。生平英果。胡由遽逝。舒利亞曰。然。埃地鶯曰。逝自何時。舒利亞曰。方戰事肇時。吾翁墜樓。傷足而死於法石蒲城下。以吾翁已病足。尙治藝於城樓之上。迎風而顛。遂斃。埃地鶯曰。嗟夫。吾友語至此。淚被於頰。復曰。爾。微微息。胡以自存。恩忒欲陳其被喪狀。而埃地鶯止之。勿言。曰。吾滋不欲聞。爾言二孺子。雨淋其身。今且入近火。就食飲。蘇爾飢渴。更爲我敘。致其事。埃地鶯語已。挾二子入。治餐具。生火於爐中。飭二

童子就火。咄嗟間。葱香已滿。其室治飯就矣。湯液溢於盤盃。卽曰：二孺子且就飯。埃地鶯且言。且以乳油加之。餽餽。二童子盛飢得飽。始飲湯液。繼進餽。埃地鶯妻亦起。展別榻衾褥。以臥二童子。爐中火盛。受風烘然。恩忒食時。絮絮與埃地鶯言。敘其冒險出城狀。舒利亞則二脛痛不可忍。嗜睡尤篤。於嗜食然。猶強支其睡眠。既乃弗勝。竟酣寢於席次。餘哺尙在小吻。埃地鶯妻乃抱置榻上。童子竟弗醒。

第三章

方童子睡時。恩忒則枯坐於其次。因續席間所言。被難狀。告埃地鶯。

法石蒲者恩忒生長區也談

次。並及後此事。外史氏曰：方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時。逾普法之戰。未久。亞洛沙室與羅亨乃本毗連區。亞洛沙室既割以畀德。而羅亨乃幅員之半。亦入德。法石蒲城遂入普人圖版。土著之民。苟不入尺籍者。卽當行不爾。終身淪爲普民矣。否則當歸法京。恩忒之父。爲抗健之匠氏。壯而喪偶。以父代母。撫此二雛。日以愛國之語滲漉。入兩兒腦中。美成洛本圖歸國。如二省法民之轉徙。顧乃無資。遂日積壘爲腰纏。冀以

自達於鄉邑。日治藝較前爲烈。恩忒亦日卽其父之側。治鎖鑰行計垂就。一日役於城樓之上。立顛昇歸卽斃。與之鄰毗者爭延醫拯木匠。而此二子則淒戀於其父寢。父已僵臥如枯腊。舒利亞尙執其父手。勿釋淚漬其父掌。且以口親之。微語曰。阿翁。念我其聲至哀。木匠聞之立醒。然已垂斃。張目視其子。欲言乃不能得。唇吻張噏如欲有言。乃暗不能聲。就之乃莫得一語。垂危之狀態。盡人咸審其悲死者之心。殆隱示此二童子以何嚮。此二童子固已神會矣。尋力挽舒利亞之小手。寘之恩忒手中。示意猶力張二目視此牀下之兒。二目耿耿流盼似欲示其隱衷。外史氏則譯其意曰。是二子當圖相愛勿爲訟閱。宜合力以聊其生。如在余膝下互相引手。恩忒此時已詳死父彌留之意。則婉伏其父側。言曰。阿翁聽兒。兒後此撫鞠吾稚弟。定如阿翁生時之愛舒利亞。且遵父遺囑語以男子首宜愛國。方爲盡分。二雛若幸叨父蔭者。定操行不敢墮墜其業。尙以廛老父木匠聞言微哂。若許可其詞。旣而仍張目作淒戀似欲更待恩忒之言。恩忒知旨則窮猜父意。復附死父之耳曰。翁乃復有未盡之

詞乎。頗聞微息。作聲大類微風之吹。人頗辨析爲法國二字。恩忒乃哀呼曰。翁宜勿憂。可以釋懷。長行此二。繼後此必長。養於法國。不爲流寓。行且決去。法石蒲歸巴黎。至於食貧居賤。無所復憚。木匠微唱似慰。然二腕已僵。仍把其二子之手。甚堅。瞪目望窗外。似指恩忒。以法京所嚮。蓋木匠所視處。卽法石蒲郡。割地後。法德分界處。深防此二童子不能逃越。是界已而美陳洛卒。合二子拜受遺訓。及於遠逝。爲時特數分鐘。此二童子已歷歷悉其父意。鑄之肝腦。無復遺落。木匠旣逝。二子決計歸法。如死父言。顧法國馬賽親故零落垂盡。但餘一季父。上書者數。季父乃寅弗答。然則二子雖歸。初無撫牖之人。時德國禁嚴。流人苟歸者。聽惟孤露之兒。則不聽歸。必令入籍。爲萌隸。而恩忒兄弟乘父遺訓。愛憐宗國。計惟有潛逃。出此科網。勿爲邏者所得。晝隱夜趣。直向馬賽。意尙欲至馬賽。時覓取其叔語於有司。歸於法人尺籍。以亞洛沙室及羅亨乃二城中。定律展約一年。聽民自歸法國。或歸依於德國也。二童子謀定。卽發。遂乞埃地鶯佐其行。方恩忒以己事告埃地鶯。後埃地鶯傷時感舊。則引恩

忒之手。言曰。若二昆。乃有膽幹。出人表。茲已足對。若翁卽行。亦足以對。亞洛沙室。故鄉。尤可以明爾愛國之意。吾思是間。聞爾歸國。必且爭出其力。佐爾第一人。卽若翁最稔之老友我也。

第四章

恩忒語已。歸宿遲明。埃地鶯夫人已起。夫人至有賢聲。戚黨間盛稱其賢。於是啟篋發二童子衣。偶爾破裂。則一一取而紉之。紉既熟。炭於爐爲童薰衣。令燥。且以刷去其泥滓。令淨。夫人摺疊恩忒衷衣時。得一包裹。落諸襟間。夫人喟曰。此詎童子行資。且行資盡在於此。果若是之。淺。淺。嫗甯不爲之慮。在義宜增益之。語已。啟其楮裹。且展且數。至於四十佛郎而止。夫人愕曰。遠行長道。此甯足恃。是間距馬賽遠。無資焉得達。矧風雪流離。隆寒且至。童子衣單糲。寡吾能不爲之計。語次。淚盈其睫。伏首尋思。生計微而義心勇。此童子偉哉。嗟夫。吾最親之法。國國步方屯。此兩孤露之兒。尙知歸朝爲黔首。忠壯之節。概足以鼓舞吾法之民。傷哉。孤雛汝計程。盲進道中。均遇

仁恕之人愛汝耶。天陰夜寒莽莽人海誰能熱心嚮汝如我火爐否。夫人忽而有悟。遂近櫺次發其小錢篋。然篋之所容者絕小。又復太息。以埃地鶯新經喪亂。家產蕩然。顧雖貧薄。尙力出十佛郎。雜之恩忒楮裏之中。復自言曰。此事雖埃地鶯亦將許我。以吾夫重我。此二雛爲故人之裔。義不當薄夫人。裏已納諸恩忒衣囊。則又言曰。是間乃大有物。因發其囊。則曰衆試觀。是兒非癡。乃能祕藏其手蹟。是兒乃不類無家蕩子。此一紙爲恩忒治藝卒業之文憑書。曰吾敢爲佐證。此少年恩忒居吾肆治藝。可十八月。謹慎無過。吾未嘗能揭其眚。是蓋勤慧之童子。若問是童子之狀於我者。我必語以此童子之內行及其藝業住址名姓列之楮後。衆可以見矣。見問卽無不答。下署法石蒲鎖肆之人。行賈三十年。埃德盟書。夫人讀旣大悅。乃摺疊其文。又出一紙曰。此何爲者。審之則曰。此爲肆主之書。與其中表之弟。唉啤納中鎖匠書。請其人更以一月之工。令恩忒竟其術。書中附入唉啤納執照一。其上有區長簽名。爲計至稠洽無罅漏。恩忒蓋知凡匠氏必得是書。方足伸眉於所業之藪。語時二童子

已醒而榻前衣裳已摺疊以待童子視之良歡以爲得未曾有蓋此二童子早喪母無復恩鞠之人不圖道中乃得夫人噓植若慈母然舒利亞着衣後理髮滌面遂赴夫人之前與之親吻且頌謝其惠愛夫人作溫裕狀撫舒利亞曰童子佳然宜飯矣遂趣二童子進髓糲及牛乳後遂赴餐室

第五章

方恩忒及舒利亞飯時埃地鶯自外入呼此二子且以二掌相搓摩曰老夫幸未失時自遲明至此均爲二孺子謀覓得同志爲爾覓車得兩坐處車主人將赴聖幾罕載草積其地與法界鄰車至稍停一刻鐘孺子下矣旣得車則孺子或無奔越之勞得自達於境上遂出一手書曰予有舊人居聖幾罕汝往面其人或當爲爾將護吾友曰懷西爲司虞官爾至時乞助於彼必爲孺子地孺子一宿一食必無苦懷西者且能爲導出孺子於險當不遇邏者懷西善獵稔於山行孺子但往依其人約四十八點後汝入法境矣恩忒起而歎詫曰埃地鶯先生其孺子二天乎埃地鶯曰孺子

爲亡友遺孤在義。我無所逃。矧同國之羈人。不應相助爲理乎。卽爾後。此長成果。遇法國無告之兒。汝之助彼亦當如我。孺子勉之。汝異日爲國之心。應類我今日之灑熱血。埃地驚語後。入複室。卽平日補履處。坐而治藝。舒利亞亦隨老人入室。見老人以利刃斷堅木爲屐齒。運器如風。已而日午。車至。御者既有成約。乃吹角示孺子。角聲旣起。恩忒及舒利亞力負行篋。引吭與埃地驚夫人親吻如暱。其母埃地驚引二孺子造車下。瀕行復與埃地驚親吻。矢言受訓如受諸其父。二孺子旣登車。御者揮鞭馬徐徐行。以埃地驚猶與孺子款語。二目遠送此車。因哀二孺子並及其亡友。不禁欷歔而泣。自語曰。此兩孺子至勇。今當輸爾忠心於祖國。事事當無負祖國也。迨車行旣遠。埃地驚怏怏自歸。復思此二雛之父。乃長眠青草。二雛飄然如梗。秉諸天命而生。其事良足悲梗。思極淚乃續續而墜。埃地驚拭淚祝曰。吾祝此兩雛能自立門戶爲彼父地。

第六章

二孺子車至懷西家。出見則蒼然一髯叟。風貌偉然。顧傷足不能起。已逾月。以行獵墜崖。幾折其脛。二孺子既至。則大歎喟。若蒼蒼部署蹇運以俟。此二穉子者。懷西讀埃地鶯書。竟言曰。孺子聽之。老夫呻吟牀榻。至不自動。其軀烏能引爾出險。今茲待吾側者。但一老婢。顧不能健步如老夫。孺子奈何。恩忒大悲。然不欲示恐。以驚舒利亞。猶勉強慰藉其穉弟。夜中恩忒不能成眠。明日乘其弟熟睡。恩忒已興。間行懷西花園中。覓道里所出。惟夜中霧盛。莫別。故趁曉光矚之。迤邐行出沙河之次。河水漸澌。抱柳樹入於園中。橡樹參天。敷陰布於水上。恩忒引領南望。宗國天際隱隱出高嶺。界天而立。此卽武西齊山也。恩忒喟然曰。苟越是山。吾入法境矣。是蒼綠中。吾明夜當與吾穉弟至其間。且於彼間覓路不爲邏者所得。則宗國指顧當可入。嗟夫。道長人穉。吾且奈何。於是遙盼諸山。林立如擣。擣又類墜壙。阻已歸路。恩忒思極。且罷。顧平日行事。能忍苦耐勞。必竟其志事。忽憶懷西家壁上張地圖。細書密注。詳其道里。乃決計觀其圖。復念列圖於壁。乃不能審。道所出。又安名爲十四歲之學生者。嗟。

夫行矣。胡以懷西之病。遽爾自餒。矧吾父彌留時。曾誓言歸國。吾宜出是途。向我家國。庶無負父之遺言。

第七章

懷西嘉恩忒之計。又觀其按圖取道。則大聲呼曰。孺子趣臨圖下。凡名爲男子。咸能自出智計。因指圖曰。小友下此圖。老夫雖不能前指。麾雲樹固吾所長。並縷縷詔孺子。以道於是。恩忒及懷西俯首圖中。歷歷指示。舒利亞則沈默坐。懷西老人及恩忒之次。力識老人之言。懷西指畫支幹徑途。錯出拗折之處。瞭如指掌。恩忒聽已。則復述以示懷西。證其謬誤。仍取小方紙摹其圖。凡道之所出一一加以標題。如立表然。恩忒摹圖曰。此渠也。彼間多槐松。翳曖有飛瀑。一道瀉諸渠中。沿山而上。有禮拜寺。枯塔巍然。矗於峯際。此最宜用爲標識者。不可遺漏。懷西曰。然若二子勿趣行。能細審圖中所有者。至矣。須知古諺有言。凡迷山中。當遵故道而返。至原處。必得道。須定其腦力。庶弗至於迷惘。恩忒得圖後。霧仍四塞。二子卽其病榻下。與老人別。懷西曰。

孺子當壯旺其氣以熱心往血弗騰沸庶道行不逢不若余祝孺子平安

第八章

武西齊山之西嚮日已斜匿暮色被於平野遙峯之上但露微光松影深黑萬臂戰此西風日落松益陰沈道里愈不辨二子直趨山路挽手徑前入萬松中舒利亞垂首而前其氣甚壯恩忒曰吾舒利亞汝何念之深舒利亞曰吾方強識老獵戶所言以吾聽言時其氣較壯於上道恩忒曰汝勿虞失道吾識至精審舒利亞從容答曰果失道者如老獵戶所言遵故道反原處必得道此語確乎恩忒曰吾舒利亞汝言是也惟吾二人當力支其軀幹勿致迷惘舒利亞曰既不辨道胡不辨星而行老將曾言夜行辨星行亦得道恩忒曰勇哉舒利亞汝乃善識而能斷阿兄既得爾助則首塗亦非難事舒利亞曰兄言良切惟穉弟不審星名亦弗辨誰爲車星斗即北恩忒曰迨少息時吾爲弟言之方其言時其聲甚小而夜色漫漫觀面亦無所覩然恩忒日間展誦地圖已如親履其地顧乃新陟山徑且屬夜行凜凜然頗生虞心而自念

既爲人兄。必當將護其穉弟。勿令震恐。勿迎面見大樹鬚鬢。恩忒赫然。知其弟之怖。恐必甚於己。遂努力自支。以壯其穉弟之膽力。以稱爲兄之分。已而路轉。恩忒及舒利亞少息路隅。凝望北斗。望已。謂其弟曰。此七星。其中四顆作方形。如車之有四輪。其前三星則兩馬一御。故天文家謂之車星。去車星未遠。尙有一星耿然自北。乃凝輝不少動。人謂其星曰北極星。夜行咸以此星爲的。辨道里所出。因謂舒利亞曰。汝見北極乎。此星適居吾後。以吾輩南行星。乃北耳。據此則吾輩南行爲無謬。南趣卽宗國。汝復奚恐。恩忒此時指示天文教其弟。語滔滔不已。並指月輪所嚮。行且破雲。而出童子聞言。知月上足辨微徑。則大喜不可狀。

第九章

坐息移時。兄弟復上道行。忽爾深黑。舒利亞大恐。力尾其兄。已而仰視車星。乃隱不見。雲翳密聚。包著山峰。如絮吞吐。皆雲氣迷漫。二子已落雲中。翳然四塞。進退莫可。二子大窘。擇石而坐。彼此莫敢示恐狀。以相震懼。恩忒語其弟曰。弟以篋授我。併爾

匳於吾篋中。卽用爾棒問路。庶不爲樹槨及石筍所梗。阿兄先行。弟引吾後襟。以兄
二。手。均。有。所。需。不。能。挈。汝。兄。有。所。遇。必。爾。告。爾。但。隨。兄。可。勿。恐。且。爾。手。無。所。挾。可。以
輕。身。上。道。舒。利。亞。顫。聲。而。答。其。聲。甚。悲。猶。極。力。自。遏。用。慰。恩。忒。之。憂。煩。二。人。徐。徐。前
趨。已。而。觸。大。石。恩。忒。後。仰。觸。舒。利。亞。皆。仆。二。子。知。遇。險。恩。忒。乃。力。挽。其。弟。曰。汝。趣。坐
於。地。甯。其。神。經。舒。利。亞。曰。我。挾。得。自。然。火。並。燭。於。篋。懷。西。老。人。曾。告。我。果。遇。險。始。宜
然。燭。今。造。此。果。爲。險。耶。恩。忒。曰。吾。親。愛。之。舒。利。亞。霧。甚。火。微。或。不。爲。邏。騎。所。獲。恩。忒
語。已。然。其。燭。舒。利。亞。見。火。光。戰。於。慘。霧。中。燄。甚。幽。悄。動。人。燭。然。得。火。復。上。道。自。策。天
明。當。至。法。界。舒。利。亞。旣。釋。篋。右。手。秉。燭。張。左。手。祕。其。光。行。時。幸。不。觸。險。恩。忒。則。甚。患
失。路。每。行。里。許。必。出。圖。展。誦。遵。畫。綫。行。且。自。忖。度。果。出。此。道。否。無。歧。誤。否。復。語。舒。利
亞。曰。吾。行。果。不。誤。則。山。峯。破。塔。當。入。眼。中。特。霧。稠。不。可。見。今。弟。目。力。佳。試。爲。矚。之。舒
利。亞。凝。視。亦。無。覩。乃。復。行。二。子。眼。光。直。穿。霧。罅。力。覓。此。塔。顧。仍。不。見。而。燭。已。見。跋。光
遂。息。二。子。無。術。則。隅。坐。以。待。遲。明。

第十章

恩忒行經大樹之下。虬枝怒擎如張巨蓋。能避風雨。恩忒曰。弟前依我。今夕當蔽託。此樹以待陽光。舒利亞慘默無聲。依兄而坐。恩忒仰見霜霰漫漫。樹下有孺子。手足皆僵。則其生平最愛之穉弟舒利亞也。恩忒哀呼曰。傷哉。吾無父之弟。趨坐阿兄膝間。吾以餘衣覆汝。汝少睡待霧消時。汝始得回力。可以陟險而去。舒利亞罷極無言。乃張小臂挽其長兄之頸。合二倦眼。少須立睡。以首枕恩忒之肩。恩忒竭其能力擁護其弟。但聞其弟微鼾。小息吐納疾徐。中度覺萬籟都寂。枵然一空。山止此。微息足破岑寂。恩忒此時乃有萬感集其胸際。微喟曰。吾終不至宗國耶。果使慘霧濛濛。可數日之久。則糧盡亦奈何。時亦罷極。嚴風震齒。周身起慄。此風能僵百年之松樹。轉其勁力。偪諸恩忒之身。有時碎葉打面。恩忒駭然以爲邏騎。於是懵騰中似復有人卓立其前。以德語詰問曰。汝何人。今安往者。恩忒斗醒。幾餒其志。忽覺有遺言起。諸腦際則死父彌留之語也。因之精神復奮。乃思其父大漸日。張其病目。窺視己身。並

憶其父引其禪弟之手納諸己手以示付託此時又似聞其死父遺呻吐法國二字於其耳中恩忒此時忽以罷茶爲恥大聲曰我固童子轉身成人胡爲因難自阻亦胡能引掖吾弟爲勇士覺拋置遺訓之苦趣乃逾險阻至於倍蓰遂復鼓奮其志必以歸國爲的

第十一章

時舒利亞睡魔漸移及恩忒之身以堅坐勿動神思愈滯二睫遂交恩忒尙極力支拄令勿倦因之半垂其睫時時驚覺未敢卽寐少須一身如履夢境目奩以外已透微光遂起力祛其睡力而霧氣已漸消鎔灰色之缺月穿霧而出林表洞見月光二子乃如出夢疏枝漏處星光燦然駢列去身之右巍然已見高塔半身爲月波所浸恩忒大喜欲狂乃搖醒其弟曰吾擊愛之舒利亞汝醒山霧已消可上道矣舒利亞張目見月影則微哂以手相搏狀至踴躍言曰似此山容受月乃逾媚令人心醉卽曰彼巍然者非浮圖耶呼曰然則吾曹所嚮道乃非謬今胡不趣行語已復負篋趁

月而趨。二子遂並忘其楚。行甚蹕。厲行次。拾橡子咽之。並取埃地鶯夫人所賜之蘋果。剖食用止其渴。渴止行乃益奮。盡其餘。夜力趨。弗倦而天色已遲。明官道敞。然當其前。歷歷無誤。此時但防至山峽處。勿令邏防戍卒所覺。於是此小行旅。潛蹤道北。山峽如林。影倒地。寂然無復聲響。時既遲明。始近山峽。遂左轉入法界。始止步。見法界村莊中。曙色分明。恩忒言曰。吾所心愜之地。至吾前矣。吾力雖殫。乃不虛擲。於是盼望法庭。迴思死父。乃大感動。自問一身及弟。可云爲法國國民矣。二子喜極交臂慰勞。恩忒大呼曰。吾所親愛之法國。吾兄弟二人復爲爾子矣。當以畢生之精力。聽祖國號令。受其鞭策。無忤此時晨曦已上。武西齊峯尖絳縞駁色。二子此時去德國戍所遠矣。遂攜手行諸法國道中。舉足蹴踏如兵間步武。

第十二章

二子且息且行。狀躍躍然。已而見息洛矣。鐘樓之峯已高出雲半。老將懷西曾預令投書謁息洛村媪。請以禮此二孤兒。二子見樓峯則大喜。恩忒復憶埃地鶯夫人臨

別贈言。汝新歸國。衆當迎汝。惟汝當自潔其衣。襦庶見者不以汝爲流丐。天下人雖貧而潔字萬不能免。法國流泉隨地皆有。若不潔其身。直是暴棄。烏能責人以非禮。恩忒因謂其弟曰。吾兄弟當無忘埃地。驚夫人言。務潔其身。往見懷西寫書之女友。舒利亞曰。諾。道左泉清如鏡。宜就滌其顏面。令潔。恩忒曰。吾當更刷弟衣。並治弟髮。即革履亦須握纖草拭去其泥滓。庶見媪時或不斥我。俄而二子盥滌既罷。凡此道所被之泥滓塵塼。一滌都渺。恩忒以目斜視其弟。容光濯濯。狀至端整。二子徐徐遂入息洛村。訪媪所居。村人言媪家於村末。迨既近媪家。卽見羣鴨宿於水次。朝曦甫射。鴨息息作喘聲。旣聞二子足音。則大鳴若與道晨安者。二子旣隨鴨羣及於媪家。以指叩扉。媪卽出見二子。執冠於手。侍立門次。媪目視二子。淨潔有禮。卽自計必當處之以惠。及旣見懷西書。媪乃盡審二子行踪。自念將何以處此二子。且彼於深夜行亂山中。達此可云神勇。吾苟不爲之助。則爲非人思。旣立款之入。卽理席延餐。坐二子於左右。爲食。雖菲。然禮意至渥。而二子食時。啜菜之羹。及山藥。則大甘。

第十三章

恩忒審主人似貧。室中乃無潔清之物事。食既。媪之子女。咸分治己事。無有曠散。小者赴塾。壯則治田。恩忒雖至罷茶。乃思力助主人。襄厥事。卽舒利亞亦然。二子並欲以力少効於主人。媪乃弗許。謂二子宜息。苟弗息且病。將斥媪之不爲汝地。方恩忒與媪語時。舒利亞默然弗言。舒利亞懸揣恩忒之心。殆與己同。必不忍坐食。以累媪。忽爾見壁上有漁竿二。卽呼恩忒曰。阿兄。此釣竿美在職。吾輩宜代主人媪行釣。乃尊稱曰。麻打姆。幸與孺子以竿行釣。果得魚亦足助夕餐。麻打姆其當許孺子矣。媪曰。吾許孺子往釣。一刻鐘後。二子覓得餌。卽取釣筒及魚籃。徑造河次。恩忒在家本習釣。得魚恆應時充饌。舒利亞年穉。爲技弗如其兄。然亦思自效。以窮其力。二子蔭柳陰中。織草之上。一心專冀魚至。乃鱸鯉之傍岸者。殊少。舒利亞夜行倦。靜坐。久乃交睫。欲睡。然不能不強起。以自支。厲語恩忒曰。阿兄。吾頗防渴睡。一睡輒成惰窳。且又不敢出言。以驚魚隊。今將乞小刃刈菜。以助主人。舒利亞旣往取野蔬。恩忒則

鞠躬待魚。既而大得魚。滿其筐。舒利亞刈菜歸時。見魚則大喜。曰。今日乃有奇福。吾二人竟能代主人盡其職。時媪子自塾歸。恩忒兄弟亦歸。恩忒奉魚。魚躍於筐中。舒利亞則潔滌野蔬。純淨已滿把矣。合是二者。幾足爲媪子豐。其一日之饗。媪見狀大感。乃語二子曰。吾摯愛之童子。媪見爾日。僅移晷。然愛爾。逾於所生。爾雖未成。丁其行事。乃信慤誠敏。且爾遠來。罷茶宜息。乃力致其義心。報我爾。苟執是以往。雖用之國中。孰弗愛汝。人惟不自慮其力宜乎。得人之歡心。而自關其生路。

第十四章

時僅逾午。媪曰。二子既欲以治事報媪。媪今以事屬汝矣。恩忒前。汝爲我詔其幼子。彼方歸自蒙塾。功課殊未了。汝爲督之。舒利亞隨媪前。視牝牛。佐媪治牛油。明日市之。舒利亞大悅。曰。唯以此童子愛畜物。故樂視牛。媪曰。爾爲媪負木橈。媪則執銅器取乳。舒利亞負橈至牛圈。呼曰。美哉牛也。色黑而額乃雜縞。點毛滑如濡。角明而眼澄美哉。牛也。孺子甚欲知此牛之名。媪亦笑。乃執香草言曰。此牛名偃唐洛。惟得此

草則乳香異常。牛食香草後，復授舒利亞以芻。曰：孺子以芻飼牛，吾生平待牛善。牛當不蹄角汝。舒利亞乃進芻牛前。媪取器列牛前，得乳作銀色。媪曰：汝以杯前盡此杯中之乳，試告我此乳如何者。舒利亞飲乳盡，謝曰：乳溫而甘，令人神爽。此孺子第一次飲此乳者。媪曰：爾既樂乳，則趣往取食鹽。媪且言且握牛乳，未釋乳汁沁沁下器中。舒利亞既進鹽，問曰：媪得鹽何作。媪曰：汝納鹽於牛吻，牛悅將引汝爲友。孺子見牛出舌食鹽甚甘，童子大異曰：是何爲者。牛乃甘鹽如糖。媪曰：孺子爾亦知凡畜者皆甘鹽得鹽殊壯，卽吾生人需鹽亦多，果不得鹽，患亦且作。爾乍稱偃唐洛毛色如沐，卽食鹽之效也。彼畜有是美澤之容，均飼者以時稱欲而投。故爾舒利亞曰：媪詎逐日咸哺以鹽耶。媪曰：然飼牛以鹽，非承之以手法當漬鹽於水，研之令融灑諸草上。此法大足肥牛。舒利亞曰：牛得鹽後，尙有何術令澤牛毛。媪曰：舒利亞治畜宜潔孺子試觀牛栖乾而弗溼，凡欲令肥牛多乳且無病，當先滌其栖，時易以乾草。若易置糞土之間，如他人所飼，則乳何能溢出如漿。卽有亦滯滑如水，爾但觀牛栖。

之制亦高自下至上可法尺三尺以外牛栖之竇亦高取空氣以蘇吾牛而牛亦不苦寒則吾之偪唐洛安矣。舒利亞曰。媪何爲名。是曰偪唐洛。媪起曰。是惟偪唐洛之佳種。法有偪唐洛者多佳牛故名之。以此偪唐洛者去此至遠而種之播於法國者殆滿。然牛身非偉。其食亦廉。以吾家非豐。則不能厚其芻秣。顧此牛所溢乳。乃多於常牛。矧吾有製油之術藝。而乳質復佳。牛力且能佐余治事。脫引之牽車治田。亦不喘息。言已且出。舒利亞以手抵牛腹曰。佳哉。偪唐洛。吾慚別汝矣。舒利亞語已。仍負櫬。媪則攜乳一器入治牛乳之室。

第十五章

既入室。舒利亞見地衣加高。窗亦洞明。乃以鐵網爲絡。因曰。麻打姆。此室何以類諸室。媪曰。必嚴固如是。故蠅鼠咸不能入。余於未經喪亂之前。吾家固非齋。前此六牛。今乃餘一。且前此製油夥。故構室及圈。咸精堅。孺子但觀地衣。其深無倫。苟浣滌之。流皆漸漸出戶。以製油之所。必嚴必淨。油成。乃無垢。舒利亞曰。是中胡以清冷。至是。

是時童子已見復室中列搗乳之甯無數。媪曰：是名乳室，在法宜清冷，脫暄暖者，乳且立酸，而乳膜亦無由成。爾但觀此數乳中，幕已深厚，吾將立起而納之甯中，因舉乳膜曰：汝試染指幕上，試之如何。舒利亞果如媪言，卽報媪曰：膜乃佳於乳。媪曰：吾亦信此，今卽以此膜成油矣。於是取膜以杵攪之於器中，少須視之，已成乳油。媪謂舒利亞曰：汝試觀此乳膜，已立變作深黃色。舒利亞大悅曰：此卽名爲乳油乎。語時工罷，媪試油後，滌其攪器，油亦甚潔清，則團其油爲圓形，後令舒利亞以刀割之，爲方勝。割已，舒利亞曰：吾乳旣成爲油，何爲尙有膜。媪曰：滓耳，當調糲，屑用以飼豕，且能調而爲羹。舒利亞曰：需乳何術。方成此油。媪曰：童子善問，如偈唐洛之乳，可十五升，方能爲一啟羅之油，此牛乃大佳，方能及此。若他牛，必二十斤，方成油一啟羅耳。嗟夫，孺子汝善問，如此異日，必能成家。舒利亞色頰然，爲意頗得。卽應曰：童子喜農學，較他藝爲優，今請媪更詔我，以此偈唐洛日能供乳幾許者。媪曰：時七升。舒利亞曰：據此，必積乳二斗，方成一啟羅矣。媪曰：然童子能會計，宜吾之悅而告汝，語已。

媪及童子偕出。將牛油以葡萄葉裹之。

第十六章

方村媪治牛油時。媪子爲恩忒所督。習故書。媪出時。功課亦畢。媪悉麾外出。乃自治饌款客。饌中列魚及蔬。諸子噉之甚美。以爲非常饒也。而恩忒及舒利亞覺倦。媪亦爲之掃榻。相枕籍而寢。至於夜午。非媪趣之。曉起者。渴睡仍未已。媪曰。童子起。吾視鐘已過二下鐘。以此間有村人。每一禮拜必至。喚啤納。若往面其人。或可附車以往。恩忒兄弟聞言立起。雖睡味至濃。不以爲苦。乃著衣以水盥其面。令醒豁。盥旣。鞠躬與媪爲禮。媪出熱牛乳授二童子。童子受而飲之。遂告行。挾囊及杖別媪。致謝忱。言媪乃視我猶子。媪曰。吾小友。吾今日乃至。悅助吾友。以媪所見。若兄弟。乃非常人。若銳進不已。而又不辜人恩。雖所往無不如志。天下人恆喜勤而惡惰。語已與媪親吻。慨然出戶而去。方其首塗。晨光尙未動。而武西齊山峯。僅射絳雲之影。似示朝日將出。二子遂遵山道行。兩山合抱。外環仄徑。其下小溪淙淙。不知其流所及。栝樹葱蒨。

小鳥啁啾。其中二子見天氣清爽。踴躍上道。心中私感老嫗之言。則又度每至一處。皆能以恩意見處。殊足爲一身之幸。舒利亞行次。引其兄之手。然以穉年行長道。乃類飛禽之飄撇。遂語恩忒曰。此兩山乃如高塔。而清泉森森出其中。不舍晝夜行何。歸穴。恩忒曰。此小水縱流入江。乃朝宗於海。舒利亞曰。我乃欲問此受水之江何名。恩忒曰。此水先至麥紉。麥紉乃宛旋入莫昔洛。汝應憶此二水應匯何所。舒利亞乍聞是言。則肅然答曰。此二水實趨羅亨洛。而莫昔洛之水。則流入亞洛沙室羅亨。乃此卽吾二人生長地。今且與彼長謝。而吾亡父卽終於是間者。語時甚感歎。遂舍其兄之手。奔摘溪上。秋花舉而束之。投之江中。微哂言曰。或此花能蕩漾歸及於吾生長之地乎。恩忒見狀亦大感。卽言曰。容或能至。予往摘松枝。亦擲諸花次。與之同流而去。且沿溪行。四目爭注此花於頽波之上。二子咸無言。自念此花生自武西齊。爲浪所推。乃能至吾生長之鄉。而吾乃與是鄉長別。則此花爲余兄弟下窻之冠矣。語已得車。遂趁車行。

第十七章

二子以車。晚中至。唉啤納。此即恩忒謀於是間卒業。可以得是間執照。用以自食其力者。唉啤納城絕小。二子跨城外小橋行。橋下水源亦出諸莫昔洛。分燕尾抱城過。二子既至。見歧途雜出。莫知所適。乃以禮詢諸途人。遂至媪所薦之戚畹家。主人亦媪。恩忒遂自陳在前媪家狀。請寄宿。至於經月。並言已有餘資。悉納之媪。不敢虛沾。媪惠媪曰。于西退德。初若甚難。于西退德者。老而龍鍾。然二目尙靈。警無倫。二子入時。方距坐窗下。以機縫紉。機軋動。二子既入。媪遂停機。詢來意。言曰。媪已老。胡能照拂若二子者。已而乃上其眼鏡。視二子。已乃起立。門次曰。恩忒兄弟。汝進。今夕可下榻於此。下次更商所適。爲汝部署。二子無言。踽旅入室。于西退德進啟一複室。有廣榻橫陳。曰。此吾亡兒居也。兒戰死於兵間。語時浩歎不已。曰。今夕試留此。下此更商所適。語已。引扉出。聽二子宿於空舍中。意示二子以不欲聽其懊惱。而舒利亞則怒不可遏。以爲此媪把晤時。乃不見信。故作此蹇態。此時力引其兄之頸。曰。恩忒。在

勢應他宿。吾輩何由丐此經月。今主者視我如流氓。處不以禮。且吾二子以信義自矢。胡爲因人而熱。恩忒正色訓其弟曰。孤跡丐人。恐累叩人。關其見待。亦復類此。以唉啤納。一無見識之人。此媪雖岸傲然。尙與前媪爲戚。或可依賴。此當知觀人。不宜專視其外。遂以此定其優劣。然則吾輩胡不平其鬱伊之心。極力自效。令主媪信我之非偷懦。今第一義當覓取力作。自任且當問媪。吾舊執業之主人。今居何所。立往見其人。果吾得工而治。則此媪知吾非蕩子。或能取重於主媪。吾弟乃不聞天下人所重者。咸在自食其力。舒利亞曰。阿兄。今往訪匠氏。吾將何適。恩忒曰。弟但俟我於此。吾行必得當以報。語後。恩忒出詢于西退德。得匠氏居。遂循迹以往。舒利亞則感喟坐俟其兄。自念設吾能獲遇吾叔於馬賽者。其樂當何如。吾意但欲有家。無復飄泊於塵海中。爲人唾棄。若贅旒。甯非吾生之幸。緣言之無家。不如有家。樂也。

第十八章

舒利亞居空屋中。甚震恐。無敢近于西退德。而于西退德亦不之恤。力治其藝。以此

媪治生業。雖一秒之鐘。亦所吝惜。已而工罷。遂起撫其所紉之布。取甕汲於水次。行逾舒利亞之前。默然不作語。僂而徐步。且行且嗽。爲狀甚罷。欲跌。舒利亞見狀。感媪老憊。心爲悚然。童子平日敬老。出之天性。防媪顛跌。則力出扶。老媪曰。麻打姆。殆欲行。汲能許。童子爲媪代勞。否。媪大異。言曰。吾惟防童子碎。吾器。舒利亞曰。童子競業。爲媪行。汲語已疾。趨至水次。得水愛護而返。然視此甕。其年載似高於媪。以媪生平謹慎。不毀一物。故室中所陳。均古器。在羣器中。惟縫紉之機器。爲合時趣。餘皆百年物也。舒利亞汲水不溢。防水溢將漬其衣。及進水時。徐徐置之地。上無涓滴。濡媪微。睨童子似悅。曰。佳哉。汝乃從小而能事。乃能代吾劬。童子殊有禮衷。遂微晒。頗以禮禮舒利亞。舒利亞心爲釋然。

第十九章

恩忒於一旬鐘後歸。見舒利亞方忙碌。如有所作。與媪對坐。剝豆乳。媪宅後有園。生豆極肥。雜以園蔬。夏中所穫甚多。恩忒見舒利亞與媪坐談。若舊相識。而媪之傲狷。

乃不能施此和悌之童子。恩忒衣上著露。乃去外衣。對嫗言曰。匠氏已見我矣。明日並令吾弟入學堂。嫗聞言心悅。並爲此二童稱慶。遂近竈出羹湯。主客樂甚。較之一句鐘前。景狀乃判若霄壤。飯罷。恩忒檢其治藝之衣。及其弟衣。納之度閣上。舒利亞亦摒擋己事。如書紙筆尖之類。則亦發之篋中。用備入學。兄弟部署既。恩忒則取囊中餘錢。上之嫗。請代藏之。既發篋。則篋中增十佛郎。乃大疑其所從來。錢乃多逾其故。因思瀕行時。埃地鶯夫人曾爲飭行事。始大悟曰。是必嫗之所爲。防吾歉。爲寘此物。然嫗家非豐。卽此區區十佛郎。必爲力作所得。大非易易。嫗如是隱濟吾貧。是必防吾弗納。故密寘是物。則嫗之恩。意甯可忘耶。思極至於痛哭。

第二十章

恩忒迴念埃地鶯夫人之惠。沈思何術足令夫人知己之感。佩復自念曰。噫。此時但有作書與嫗道謝。因視舒利亞曰。汝雖不能書。亦可作數行寄嫗。舒利亞曰。此義所不可苟。旣而曰。吾乃無牋。恩忒曰。但有購諸市肆。須知凡人當報之書。在勢不可延。

緩矧感恩之言。不能以無賤。遂爾稽緩。舒利亞曰。吾尚有書字之卷。去其一楮葉。卽可爲書。恩忒曰。可卽此足矣。媪得吾兄弟書。必念吾貧。不能具紙筆。且意之深淺。不在賤也。舒利亞曰。墨水及郵票。安在。恩忒曰。然則不能不購。卽取五佛郎將出。此時主媪方滌器。已聞兄弟言。立止之曰。勿易是佛郎。佛郎一易。消耗至易。童子宜儉嗇。吾家有舊墨瓶。涸矣。苟入之以水。尙可作數行書。語已。卽入水示恩忒曰。此甯不可用。至於郵票。吾尙藏其一。試用之。二子如言作書。書訖。上主人媪。請示其可否。媪之精博。乃逾其丰儀。以媪未嫁時。久爲女教習。匪書弗讀。旣得書。卽上其眼鏡。讀二童子書。旣竟。則拭其眼淚。因出袖。露腕授二童子。令親以吻。且曰。吾讀爾書。情深於文。吾知爾非凡品。能啣恩佩德。良不易及。爾二人初至。必以我爲傲。須知我老恆爲人。愚故遇人。恆弗信。今乃知汝兄弟貴也。卽媪亦當極力助汝。始不負所學。孺子聽之。天下惟以誠處人。何地不見重於人。語竟。始歸寢。此二童子卽臥於媪子臥榻之上。自念得優眷於主人媪。較諸前二刻鐘。乃大殊異。自駭其所貢之微。而所償之厚也。

畏廬外舅修梅劉夫子贊畏廬時卽讀畏廬上外祖母鄭太孺人書至於下淚因勅媒氏定期受聘今譯此書益念吾外家之知我與我之外祖母太孺人之教我而恩我矣畏廬技淚記

第二十一章

至唉啤納二日後恩忒治藝極力與媪同其勤敏兄治藝而弟苦讀長日之間恩忒恆居肆就爐而煨製鑰極工且能爲圖偶夜中少暇則力助主人媪汎掃及修治鎖鑰燦然如新媪乃大異已而藝竟以媪家無多地稍一修治無更須修者然恩忒歸時則覓事不可得媪曰吾家乃不勞爾惟汝爲少年工匠苟不親學將奈何今是間每晚有夜課教習專課工人城中百匠咸聚其家此教習之能凡學中所有者皆能之在理汝宜就學汝以夕往就學二點歸則於孺子亦良有益恩忒乃如言親學每日哺卽往而舒利亞之治學尤專卽暇日亦弗遊散歸時則力助主人媪所爲汲水伐薪刈草力至勤敏媪曰此童子乃媪右臂而舒利亞亦視媪猶母晨昏主客剝豆

時媼則近述故事。陳典舒利亞一一識之。弗諼。一日媼語舒利亞曰：孺子喜聞陳典。媼已罄其所有示爾。爾胡不言其一二報我。以消此清夜。舒利亞曰：童子貧乃不能買書。何從得故實以告媼。媼曰：汝不聞學堂中有藏書耶。儲之卽以假專精之學生讀之。明日吾隨爾往告先生。必以書假爾歸而讀之。明日舒利亞得書如酬佳節。一日晚歸。挾其書抗聲誦。溫婉而悠揚。每遇節奏則停頓如法。其中有鼻音之字。而舒利亞讀之瑯然。每遇疑誤之音。則問之主人媼。媼一一爲孺子疏解。一再旣竟。媼抽其中奧義。叩舒利亞敬對無訛。如是久之。舒利亞日夜研究。乃不覺其晷刻之逝。一夕臨睡時。則歎息曰：書樓之書乃用假人。不亦佳乎。吾輩若能盡讀其書。詎非奇福。媼微哂曰：吾無望汝之精博。但問童子此書誰以資購藏之。且誰令爾讀書爲生。其傾幸舒利亞曰：吾穉乃不更此。媼曰：學堂書樓得爾祖國所遺之澤。以吾法人均欲國中童子知愛其國。而學堂遂日增加書樓之書。亦益夥。且延淵博之師爲童子師。舒利亞則大呼曰：吾極愛法國。且欲法國在環球爲第一國。媼曰：孺子乃悟。是耶。須

知家國之能立與否均在少年。汝當以精心果力益以大度。蓄國家思想。且令國中諸童子咸如爾存心者。則法國貴矣。

第二十二章

恩忒當工業罷課。則與其弟侍主人媪坐而論學。樂甚。以恩忒胸中習故事。恆舉以示其事。一日恩忒自肆中歸。悅極呼其弟曰。舒利亞。吾今日所矚物。汝若能觀之者。則樂當無極。舒利亞大喜。立卽其兄之次。問曰。是何所遇。媪方切麵包。立停其刀。引目視恩忒。恩忒曰。吾今日與第一之匠氏。赴紙廠治機器。此君精於藝。今日所見。乃不異。而吾則第一次見之。其狀大類夢寐。舒利亞曰。兄所遇者何物。媪亦曰。恩忒趣言之。明日或同爾一行。今茲方治羹。恩忒曰。今日乃至紙廠。廠在唉啤納中。頗夥。汝亦知吾所需紙。均舊布所製乎。舒利亞曰。知之。恩忒曰。今日布能成紙。乃機成之。而工匠則但侍左右。無或一動其指。吾見納布於器中。漬之。搗以木杵。布乃爛如泥滓。舒利亞曰。如是乃大類昔媪之治牛乳。恩忒曰。然彼木杵。乃能自動。卽以漬布之液。

滲出入於鐵篩大類。有人簸動其篩而布液。乃滲下粘於巨篩之外。篩中熱火令此液烤而乾。數篩相連彼此互卷而下。汝聞是言樂乎。舒利亞曰。然。惟吾思兄所言則類吾主人媪之製蠶糕。亦以篩四粘其液令乾。恩忒曰。然。紙篩能自行轉轉。乃令人不測其所以。此篩轉後乃成爲長幅之紙。而篩之轉轉不休。如縲絲然。尙有機器則裁此紙成幅。逐幅下投。匠氏坐拾其紙。則其製爲愈奇。廠中左列舊布爛碎不完。而右偏已疊紙。可以作書。易布爲紙。僅數分鐘耳。舒利亞曰。此事吾至樂觀。恩忒曰。吾聞人言。此去法京沿路多機廠。吾今方知人生治業。其業乃至奇也。

第二十三章

舒利亞聞恩忒言。則自疑曰。機器無人驅駕。何能自行。是必伏人其中。運之使行。如旋磨人。乃不之覩耳。恩忒曰。吾力信其中無人。特機器自運。無一分之偶息。主人媪曰。然則不大駭人。是中有鬼乎。恩忒曰。吾亦云然。吾觀紙廠。頗憶一故事。曾有一故宮。羣鬼集之。宮門輒自開闔。人人咸聞其中有雅樂聲。伺之乃無人。而琴絃自動。

至有歌者。第聞聲而已。舒利亞聞言而凝思。此機器自行。果謂何者。心亦知其非鬼。顧乃不得其所以然。媪此時微笑。似詔是童子。媪蔚藍之目。射出眼鏡。語童子曰。汝乃未悟及此。舒利亞曰。吾何由知之。殆或湯氣驅駕機軌。恩忒曰。否。舒利亞益無主。媪復微笑曰。舒利亞。此唉。啤。納。中。或有鬼物。憑之。爾今且靜思。今茲當飯。且需水。童子能爲吾行汲否。舒利亞卽抱甕。狀至謹勅。媪曰。慎之。勿碎。吾汲器須知爾所疑似之鬼。卽於此汲。處遇之。童子大悅曰。吾悟之矣。是必以水力運機耳。恩忒曰。然。汝乃精思及此。是卽莫昔洛。河水流入廠中。乃如水碓。羣輪相鼓盪而行。爲力甚猛。驚媪曰。汝須知機器之行。乃無須人力。天下物能運機器者。有三。一曰水。二曰汽。三曰風。綜名之曰。自來力。恩忒曰。汝亦知創者爲誰。廠人告余曰。是爲匠氏魯意夫伯。第二。其人生長藝術間。審視機器。則研其動力之所以然。運其巧思。力修此機器。令倍常機之力。媪曰。恩忒。魯意夫伯之事。誰爲爾言者。媪語時。方陳羹飯。復言曰。果汝能步其人。則必有志爲名匠於爾之藝業中。恩忒曰。麻打姆。勉我。我當盡吾力爲之。無敢

荒其所業。以自餒。舒利亞亦大呼曰。吾亦不能忘媪之言。媪曰。佳哉。孺子趣就飯。
第二十四章

一日媪語舒利亞曰。今日適爲墟集。氣候亦佳。孺子胡不從我購葱栗於彼。負之而歸。儲爲經月之用。舒利亞大悅。佩兩囊。媪則提筐。二人行馬路之側。車馬輻輳。市肆盡出其所有列之門次。媪及孺子隨地寓目。後乃問價於肆人。問已卽購葱栗薯蕷之屬。並納其物囊中。二人行逾數武。卽少止。購小蘋果。及山薯咽之。舒利亞眼覩物狀。殊樂。且言吾將綜覽萬物。並閱人多於心。至適。媪曰。吾亦云然。閱此則是間人之勤藝。及地產之繁多。足一閱而得。舒利亞曰。吾乃不審覽物問狀。其益如此。媪曰。在法宜思及此。今孺子所閱以何爲尙。舒利亞曰。吾過玻璃肆。爲日所射。乃燦如繁星。媪卽同舒利亞過肆下。肆間主媪以手彈玻璃曰。是物至嫩。且有音響。媪曰。然。因顧舒利亞曰。爾少年來日方長。吾則頽暮。爾知玻璃來處乎。舒利亞曰。知之。是在麥絨中。首製是物。尤知有水晶廠。在巴加夏。媪曰。羅亨乃中人。今亦能藝此。今但問玻璃

之質。果何物者。舒利亞曰。吾固未知。媪曰。是間多樹。伐取其灰。成布打昔藥水。即以藥和沙。玻璃成矣。舒利亞曰。吾乃不疑樹灰之不能成玻璃。今更觀肆左列畫象。士女動植之物咸備。且能剪紙爲人。列之案上。作搏戰狀。更上則修古名人象。此尤可寶。媪曰。孺子。凡此均製自唉啤納。卽恩忒所云新製之紙。益以顏色者。卽成畫。周法京咸欲得是畫爲玩具。是間所產。乃馳名於四裔。而是中尤有小郡曰美霍古郡。人能製樂器。如風琴。笛。簫。胡琴之類。卽在彼間陳列者是也。舒利亞曰。媪。吾乃盡辨此。吾生自法石蒲。有人爲音會部。言及軍樂。吾少時曾時聆其音。其音良醉人。自念此時當入此會。媪曰。汝志良佳。然習樂非天質之美。亦不能至。樂者能徹七情。愛國事親。並能宣洩一心之哀樂。尤喜樂部能徧吾國中者。於吾心滋適也。

第二十五章

媪曰。此間治藝者。匪特男子。舒利亞曰。吾知是間女子能刺繡。今日照耀於童子目中。五色爛然。顧乃不辨藝之緣起。媪曰。汝未知耶。繡之最精者。在郎西及羅亨。乃售

者徧於天下。至印度亦樂購其藝。均村姑及貧女爲之。計羅亨乃中能繡者。可三萬五千人。汝不見刺繡及製蠟之工。設果見之。必且大喜過望。舒利亞曰。吾嘗見蠟製玫瑰狀。乃如眞。非媪詔我。我幾不知其爲蠟。媪曰。是物何始。舒利亞曰。未知也。媪曰。昔羅亨乃中有小邑。蠟花即從是出。卽郎西也。其所製蠟花。能敵巴黎之藝業家。試觀羅亨乃中婦工。至勤敏。爲天下所聞。而問學尤佳。咸能談書作字。羅亨乃本有三邑。在郡縣中。治藝爲第一。舒利亞曰。羅亨乃中舍玻璃蠟花刺繡外。尤有何物。媪曰。是安得無。此三物爲吾國之極藝。吾故首先叙及。以旌工者之能。果能勤敏無已。則吾國庶幾冠乎全球。此非吾人之幸福耶。舒利亞曰。吾亦深喜吾國之強盛。能駕凌乎諸國。

第二十六章

一日舒利亞自學堂歸。則大喜踴躍。以堂中治課第上上。媪見而謂之曰。汝思力窘。今日從我遊散於外。至唉啤納中。舒利亞舍其書篋。媪則取肩衣。鑰其扉同行。行次。

舒利亞自足其所學。爲志甚得。且行且語。媪曰。吾在班中。爲年最穉。行時適經同班者門外。其人年長於舒利亞二歲。無考非殿。舒利亞乃深鄙其人。且告媪斥此童子不慧。媪不悅曰。孺子幸第一。卽傲狷如是。吾乃不意孺子佳品。亦坐此病。舒利亞曰。麻打姆。凡人能第第一。乃不許其作得意語耶。媪曰。孺子冠軍。可以此凌人。乃不可。汝雖智逾常人。亦非可恃。以驕人。當知斯語不宜出孺子之歲。但求學耳。胡自足爲。吾觀彼受爾擲揄者。智乃百倍於爾。孺子宜謙牧。媪且拾陳典告爾。令抑其驕恣之心。勿驕恣不齒人。爲同列。昔有人其始乃至愚人。竟不能區畫之。不令進於道。其人爲名畫師。曰郭洛得。於森尼人。卽名之羅亨。乃以是人產自是間。故卽以地名其人。爲邑人光。郭洛得本爲役人子。生時絕鈍如畜。悟性亦至晚。學問得之於困。同班之擲揄其人。亦猶汝之鄙夷其同列。顧其擲揄之者。乃不知名。而郭洛得已名滿天下。似此則令爾無輕人之心。學者以謙牧爲主義。不當凌人。舒利亞聞言。倉皇無主。媪曰。郭洛得所造乃不幸。生十二年喪其父母。里人納之餅師家。終日乃不能成一

餅有長兄者能畫。欲授郭洛得以畫。久之不能作一樹石。有戚畹挾之客羅馬。羅馬故多名畫。郭洛得乃爲畫師。治庭除。並爲調融顏色。久有所悟。畫師亦日授一課。先是郭洛得家居。偶出城時。卽縱覽野趣。觀林樹花草。及山勢向背。夕陽佳景。一一寓目。顧無一言而同學者。亦不之知。則謂之爲睡人。而郭洛得至於今日。凡在童時。睡中則皆醒矣。尤能舉其少時所見。盡洩之於筆墨。及於大成。則年二十五矣。名聲竟揚於天下。積畫無數。家乃大富。以所畫售。乃不資。今則其畫價。乃與時日同增。聖彼得堡宮殿中藏郭洛得畫幾百萬幅。在巴黎道強博物院。其價乃連城質之童子。吾所言陳典何如者。舒利亞曰。麻打姆。吾乃愧甚。幸麻打姆恕吾愚。後此當益勵求自新。媪曰。趣改之。果將擲揄人者。必憶羅亨。乃中畫師。苟及此。則驕氣平矣。

第二十七章

逾禮拜六。舒利亞復第一。狂奔而歸。媪方就縫紉機器。啟窗而坐。遙見舒利亞狂喜奔越而至。卽知其得佳消息。則微哂而將迎之。童子見狀。卽奔赴媪前。引其袖。默

不。敢。言。其。高。第。然。肺。葉。已。相。擊。有。聲。媪。曰。舒。利。亞。汝。爲。壯。子。弟。今。與。我。親。吻。問。爾。今。日。之。喜。何。爲。試。告。我。以。慰。我。童。子。既。與。親。吻。則。紅。暈。被。其。頰。曰。麻。打。姆。今。日。胸。中。當。更。覓。一。故。事。告。我。如。郭。洛。得。者。媪。曰。汝。既。愛。羅。亨。乃。人。則。我。更。取。他。名。流。以。告。汝。舒。利。亞。移。小。榻。近。媪。側。以。機。器。方。譁。動。防。媪。言。爲。機。聲。所。雜。則。卽。而。近。之。俾。無。遺。漏。媪。曰。舒。利。亞。亦。知。吾。國。有。名。人。足。以。保。衛。法。國。者。耶。羅。亨。乃。居。國。之。極。邊。一。羅。亨。乃。乃。與。敵。共。之。所。產。健。兒。職。當。衛。邊。前。此。產。將。才。無。數。悉。皆。爲。國。耶。西。有。託。宇。者。爲。餅。師。家。兒。得。名。卽。由。武。達。尤。有。拿。破。崙。第。一。衆。皆。目。之。曰。賢。巴。勒。矜。中。有。人。曰。武。智。諾。臨。陣。中。創。至。三。十。五。次。而。猶。力。戰。至。於。阨。極。昔。門。等。則。尤。卓。卓。有。戰。聲。武。西。仲。有。西。衛。者。能。以。一。孤。軍。保。一。障。雖。萬。衆。無。怯。亦。一。時。之。英。傑。至。爾。生。長。之。法。石。蒲。城。有。木。棠。者。以。武。功。列。伯。爵。其。人。亦。餅。師。子。後。爲。列。將。之。領。袖。生。平。剛。果。無。倫。拿。破。崙。曾。稱。爲。猛。獅。然。羅。亨。乃。中。尤。有。小。女。曰。若。望。達。克。乃。垂。大。名。於。時。吾。今。且。述。其。軼。事。告。爾。女。產。於。唐。利。美。在。武。西。齊。郡。內。女。生。不。出。其。鄉。號。針。神。家。居。時。頗。聞。法。國。被。兵。民。乃。流。

離以前此八十年。法國兵荒。英人入踞國郡。兵及於阿利翁。以勁卒圍城。大擄於野。貧者益無聊生。士死於外。農播於野。寇賊公行。皇帝沙耳曼第七。乃不恤國民而遜荒。然仍於行在縱酒。乃忘國爲人。有若望達克。則大戚長日。悲哭悉心。祈天用助。淪棄之國民。一日方午。禱於園次。似聞上天有神語曰。若望達克。汝趣趨行在。乞兵於皇帝。用復屯阿利翁。女生平嬌怯。但有悲泣。不知致對。復聞神語曰。汝曷就道。此行必驅英人於境外。女信天主言。以爲可以救國。於是首塗嚮行在。女初面皇帝。帝聞女爲神命。則爲天心未嘗厭德。卽予之以兵。此時英人仍屯兵於嚴城之下。法人坐困望救於外。欲悉力外抵。則糧已久絕。時若望達克軍至。署曰。先鋒軍直貫英壘。近城下。以糧儲軍火濟城中。若望沿道演說。言國家危殆。衆宜肆力報國家。衆以女子尙急國難。則挈衆隨義旂嚮阿利翁。若望達克初與英人交綏。卽被創墮馬。衆以爲女將軍逝矣。則大奔。若望達克立起。拔其鏃。超乘復突入英軍。用鼓義士之氣。士皆以一當百。英人遂北。前後數日。圍解。阿利翁旣收復。女以兵赴翰蒙城。迎鑾。顧自阿

利翁及翰蒙爲路尙遠。女道遇英軍。連戰累捷。直至翰蒙。皇帝遂復辟。若望達克陛辭歸省。皇帝不可。留以督師。已而之江俾爾御。女爲奸回所獲。鬻諸英國。得金鎊萬。英人遂納之富汗島。讞員臨鞠。將寘之於法。百術取其供詞。顧若望達克以剛直之律答讞。員無所撓。屈自明。一心爲國而已。律師曰。爾言天語。詎天心恨英人耶。女曰。吾焉知上帝之心。第欲敵兵出吾境足矣。律師曰。汝閩人何爲赴敵。女曰。非予怒髮衝冠。乃不見法人之流血。律師日加研鞠。終不蹈女之罅隙。然律師終欲寘於死。燒殺之。女聞英人將以野蠻之道處之。始哭曰。富汗吾鄉。吾其盡於此乎。然終無撓屈之節。一日將蒞火所。夷然不復怨其皇帝。棄置如遺。亦不以律師之枉彼爲非法。當其履薪時。侍者尙立其側。女坐鎮。雍容尙以語慰侍者。令勿恐。以女生平愛人甚於愛己。乃麾侍者令下。時火起。女垂燼。忽憶臂上有十字架。衆咸聞女於火中呼曰。耶穌耶。耶穌遂逝。而觀者皆哭。英人狙獪者皆強笑。善者則曰。吾乃妄殺一賢女矣。媪語已。謂舒利亞曰。汝不觀若望達克在吾國中不誠忠臣耶。彼間固有勇士。安能逾吾。

法國特立之奇女耶。媪語已。舒利亞大感。則悲慨不可已。此時心專於故事。而機中軋軋之聲。乃不之聞。舒利亞曰。主人媪。吾甚愛此賢女。並嘉媪能以軼事告我也。

第二十八章

如是者經月。恩忒藝成。恩忒之主人翁。日贊恩忒之敏。在例宜多予以卒業之照。鄉官亦加以圖書。鄉官復以文賜二童子曰。此二人。一治藝。一嚮學。均勇厲無前。媪亦嘉二子之賢。則合數執照。各署名於其末。爲保證人。二子大悅。恩忒曰。吾乃得是間人重我。誠人生之奇幸。而舒利亞尤鼓掌寶此數牒。於是二子問屋值膳資於媪。媪曰。汝二人僑吾家經月。吾儉嗇。爲爾所知。吾待爾乃無多值。且恩忒所得資。悉以授我。我爲若謀。尤有餘羨。此間尙餘十佛郎。合爾來時藏儲中。授爾上道。恩忒曰。麻打姆。爲吾儉。能不爲孺子喪其資。須知吾尙有資。不敢累媪。媪曰。吾決不爲孺子喪其資。且中心喜悅。與孺子處經月。余屋幽悄無人。余年又老而寡。嗟夫。少年特類朝日。能使近者生熱。舒利亞聞言大感。則與媪親吻曰。孺子雖行。而心恆念媪。果至馬賽。

得吾季父者必以書報。媪媪曰：在義宜以書來，後此果有艱難事，亦宜以書報我。我固非充，但能儉，尤能力儲其羨。須知凡人有羨其事甚佳，既不求人，尤能濟人之不足。二子曰：麻打姆聽我，我必如麻打姆言力儲其羨，弗至仰面看人。於後此亦有餘冀。

第二十九章

二子行期已定，媪卽爲二子覓便車，尋值得有車赴衛蘇魯。媪卽以二子附行。侵晨媪引二子至車站，與御者接行時，彼此親吻不已。媪淚落如縷，心乃焦悚不可止。二子亦然。方車離喉啤納時，值四句鐘，是晚已至衛蘇魯。衛蘇魯一名法藍西剛德，城人可一萬，城踞山路之下，山田腴沃，葱翠宜人。城去郡城頗邇，郡城曰倭得沙訛諾，爲法境腴區，地產鐵礦，工人雲集其下。礦穴至深邃，二子於此間初無相識，亦不得一新交。夜卽逆旅中，啟篋取資，卽飯於逆旅。冀漸息，再圖首塗。明日復上道，嚮北遜孫旭日當空，雲片往來於空際。舒利亞曰：今日天氣良佳，適於行旅。恩忒曰：雲片高。

似不宜雨。二子且行且思。息冀明日之晚。遂至北遜孫。願行未及一啟。羅迷達而雲幕遂結。月光且匿。恩忒望天末。則雲勢益張。且有溼雲。其黑如墨。恩忒曰。吾輩趣行雲陰。且將雨。二子行時。大雨已翻盆而下。二子遂至廢門之下。避雨。逾數句鐘。雨乃益盛。恩忒自念。雨旣阻我。明日將不能達。夕來且求宿於彼村。脫明日更雨者。奈何。舒利亞遙見有公車。似嚮北遜孫。而御者則爲北遜孫市木器人。方自墟集歸。其人市木。簫木。鈔木。飾之屬。今車尙有餘物。如升斗之類。其行甚疾。以貨空車輕。故行疾耳。舒利亞曰。阿兄果趁此車行。較之避此不寧佳耶。二子方奔至車下。作謙詞求附車。然此御者二頰皆頰。作笑悅狀。但頰挾兪荒氣。卽曰。二壯士且登車。以十五銅錢授我足矣。今夕可立至北遜孫。恩忒聞言。少夷猶。自念其人能託之以性命耶。但觀御者似不足爲人倚賴。此時風雨復沓。至車上加以油幕。二子避身其下。甚樂。恩忒自念行矣。道途之間。胡能省擇。旣發出十五銅錢。授御者。兄弟入於車箱間。與升斗雜坐。御者揚鞭。馬立馳。少頃。至一村。而御者鞭絲拂之有聲。馬行如飛。而車左右顛。

簸人頗眩暈。舒利亞大悅。呼曰。阿兄似此奔迅。今夕可卽北遜孫。則此十五銅錢用之。亦不爲侈。顧御者乃有所嗜。意殊不在北遜孫。乃在於酒肆。時村未有酒帘。肆中酒客填咽。歌聲雜沓。御者一至。卽曰。二客且少待。此間酒美。一甌之值無多。客且下飲。恩忒正色曰。謝君見愛。我乃不善飲。以恩忒見御者下時。已顛簸作醉狀。則知此御賴臉已中酒。恩忒乃附舒利亞耳曰。今日之爲。乃不謹至是。胡爲遽先以資與醉人。後此悔且無及。其人洪醉焉。能託之以事。舒利亞俯首不能答。

第三十章

御者架馬於肆門。置二童子勿問。入酒人中。拉雜作醉語。御者之聲尤暴烈。肆中酒香煙燄。氤氳幾不辨人。方巨觥進。則彼此交拳。自窗外內窺酒人之影。閃爍於內。此時恩忒忽大聲言曰。善哉。吾父之言。避酒肆。如避瘟疫也。設此御者早歸。與妻子爲樂。樂且焉。及乃不圖此。麾吾所與之十五銅錢。醉此翻騰。羶雜之肆中。其又奚樂。舒利亞曰。兄言彼宜早歸。則吾輩亦宜早至。北遜孫始足云。適逾時。御者尙令酒人益

酒終不出門。二子私謂彼今日乃留宿肆間。弗行耶。時雨勢愈猛。溝水洶洶流。且力敲車幔之上。面馬背亦盡溼。如新出浴。此馬受雨徐動。其軀似久經此等事。不以爲苦焉。者恩忒不能更忍。遂自車中下。入肆門。作溫恭狀。語御者以點鐘。御者厲聲曰。汝若求趣歸。則請徒步自去。恩忒思欲與辯。肆主力搯恩忒之臂曰。勿言。此人非醉者。尙和平。近人迨醉則無人理。不可近。彼醉中輒拳其馬。乍有人與言。弗合。竟飽其拳。童子何爲者。恩忒曰。吾已付以車值。得今夕至北遜孫。肆主曰。然則孺子誤矣。汝不識其人。何以先予值。今又與醉人較理。則尤誤。恩忒聞言。如有所思。則登車就其弟。私相商議。欲取行李冒雨行。更十六迷達至矣。兄弟咸云。甯雨行勿與禽獸忤。兄弟方欲下車。而御者已出。尙執菸斗。口中詈人不止。且詈雨。詈馬。並詈及二童。左右支吾。作欲墜狀。二童子遂不能下。御者力鞭其馬。令前。車行如飛。趁馬力而左右側。舒利亞大震言曰。卽北遜孫去。此可百里者。吾亦就道。不欲趁此車。恩忒受肆人言。力默不敢出話。彼此相抱持甚翼。此醉人忘車中有人者。則爲兄弟之幸。以醉人方。

沿路而詈觸行人皆媢罵恆欲下毆以方與酒徒爭辯蓄其餘怒洩之行道如是可
一句鐘二童子面無人色私念此醉人狀至可恥而舒利亞尤惡是人甚思捉之官
裏又思附此醉人車不若自陷於縲綫猶樂並念山行犯霧雖不得路其洵懼尙不
如今夕若使父在而倚其膝前甯爲今日之行旅彼此互較幸與不幸乃同霄壤

第三十一章

二子在痛楚中而馬趁風行鞭聲挾雨交下馬不能堪因而飛迅此時醉人爲酒所
湧鞭停詈止竟臥於車上所坐處聽馬自行爲勢頗緩少須馬止醉人握拳若僵二
子同思挾其行篋竊下一躍已至地道行至樂如脫囚罟舒利亞曰恩忒吾乃樂徒
行勝與酒徒語果御者皆逢醉人卽皇帝大輅吾亦不之卽矣恩忒曰汝勿憂今但
如吾來時作行脚後此亦不能妄予人以錢此時馬似覺二子已下則力馳突過童
子而醉人尙臥車觸樹踰溝均不之覺已而輪觸巨石且入廣渠中恩忒曰此醉人
俄頃且得禍舒利亞曰醉人宜處以是罰恩忒徐曰此時或其妻子尙待其歸苟吾

輩不之顧者。則是人必折其股。如被吾翁當日之禍。舒利亞聞言。卽抱其兄之頸曰。兄言善。今且奈何。恩忒曰。今吾二人宜夾馬行。時時引其繮。果醉人蘇者。吾乃逃避。舒利亞曰。脫彼弗醒者。如何。恩忒曰。脫不醒者。吾直將之歸。彼醉者何罪。實吾輩不擇人而趁其車。今遇險。何可棄之而去。凡名爲善人。無不出人於險。

第三十二章

二子夾馬行。絕速。且時時引馬繮。勿令觸石。行久之。御者尙醉臥。以馬行趨。童子之足不能及。而舒利亞則力鼓其勇氣。隨馬自念。吾所爲事。乃上協天心。愈當努力。行次。忽見二警兵至車次。恩忒卽進而與言。述醉人事。訖乞其作援。警兵始作厲色對童子曰。汝何左驗。恩忒卽出匠氏書示警兵。警兵立霽其容。作語語音。則大類亞洛沙室。語二子曰。汝兄弟乃健者。吾必助爾。且吾與爾同鄉井。於是下馬令醉人醒。醉人仍渴睡。警兵曰。是人醉如泥矣。亞洛沙室之警兵曰。吾當將是人去。汝第行無憂。吾曾與是人鬪。以是人虐其馬。吾曾止之。今第問若二人。今夕安宿者。恩忒曰。先生。

吾亦不知宿處。第能至一村者。即投宿。警兵傷茲二子。已預以錢付醉人。則義當趁是車赴北遜孫。令二子附車行。醉人即醒。當不爲梗。二警兵乃納御者於車箱中。一子即坐御者坐處。警兵謂恩忒曰。汝將其纜。斥馬行。吾即以吾馬隨爾前。恩忒初不審御警兵。則示整控縱送狀。恩忒立悟。於是驅車向北遜孫。雨止。樂甚。既至。乃流覽城外景物。城三面皆山。中一面有礮臺高築。衛此城。舒利亞年幼。然已觀法石蒲城。亦嚴城。今復覩北遜孫。則甚喜。宗國能力衛此城也。時亞洛沙室警兵爲此二童子託一婦人家。婦人出榻質童子宿。舒利亞曰。此壯士待吾兄弟恩義。乃至於此。爲吾所不料。恩忒曰。凡人能行其分內事。而又無罪。復何畏彼之有。今日適得其助。不甯佳耶。

第三十三章

明日二子起。旣襲衣。婦人款戶入。語二子曰。二童客赴馬餐乎。是間有人將導汝過聖埃地鶯。可不費一錢。惟是人須治藝於此經月。汝能留此助其人者。其人當與若

同行恩忒曰。麻打姆果能得人導我者。孺子請留助其人。婦人曰。童客勿憂。所云導汝之人。卽警兵之友。兵昨夕屬我告其友。友亦正人。甚可親。今其人尙寐。童客宜面其人。二子乃隨婦人至廚下。見一人似山中人。以背就煙筒作向火狀。以面向門。二子入卽見之。山中人見狀。則大悅。謂恩忒曰。我卽其人。每年值此。則與吾妻同赴聖埃地鶯貿易。以土貨往。然吾妻生子而病。於是余乃獨力治生。乃無閒晷。以吾新得一子。待哺於我。今爾二人能留而助我者。可十五日卽竣。十五日後。則爾二人至聖埃地鶯矣。道中食宿。皆資我。舒利亞聞言。張其目。微哂。恩忒指舒利亞示山中人曰。吾懷弟僅八齡。但能爲先生治瑣事。山中人曰。然。惟爾年事稍長。能助我治事。喂馬及行貨於外。恩忒曰。願之。設先生能予我五佛郎者。則我尤踴躍執役。山中人曰。並一桑丁無之。聽爾自決。舒利亞作笑。鑿言曰。能更假我一繖否。以我爲君治事。得繖可以雨行。山中人亦笑曰。設爾治事勤敏者。何憂無繖。

第三十四章

明日。山中人告恩忒。自名曰于西打。且令舒利亞醒。恩忒遂易工人之衣。請事于西打。曰。爾前爲我飼馬。吾馬字曰伯勞。並授恩忒以飼馬法。言此馬助予非細。蓋義侶也。恩忒遂及于西打。至廐中。舒利亞亦隨其兄入廐視馬。伯勞神駿非凡。周身作棕色。二目絕巨。首細而腰碩。但觀是馬。知于西打相馬精也。伯勞之見飼於于西打。初不經鞭箠。舒利亞近其旁。乃不爲蹄齧。馬之洗刷至潔。于西打指馬示二子曰。汝觀之。能刷馬令潔如人之多浴。卽衛生之方。于西打卽出刷治馬。至周備。刷下塵簌簌落毛。乃潤澤無倫。舒利亞曰。伯勞知主人刷其軀。是愛之也。于西打曰。非刷不能健其軀。孺子試觀馬之皮膚。乃與人同。是名血孔。孔中出汗。汗卽血所化。苟爲塵所蒙。血乃濡滯。體因以罷。蓋飼畜與治生同。古語有云。凡人常執馬刷。與多與之芻。同益也。伯勞旣受刷。遂引赴水。次飲之。于西打曰。恩忒。汝引馬宜徐步。勿縱馳。須知馬甫受飲。宜徐行。則腹中水方運。而不滯。馬旣飲歸。始受芻。舒利亞曰。胡以水在芻前。此何理也。于西打曰。孺子記之。此秘。乃無人覺。譬先芻而後水。則水漬芻。漲出於胃脘。

之外食滯中樞矣。且汝須記食芻必後一旬鐘始服車行。須知人欲家畜之滋長。甫芻則當惜其力。舒利亞曰。然則天下畜馬者。咸宜如是矣。于西打曰。否。人多弗省此秘。至有用溫鞍加諸馬背。馬飽而中熱。猝中冷氣。且病肺。或有馬夜馳汗出如濯。遽以羊毳加之。則炭氣弗出。亦病。亦有馬方哮喘。遽飲以水。肺氣上騰。水氣下陷。此直自戕其馬。須知人之畜馬。不加以保衛之力。馬必生種種病。所失滋劇。如吾以馬自圖其生。則又何堪失馬。綜言之。敗家之道。悉由自取也。

第三十五章

午飯後。于西打挾二童。出北遜孫。伯勞之馬蹄如騰空而起。恩忒兄弟望法藍西剛德諸山。葱翠照眼。此二童子侍坐於于西打。極目四望。樂甚。車每遇站。輒卸。人畜各少蘇其力。然沿途購貨。納之車中。則又覺其辛楚。有時車行至夜黑。始投宿。而于西打鎮定有恒。道飼孺子。且兼顧其宿處。此二孤雛得賢主人爲之將護。並以遊歷。遂忘其苦。時車停狼閭桑尼亞之山嵐鎮。以其地有鹽井。故以山嵐爲名。山嵐者。鹹也。

童子見居人出鹺於井。煮之即成鹽。則大駭異。一宿復行。山石犖确。馬行絕蹇。于西打言將赴富室村。沿路皆山無坦途。富室村已瀕瑞而士界。陂陀迴護。時突危崖。移時見于舒翰山尖矣。山戴積雪。久乃不化。尤見巨橡輪囷於山腰。冰筋挂其上。恩忒謂其弟曰。此類武西齊山否。舒利亞曰。令人迴憶。夜中山行歸宗國日也。于西打曰。于舒翰固類武西齊。然此山峯略高耳。恩忒曰。山尖之雪。乃皚皚見之。于西打曰。吾輩少淹於此行。見雪花滿地矣。已而至富室村。西日甫落。山中羣牛逐隊歸。其栖于西打力挽伯勞。令弗驚駭。羣牛歸乃徐步。胡下有鈴。鈴聲四震。虛谷皆應。舒利亞目覩奇景。則大悅。計自少時。目乃不覩多牛。于西打曰。汝見所閱物乎。舒利亞曰。吾已見多牛。默而數之。牛多指數。遂溷于西打曰。是牛爲是間之物產。聯爲一隊。牛但一牧。牧曰公牧。舒利亞曰。奇哉。此中有數牛左趨。有右趨者。有前趨者。公牧無言。而牛自嚮道。何也。于西打曰。汝不聞笛聲乎。此村之牛聞笛。則啟栖。牛自尋栖。且辨路也。舒利亞曰。確耶。羣多。乃不及亂。于西打曰。每夕均如是。每晨將就牧。牧笛復起。則

人人爭啓其栖羣牛。集於廣場。就公牧。公牧領牛赴纖草之場。就生芻。恩忒曰。牛乃多智。舒利亞曰。牛固有智。而居人之智。乃出牛上。牛智自村人來也。彼人能。和輯羣牛。咸歸一牧。不須多牧。則村人果有智計矣。恩忒曰。弟言良然。不廢時。而耗人財。因向于西打曰。別村胡不皆然。于西打曰。爲道非易。恆人安知合羣之益。但爲己耳。此等直自耗損。初未之悟。以吾計之。甚願爲此。山人則爲意。甚得。蓋能合力同耕。則此間爲權輿矣。

第三十六章

明日三人晨起。于西打於所得貨。一一運以登車。車中帶牛乳餅無數。餅名口斗伊爾。舒利亞見餅積如磨。重逾二十五啓羅嘉母。舒利亞乃不能微動其餅。見恩忒力舉之登車。則羨不已。卽隨于西打至餅肆。遂晤餅師。餅師温裕不驕。見舒利亞。張目四瞭。卽問童子曰。汝何見。而異。舒利亞曰。吾所見巨鼎。加於爐上。較之爲乳油之筩。乃尤巨。似鼎中皆乳。于西打曰。然。是中有三百法升之乳。卽熬以爲餅者。舒利亞曰。

吾自羅亨乃村媪家。聞每牛月不能得二百升多之乳。今茲一鼎融三百升。則牛數多矣。餅師曰。我乃無牛。而在市中竟無少康之家。幸吾略能具爐鼎。其乳蓋集村間。衆乳而成。遂盈此鼎。吾每得一家之乳。則簿籍之。餅成得錢。則俵予其值。村人分之。如吾簿所登者。弗有杪黍之差。舒利亞曰。設人但一牛。烏能賣乳。餅師曰。村人見餅大售。則樂授以乳。舒利亞大悟曰。然吾所觀山上羣牛。其乳卽出於是。餅師曰。于舒翰牛數可五萬。乳餅之成年可四百萬。啓羅加母。惟劑其貧富多寡。無有媚嫉。故牛乃蕃。且譬如人挾一石成屋。亦甚易。法利亞曰。吾乃甚愛此村人。能愛羣而合力。至俵分乳。值乃無混亂之時。餅師曰。人人各守其分。但得已數。卽已。何復求多。蓋是間人良。遲明市場中羣商。皆集議物價。無有舛誤。此時與餅師語久。防廢時。遂出行。時自念于西打所言。村人能合力同羣。則盛稱其德。蓄之腦際。

第三十七章

三人所居地。在于西打友人家。友業農者也。于西打夜中赴商家議物值。二子居農。

家家去礮臺未遠。以富室之村。與瑞而士鄰。在法國之邊。夜黑時。農家始然二燈。其一燈下。有兄弟二人同治銅簧。其前列械。皆椎鑿鉗鑪之屬。二人中人各執鋼帶捲爲螺紋。恩忒居於二人之次。心中深以爲奇。以二子所執業。與恩忒治鎖之業略同。因問此兄弟曰。二君所執何業。兄弟答曰。吾製表中法條耳。山中人咸能製表機。城中機恆由是出。是間亦有治齒輪及表中小練。與表郭中畫飾。及十二時之數。或爲定時之針。或爲表郭。恩忒曰。爲工微矣。似此鋼帶。製時殊兢兢以俟。恩忒亦以曾爲鎖匠故。恆注意及此。兄弟同聲曰。此工殊巧。因出法條示恩忒曰。苟得斤鐵者。可成法條八萬。然法條之成。每法條值十佛郎。恩忒曰。然則斤鐵市八十萬佛郎矣。第斤鐵非貴而生子金如是之鉅。可寶也。吾師曾云。天下物事之貴要者。專恃工程之精及人力之巧。始覺可貴。不恃原質之物。方二人語時。而村嫗方率其女。就彼燈之下治轆。有幼子則伏案治明日學堂之功課。舒利亞觀之。自念在羅亨乃時。人咸勤勉。卽是間亦然。吾乃不意於山村中人。乃能治此絕藝。於是沈思。遂及童子之次。見此

童子方作畫。恆作名花。及星躔。與奇物形。運筆不已。舒利亞問童子曰。君藝乃及畫耶。童子曰。畫在吾工匠家。尤得用以冬間。雪盛不出。故必以藝自遣。村嫗曰。吾鄰嚴寒。可八閱月。人人僅能近火而坐。大雪漫天。人困雪中。山路遂梗。地亦不毛。設非自勤。則此地胡可居者。然此間有畫學堂。專治畫及鐘表。工程人苟能精其技。則不患不聊其生。舒利亞因憶于西。退德有言。法國學堂日夥。專以教育孺子。然則吾年稍長。卽無失時。似此山居人。尙爾。吾輩安能不自勉耶。

第三十八章

明日晨興。可三句鐘。三旅行者。遂出富室上道。以于西打將赴于色室。于色室者。阿汗城也。恩忒則以外衣裹舒利亞。舒利亞臥車中。車行甚簸動。而伯勞鈴聲亦震耳。舒利亞仍鼾睡。如在臥榻。月明如晝。天氣尙嚴寒。峯頂俱凍。巨橡結隊。作深黑色。而冰筋掛諸枝上。閃閃作光。山路至峭。行可數句鐘。及山峽間。于西打謂恩忒曰。汝亦知此行不數里。至瑞而士乎。尋常越峻嶺而過瑞而士。全景悉在目。且可遠瞭沙勿。

華中之邊祿伯山。今且下車而徙。天氣佳。山行亦非惡。舒利亞此時已醒立。下恩忒。隨其後。既登。謂舒利亞曰。汝試來觀奇景。二人遂坐于舒翰巖端。如騎危牆而足。下朝靄旋生。瑞而士城已在足跟之下。更瞭平原。則大湖當其前。如圓鏡。湖曰于西泥佛。在歐洲中爲名湖。雪山四圍環湖。而峙舒利亞曰。此湖浸曉月。吾初以爲海也。湖上之山。又何名。而山之圍湖似垣墉。其勢壯矣。時于西打至。示舒利亞曰。此爲邊祿伯山。而吾足下卽瑞而士。右觀則仍法境。邊祿伯山卽其畛域。沙勿華中危山亦多峭險。爲歐洲之最。山頭積雪。雖萬年不融。而與我面者。山峯之高。蠱天凌萬山而上。峯作縞色。卽爲白山。雪戴其頂。無熱日。以令其消。舒利亞如有所思。歎曰。久雪不融。又何以故。于西打曰。冬來以新雪蓋舊雪。山峭雪高。或爲風動。或爲鹿蹴。時時崩墜。如巨石下隕。隱隱作雷聲。山下廬舍牛羊咸沒。雪中或舉村沒之。土人名曰禍雪。舒利亞曰。然則處其下不甚危乎。顧雪峯如是之佳。胡乃禍人語。時仰其首歎息。謂二人曰。此山忽絳縞駁色。如玫瑰。是又何故。于西打曰。是間陰閭不得日。惟晨來受。

召。故。變。此。狀。舒。利。亞。驚。指。曰。他。山。之。頂。亦。微。絳。幻。成。五。色。如。虹。帶。矣。古。人。言。天。地。值。佳。節。故。施。此。繪。彩。於。山。林。間。于。西。打。曰。此。爲。今。日。一。日。之。萌。芽。試。觀。初。日。出。而。繁。星。皆。沒。月。亦。淒。淡。此。大。地。醒。時。耳。舒。利。亞。曰。大。地。一。醒。而。變。態。至。此。然。吾。夜。行。出。險。時。亦。曾。見。此。狀。至。今。猶。耿耿。然。前。此。宵。行。出。險。見。日。不。能。不。喜。恩。忒。如。有。所。感。即。曰。吾。雖。與。阿。翁。誓。言。今。日。果。歸。祖。國。樂。安。有。極。舒。利。亞。曰。謹。誌。此。言。吾。矢。忠。愛。國。安。敢。悖。此。且。且。之。誓。語。後。復。登。車。行。

第三十九章

登車後。舒利亞尙瞭天末。雪山不已。問于西打曰。吾輩今赴沙勿華乎。于西打曰。非也。今且至于色室。即跨沙勿華山背行。舒利亞曰。吾乃不能至雪山。彌復可惜。試問先生曾至其地否。于西打曰。吾嘗再三至。舒利亞曰。曾登峯造極乎。于西打曰。未也。是焉能至。舒利亞曰。是胡言難。于西打曰。汝果欲至。是行須二月。此二月均犯險行。山腰中有嚴冰至廣博。號曰冰田。其一居山下。廣可八啟羅迷達。長踰二十四啟羅。

迷達。匪特冰田。直稱冰海。有時直如長綫。有時起伏作波濤狀。人行其上。宜著鐵履。須杖則不滑落。有時冰牆橫互其前。道不得達。行人須鑿冰爲階級狀。始可步。尤有雪窟。其深如智井。上蓋輕冰。倘不經意而誤踐冰上。且立下於井。恩忒曰。吾聞行此必以繩相連屬。苟一人跌者。後人引其繩。或不得墜。此語確耶。于西打曰。確。惟一人乍墜。或襁屬而下。容亦有之。或行道震雪山。雪崩亦立殪。其內矧陰氣中人。尤烈。宜以煤氣壳爲面具。則皮或弗裂。惟山高雪盛。寡空氣。雖至壯者。二十五步。卽息。不爾且喘。舒利亞曰。異哉。吾以爲登高則氣清。何由閉塞而喘。于西打曰。陟高者少空氣。語時謂恩忒曰。爾宜知之。恩忒曰。然哉。吾在學堂中。亦曾習此。凡人不能離地。至六十。啟羅迷達。果至是。匪特氣息不屬。卽亦易殉。于西打曰。若至山峯。較爾所云六十。啟羅迷達者。已倍。至彼喘當益甚。心房亦躍。立病且渴。而嗜睡者。以隆寒之中。苟睡於此。當立死。舒利亞曰。危哉。危哉。聞此則必無人陟此。第未知古來曾否有人至此。于西打曰。有山人至勇健。曰。閱沙葛巴浪麻。彼爲第一次登此峯。第二次且引博士。

梭士同登。梭士者窮迹無空氣之山。試然火。顧不得空氣。火亦弗然。復發槍。槍聲亦極小。以空氣多處。養其槍聲。令送響。及遠。空氣既微。故響亦弗作。梭士縱覽物象。亦大震懾。山高天黑。白。日中竟歷。歷見星。天黑者無空氣也。凡下覽作蔚藍狀。均空氣所爲。更高則黑。於是梭士學乃大進。梭士惟冒百險。乃得此閱。歷可知學問一途。爲道至廣。人至有冒死爲之用。廣其傳者。

第四十章

於是且行且語。每轉山。幻雪山立。隱更轉。又復見之。時日已大上。于西打曰。此時牧者及牛羊皆醒。試觀隔山。駢作點者。牛也。白者。羊也。舒利亞曰。是間亦有行牧者。耶。于西打曰。牛羊者是間之產。同於于舒翰山中人。牧者恆登高。惟夏中多雨。易電。牧者之行。牧須趨捷之力。始足任之。舒利亞曰。行牧亦須力乎。而吾則謂茲事亦非難。于西打曰。吾甚欲於雨中觀爾行。牧且吾曾一見其事。至今尙耿耿憐牧者之苦。方羣牛寐於青山。有犬爲守。迨雨集。電聳則大驚。如痲。前後。隨風勢而趨。其趨。

如警電聲。反震。牛行。尤疾。倍於常日。牧者宜引牛。或隨牛行。風電交戰。大樹爲拔。則牛竄。牧者亦竄。無憚險阻。牧者時呼牛名。牛聞呼亦稍止。不奔。有時每晨起。遇風雨。牛輒追竄入諸山穴。舒利亞曰。吾見牛恆馴。不期其不率如是。然行牧者憚雨矣。于西打曰。然惟須知雨而備。則勿須睡守牛。至竟夜風雨。或猛烈。牧者亦宜常與牛語。以手撫之。每牛亦常呼其名。於是者始足安羣牛。以牧者之聲使牛安也。舒利亞曰。牛性乃如孺子。獨睡則悸。牧道亦難遽任。嗟夫。先生所言於吾。至有利也。于西打曰。汝曾聞獵人取麋之道乎。舒利亞曰。未也。鹿爲何物。吾乃未見。然則先生固見之矣。于西打曰。吾見已數。此獸窟高原。身乃逾殺。其捷如風。剽能躍過深澗。轉瞬遂沒。獵者非至趨捷。亦莫之取。法當循迹而求。斯得麋矣。且久須始出。出則槍之。槍所不及。則奔越山麓。極險阻。始一得之。舒利亞曰。獸何食。于西打曰。亦食豐草耳。居山且羣。他獸而居山人。亦往往遇棕熊。舒利亞曰。然則熊之狀態。良不如麋。吾向在很宮桑尼亞。見一熊。應樂聲而舞。其狀蠢蠢然。于西打曰。是必小熊。方見羈於人耳。此山中。

有老鷹亦警健。張巨翅乃如車輪。有時掠羔而起。諸空際其力亦能攫取小兒。以此之故。山中人恆悉力取之。偪諸巖險。殲之人惟患此二物爲人害。誅之亦不遺餘力。舒利亞曰。然則山人良勇。未審能否如羅亨。乃及法藍西剛德人之勤敏否。于西打曰。其勤亦相若。自沙勿華屬法國後。進境良迅。卽道路亦逐日修治。以便於轉運。其土人頗聰明。尙學術。卽學堂亦日益增多。後此居人將皆努力於學。以祛其故習。農家富而城人亦須藝士爲利用。然百凡均歸本於學問。以人人培其知識。猶農夫之治田生穀無窮以酬其功。

第四十一章

此三旅行者沿道論議。去于舒翰省漸遠。至於布葛岳。爲阿汗中之小部。然遠遠已見于色室城鐘樓。于色室產牛乳餅。童子於招貼上見之。故知爲于色室。于西打曰。吾輩旣至此。當治貿易。不能息其晷刻。於是三人行買。倥偬竟日。至無暇就食。但食二錢之餽。而三人中見貿易大盛。竟忘其罷。于西打旣悅。卽此二童子亦助之喜。

然亦時時流覽風物于色室城邇於西尼佛湖及邊祿伯山山色湖光互相融洽舒利亞目矚奇景則極力記憶謂他日在學堂究地輿之學則言之歷歷當得上第三人居城中二日遂及布洛城城在迫室平原之上于西打曰孺子良能事足以助我然我亦須助孺子吾聞孺子囊中有小錢亟出以市貨沿道貿易既足益我即爾亦未嘗無利是公益也迫室者禽類至夥吾即以爾之餘錢爲爾購小雞二十餘至馬良鬻之馬良去此咫尺瞬息卽至每市一雞可得小資童子之意云何者舒利亞曰先生愛我我當如法鬻之恩忒曰先生惠愛及我感到不朽惟吾意專屬吾叔於馬賽苟至馬賽不得吾叔者或吾叔他出而尋我我苟失資何以自聊恩忒意患折閱亡其資斧于西打曰童子勿計及此人惟能勤敏勇決事咸可集何患失爾資斧不達於馬賽

第四十二章

于西打飯已謂舒利亞曰胡不同赴村間取小雞並以閱田家風味舒利亞大悅請

恩忒同行。既至村莊。已望見村舍。李樹及櫻桃。二株葱翠。可人。敷陰頗巨。實已纍纍。樹下列石櫬。以待工人休息。舒利亞曰。美哉村屋。吾目中乃未覩。廣場中胡爲列溷。納鳥糞。及人矢。于西打曰。置溷於屋中。氣惡中人。且生疾癘。故置於此。舒利亞曰。屋高爽。宜於衛生。固不宜置溷室中。于西打曰。前此村間部置。初不如是。後人開渠。除道。成以學問。故疏爽至是。正爲衛生。尤於村間濬渠。以流其惡。濁穢入田。田因以沃。且每日中拾取牛馬之矢。以水漬之。糞田尤良。于西打遂引二子入田家。舒利亞與村婦爲禮。見面南開。廣軒延日光入戶。室中洞明。于西打曰。爾試觀此室如何。前此一窗北向。不得日。居之良鬱鬱。今乃易北而南。宜其得光力如是之鉅。舒利亞曰。北牖良不適於明。而生澱濁于西打曰。豈特濁也。霉而且寒。而於農家尤劇。夫以農人治田。汗出如濯。入室冒寒。肺房且大痛。不可止。夫以坐臥之室。北牖而滋寒濕於生人。何利。今南牖向日。則燥而無病。冬人受日尤煖。迨夏葡萄敷寒。剛及其窗。日不能射於夏令。尤宜。

第四十三章

村婦此時啟。栖取雞。二孺子則周歷前後。相其宅。宅後見牛。栖豚柵。羣豕方寐。旣肥而潔。舒利亞甚賞其善飼豚。于西打曰。無論所飼何畜。必潔治。畜中惟豕至溷濁。然亦必處之以潔。方爲能飼。舒利亞曰。恆言人之穢而不自治者。直目之爲豕。然則豕直天下之至濁者也。于西打曰。汝誤矣。畜隨人爲污。潔人潔其栖。畜又安得濁。爾不觀隅陬之間。非自其豚柵所糞治而出者。耶。去此惡物。豚柵已清。觸之亦不至噉。舒利亞曰。良然。良然而吾見。乃不及此。恩忒曰。凡豕安免泥塗之溷。于西打曰。豕不經人潔治。固樂於就溷。舒利亞曰。然則豕需人而浴矣。于西打曰。人欲得豕之利。則必浴之於河中。凡豕身均有蠹。以水滌之。則蠹始去。食之始不病人。舒利亞曰。飼豕者。得利多乎。于西打曰。善飼豕者。其利亦滋厚。若惰於飼。畜聽其垢穢。間亦生瘴。將喪其資。且爾幼知地方所產。悉在田家中。饋得人舉家賴之。舒利亞語已遂。出面媪。媪方取雞於栖。雞至肥碩。尤有二雄雞。直至村媪前。利啄健距。作格格聲。呼雌。雌乃大

集媪曰。雞飢而須食。吾餒之久矣。果此雞不受治者。吾亦無能令其碩。語已握粟散之於地。羣雞集啄其粟。三人則徘徊庭中。見此村媪至勤敏。足無留趾。且言曰。吾逐日。潔雞栖。不令積垢。所儲水亦日易。其清冽者。於是吾家。芟芟之民族。乃不至於殀。札三客。試聽吾母雞之聲。乃清亮不爲哀鳴。三人果視雞栖中生一卵。似羣雞皆爲此母雞。致賀者。村婦乃簡取二十一雞。市此三人。而村婦喜。猝售雞至二十一之多。亦不過索苛價。意鬻之馬良。或不虧折。

第四十四章

三人至馬良城下。于西打謂恩忒曰。是間有關津。有人持衡。衡吾物。始聽入。若雞雖小物。亦宜出稅金。恩忒乃以餘錢納之。司權者于西打亦悉數納稅。舒利亞因見主人之納稅。則不之憶。及權者稅已雞。則大疑。所以致權之故。問于西打曰。此乃大苛。行賈之人何罪。乃出資上官府。何也。于西打曰。孺子何愚。設道路弗修。吾馬何由得達。而行賈亦何由至。且道上無邏者。則盜賊必要人於路。山路梗矣。孺子奈何。不擇。

而。言。須。知。得。稅。卽。所。以。辦。此。者。也。而。煤。燈。之。局。學。堂。之。需。亦。出。乎。此。安。得。無。錢。可。語。
矧。權。者。之。征。尙。有。他。物。宜。征。之。者。亦。不。止。此。吾。意。以。爲。至。善。孺。子。胡。怪。爲。舒。利。亞。曰。
權。之。利。乃。如。此。吾。良。弗。知。然。收。權。後。誰。司。之。而。誰。爲。之。于。西。打。曰。汝。乃。不。聞。地。方。有。
自。治。權。耶。每。城。每。村。間。必。舉。能。者。令。司。其。公。益。以。益。民。每。得。舉。者。必。任。以。四。稔。名。之。
曰。自。治。長。則。凡。城。間。村。間。若。井。福。廐。及。電。燈。馬。路。收。發。均。是。人。主。之。榜。其。用。以。示。衆。
孺。子。聽。之。識。之。舒。利。亞。曰。吾。極。樂。聞。此。覺。適。所。以。投。錢。於。權。中。者。乃。一。無。所。憾。且。欲。
更。益。之。於。公。理。始。獲。當。語。時。已。進。馬。良。城。市。馬。良。城。屬。沙。孟。諾。魯。亞。省。沙。孟。諾。者。大。
河。也。抱。城。而。過。萬。檣。雲。集。均。運。糧。食。以。濟。馬。良。城。中。以。釀。酒。爲。大。宗。市。上。但。聞。椎。鑿。
聲。籬。酒。筍。也。

第四十五章

明。日。于。西。打。卽。至。馬。良。之。市。觀。所。陳。物。而。禽。類。爲。少。卽。歸。語。二。子。曰。孺。子。聽。之。此。時。
村。人。方。收。穫。葡。萄。村。人。無。暇。以。雞。入。市。汝。市。雞。得。其。時。矣。今。茲。一。雞。當。得。半。佛。郎。之。

利益。非是汝勿售。即使得半佛郎之利。在此時亦不爲昂。恩忒即如言以市。每市一雞。舒利亞咸賚送諸其家。至於末雞。舒利亞罷不能前。然自念能以辛苦易資。復又振奮勿怯。並謂此吾第一次貿易。安可餒卻。既送雞於買者之家。始予以值。舒利亞將價歸行。可二刻鐘。忽自念吾胡不簡點其錢。因一一簡之。乃多一佛郎。舒利亞曰。于西打囑我。凡貿易得錢。宜立簡點。脫少一佛郎者。吾安敢與索。今茲多一佛郎也。想此主人事後亦必大悟。誤授此錢。今當立歸其錢於主人。顧二足行久。欲僵。幾不能步。而仍自解曰。勿論何誤。若蓄而不言其行。乃曰盜賊。然則吾今更致吾力。萬不昧人之物。以爲利策。定竟忘其罷。復循歸路。至此買雞者之家。叩扉曰。麻打姆。誤授吾一佛郎。今敬以奉還。婦人見孺子行倦而還其錢。則大感悅。視此童子叩家鄉族氏甚悉。舒利亞亦敬謹以答。婦人乃知爲孤子。自羅亨乃來。則爲之悲啼。立啟其櫥。出書一厚冊。賜舒利亞曰。孺子得此書。知書中言爾所愛之法國中。古今名流歸時。當子細讀之。其中史事。足益汝慧。汝得之。尤知祖國遺事。益生其奮勉之心。臨行賜

以葡萄。舒利亞大悅。與婦人言謝。負書反。且行且食葡萄。歸時已暮。兄弟乃徐核其所得。計已得息十一佛郎。此二孺子大感。乃不知所以謝于西打者。恩忒尙思主人果需我。則當更展時日以助之。于西打曰。孺子。吾得爾之力足矣。甚思以利益酬孺子。尤欲張吾生計。擬留孺子十日。未至利翁之先。當至布布勒。及倭武岳。沿路尤能爲孺子謀。恩忒大喜。允于西打言。伯勞所至者。吾兄弟亦留飼此馬。二人語時。舒利亞已就屋隅展書而讀。于西打曰。舒利亞。此書胡來。舒利亞因述還金事。于西打大異。乃曰。天下之有天良者。其心恆活潑潑。無留滯。天良者爲人所重。亦足令人生愛。

第四十六章

遲明。三客去馬良。自車中望見田家之穫葡萄者。相望於道。背負筐。葡萄實滿其中。其釀葡萄爲酒者。則聚葡萄於一器。以足蹴之。令爛。于西打謂二孺子曰。此蹴葡萄之人。留液於器。可數日。滓之去其滓。清者卽酒也。舒利亞曰。然則隨地所產之葡萄。成酒者。均蹴之以足耶。于西打曰。不然。有數處以機器。醱之爲酒。滋潔較此爲良。舒

利亞曰。在法石蒲學堂中同學。恆言法國產名酒。而布葛岳爲法國富麗之區。產酒尤美。于西打曰。然爾學堂中所得者可勿忘懷。舒利亞曰。孺子胡敢忘。昨聞丈言。布葛岳中分四郡。曰布洛。曰笛遜。曰馬良。曰倭布賀。今茲周歷諸郡。足知吾國之大。且昨日麻打姆惠我書中。紀名人事蹟。果卒業者。是問掌故。吾不咸洞悉耶。丈試觀吾書。裝潢之精良。何如者。于西打趁車轍徐行時。亦竊翻其書讀之。敘致頗精審。卽曰。此書良佳。麻打姆之惠汝。較諸珠錫爲尤珍。吾輩後此可以多識古事。此書之上署布葛岳名人傳中。有偉人武本。標封孟叔象。均是間產也。吾人處車中頗沈鬱。今以古書排悶。而馬力復徐行。汝試讀是書。爲我聽之。

第四十七章

舒利亞誦曰。法國各部多聞人。以財若智。支柱祖國。爲國民圖功。然皆不如布葛岳多名臣。無人無愛國之心。如武本者。年十七卽入伍。遂以勇顯於疆場。一日城爲敵圍。河抱城而過。武本縋城絕河潰圍出。取救於大軍。於是兵間盛傳其勇名。而武本

終始不餒其志。嚮讀書不已。治幾何之學。業成爲將。作大匠。而尤以所能顯。時魯意
十四方御宇。令爲礮臺於邊徼。武本所築臺。皆扼險足備禦。如竹客梨洛麥郎石塔
布法石蒲北遜孫等處。可三百餘所。舒利亞讀至此。駭曰。法石蒲非吾生長區耶。且
躬閱北遜孫城墉。尤堅。然則武本之生平。吾安敢一日忘之。復讀其書曰。武本爲人。
日思益國。無令國民昏墊。每蒞兵間。輒諫。皇帝勿佳兵。免壯士流血。伏尸於外。有時
見困。則冒百死。犯險出直。造敵壘。探索塗徑。求出而屯兵。必居善地。不爲敵闖。行時
或有阻者。則告之曰。以我一身。能庇諸君。不至於流血。不亦佳乎。每戰。則必念法民
家室。以兵燹而蕩。歎歲一至。民將不聊。其生則議。緩征作諫。書千言上之。皇帝魯意
十四。乃大怫。以爲不諳政體。下之詔獄。焚其書。武本知辱。王愼諫。國且垂滅。椎心飲
恨。殫死獄中。死後物望愈屬。武本名之忠國之臣。於是法國之謚號。遂始於武本。舒
利亞讀已。歎曰。嗟夫。吾愛其人。能愛祖國也。恩忒亦起。贊曰。是人吾亦滋愛。于西打
日爾書。尙未竟。是間所產士。均愛國者。舒利亞復讀其書曰。武本沒後四十年。過德

都郡之蒲洛城有碾匠之子。匠竭其苦力得資。資其子入學堂。子名佳石巴孟叔。孟叔之學問。乃不後於武本。功烈亦正如之。孟叔以實學顯於世。能製新式之幾何方。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時。孟叔已四十六歲。法國全境幾爲歐人分裂。孟叔則奮起。謂當力支祖國。勿墟於列強。遂以所學治工於國中。日監治礮之廠。夜中作圖教工匠。製鋼作兵器。同里嘉納。乃與孟叔共艱難。醜思製器之方。力圖制勝於外。迨二子功成。各國戍兵咸退。孟叔於亂平後。遂爲幾何教習。培植子弟爲工程師。並立公家學堂。無數。且時入陸軍學堂。綜其成。卒後。遂立銅像於鄉井間。以旌其功。孟叔既逝。後復有大博士曰標封。其人雖五尺童子。皆知之。舒利亞曰。噫。吾知之矣。此君能辨動植物。恩忒曰。吾亦知之。是人爲博物家。能洞獸學及草木之經。標封居孟拔。常供奉內廷。其家甚富。然猶力學不已。立志修史。且明辨物理。以擴來者。遂親學六年。著書世。乃大震其名。凡是人所著書。各國皆譯而誦之。標封未死。而巴黎公國中已鑄像。稱曰大博物家像。當一千七百八十五年。沙郎署阿沙孟洛中有名士曰賽西佛聶。

伯昔其人在意大利爲武員。已去尺籍歸鄉里。爲實業學生。平日取一至艱之數百。思不能得其解者。卽悉心爲之。法用四方之器。洞黑不漏天光。獨啟竇受日。日光入。物象皆成。倒立形。器之名曰黑合。聶伯昔曰。我若能自竇光入處。以鐵或玻璃攝其影。令留形。其上不甯佳乎。則吾將借日光。成爲繪事。今此學將何術以留之法。當以藥傳二物。受日卽黑。則山水人物草木。悉留其狀於玻璃及鐵板上矣。遂日研其術。久仍不得。當此時。適有人曰。達格洛亦思及此。達格洛善畫。冠一時。亦云能留影於黑合中。則咄嗟間。可以攝收山河大地矣。嗣因沙郎洛有人亦思成此。已少得藥物。特未合耳。因赴沙郎。訪聶伯昔道意。請同治此業。聶伯昔允之。研究十年。已爲一千八百三十年。博士考工院。盛傳國中。研得攝影術。遂布於世界之上。國家借爲榮顯。咸曰。吾國有聶伯昔達格洛者。攝影之祖也。蓋二人不相附麗者。亦無以成此奇觀。器成之三年。聶伯昔卒。議院賜其子每年以六千佛郎。用旌其功。達格洛亦然。

第四十八章

三人車行竟日。天已薄暮。車燈已然。在沈黑中。尙能鑒及數武以外。舒利亞忽麾手曰。于西打先生。及吾兄恩忒。彼間光燄燭天者何物。得毋火發耶。恩忒曰。然。于西打卽停其車。語二子曰。吾當靜觀其狀。三人乃寂然傾耳。夜色迷濛中。隱隱聞有人聲。且聞有引車移械聲。舒利亞曰。此爲何聲。于西打指紅光起處曰。必彼間火起。廬舍皆焚已。又曰。此非大災。必穀素合製器聲。爲法國最大之廠。亦歐西第一廠。其間鑪冶機器。不可勝數。治藝者晝夜可一萬六千人。及法國所需之鋼鐵。均出自是間。鑪中日燼炭不可噸數計。故煙燄突天。大類焚燬庭舍。舒利亞曰。是廠工程其巨如何。恩忒亦曰。于西打先生。能否允我觀之。在理。鎔鐵之藝。吾宜閱歷。以我所執藝業。亦冶銅。于西打曰。吾明日事竟。當同孺子往觀。惟須以侵晨起。方有餘晷。及此。明日甫辨色。三人皆起。圖竟其事。遂嚮穀素合大廠行。舒利亞攜恩忒手。喜溢顏色。于西打頗審廠中規制。則指示兄弟曰。廠分三區。一爲機器廠。一爲礦務廠。一爲鑄鐵廠。入時見鐵軌道。火車運頑鐵。及已成之器。于西打曰。軌道通三廠。運致勿須人力。舒利

亞曰。廠之巨。乃同嚴城大聲隆隆。若萃萬火。然於吾前。足令人怖。恩忒謂舒利亞曰。弟初入此。不檢者將斃其身。今當從我行。勿忽於窺。足舒利亞曰。謹如兄教。吾前後左右上下。皆輪軸。轉轉然動。吾入身是間。幾如身入萬機之中。令彼糜碎。吾軀命也。恩忒曰。汝勿憂彼間。尙有孺子。年不如汝。尙在彼中。效藝。咸知趨避。不喪其軀。舒利亞曰。然。乃植立望治藝之童子曰。勇哉是人。雖穉年。乃健立至此。然則吾亦無憂矣。請于西打先生。示我以名。俾吾知其器之所用于西打曰。孺子當先觀爾迎面之巨。罌高可十五尺。及於二十尺。此罌卽宵來煙燄燭天者。此罌在廠中。數可十五。每次火然。窮晝夜之力無息。故作光燁燁如此。舒利亞曰。胡爲必須此巨罌。于西打曰。罌用以冶礦。鐵方鐵胚。出土鐵鏽。雜土石陶鍊礦胚。非以巨火煨之。鐵之精不能出。今試觀此火力如何。巨者方能煨鐵成汁。傾瀉如油。爲流質。須知天下惟鐵質最重。化而成液。歸入鐵槽之中。而舊附之土石經火。皆灰。獨鐵存耳。此廠中每日得鐵五十萬。啟羅加母鐵精及鐵滓咸半。

第四十九章

恩忒忽呼曰弟試觀工匠啟鐵關矣鐵汁之瀉於渠中乃如流水也舒利亞拊掌稱頌曰吾視火光之流四合乃類溪漲此非鐵耶于西打曰此非鐵精其流入渠中尙含煤質此曰鑄鐵鑄鐵者凡常用之鑪鼎均爲是質舒利亞曰鑄鐵非佳觸地立碎吾恆見之于西打曰然鑄鐵之不如精鐵正坐此病今將以此鑄鐵成爲鐵精則當更易他鑪以錘擊之較鑄鐵略堅如軌道廠物等均爲是物也三人遂逾鑄鐵廠入沿道皆鐵液流走渠中其光照眼羣匠自渠中取液令凝於模中如鼎如軌道之鐵板水龍之管及鐵闌干爲類不一于西打曰此外如銅象及鐘樓之架巨礮則須合金之質始成不專恃銅鐵二質也舒利亞曰吾今日不識何修乃得博覽天下奇觀遂太息言曰似此工程其苦何如欲期寸鐵之用其難乃至萬種然則吾履下之鐵釘其製亦須人力而成物力之艱可想矣于西打曰人間日用非工不成亦非有學問之人造之雖微物不可得用試觀工師日在此中任煩劇之任乃不覺其勞苦且

令工匠能辨白百種之機械雖細微咸悉然則人非學問又何益於人者

第五十章

三人既歷鑄鐵廠復至打鐵廠廠狀尤變異工匠往來均戴銅面具韡長及膝胸及二膊均擐甲如履行陣顧非戰敵戰藝也長力與火力搏鐵花四濺匠舉長鉗取鐵於罏中納之車上車輦鐵及巨盾上羣錘爭下然所用錘非復村間所執之錘蓋以馬力運一巨錘其縮直趣屋頂其下乃疾擊鐵盾之上于西打謂舒利亞曰汝試觀彼間有奇器即所云湯氣之錘即殼素合廠中奇創之物第一次出自歐西者其重乃至三千及五千外之啟羅加母足知錘下時之力量如何者方聚語間巨錘已下其疾幾令人莫測匠氏即納赤鐵於錘盾間錘下不已火雲四濺舒利亞遙立掩其目不敢正視于西打曰試觀此巨錘力乃無量此錘雖巨然能錘微細之物既錘巨鐵成片而亦能錘胡桃但去殼而留其仁舒利亞曰確耶此時即有匠氏識于西打聞言證其實曰然孺子勿行吾出此鐵片後更試他藝令爾觀之匠氏語已即取酒

瓶置盾上。置塞於瓶口。不卽納。語司錘者。作口號。而巨錘立下。舒利亞自思。此瓶屑矣。顧錘乃徐徐下。至於瓶塞處。微叩。納其塞於瓶口。舒利亞拊掌稱羨不已。遂更歷一處。則見鎔鐵成片。納之巨翦之中。犀利如翦紙。則湯氣爲之。又有鐵削起鐵片。片如捲神妙。均匪夷所思。遊觀已竟。遂入機氣廠。廠中每年製火車頭機可百餘。又得鐵道之軌及鋼板鐵橋之屬。鐵艦及魚雷艇之機器。最後乃入礦廠。于西打曰。此即煤礦所從入地也。舒利亞入廠不見有物。大疑。于西打曰。汝但聞聲。卽知礦中運動機器之力。礦黑如漆。工人縋井始入礦。孺子盍不入觀煤井。近井時。見羣匠人人手一燈。方欲縋井下。舒利亞見每匠均坐一巨筐直下。其深似無底。忽聞井中有雷聲。而工匠續續爭下。舒利亞曰。井深若何。于西打曰。法尺可二百尺。沿道椎鑿漸深。漸遠歧分道路。令其四達。咸置鐵軌。納煤於車上。遵軌而行。直出井外。此煤卽以供數廠之用。令機軸旋轉。弗息均煤之力。廠中餘煤。則以具舟於中央河。載之徧給法國。舒利亞曰。然則布葛岳之廠。乃大有名於時矣。以我思之。法國之能爲大國立於

地球之間。或賴國民勤劬之力。成此事業。以立榮名於天下。于西打曰。然吾種人。惟勤惟儉。故屢瀕大難。以後元氣幸復。其初。今孺子當勿忘勤儉。以助國家。

第五十一章

明日。遂發殼素。合以他處所載之貨。均鬻之。是間貨去車輕。馬力亦蘇。時更至一處。林木如積。舒利亞曰。此地殆尙在過德都之跌乎。于西打曰。孺子適何思。獨不聞過德都之下。均葡萄無雜樹。須知此間。已過布葛岳。爲尼武尼昔。多樹之山。曰莫武范。恩忒曰。是間所產。僅此矣。于西打曰。是間有尼哀勿騷者。卽在此。尼武尼昔間。伐木置之水中。直漂流而下。以人司之。汝沿江行。不之見乎。舒利亞曰。吾固見之。沿水有人。以鐵鈎木於水中。如連艦而下。于西打曰。此木由此。直至巴黎及他郡。蓋四百年前。有富武實。創此謀。民至今便之。旣用。構宇。且以代薪。舒利亞曰。然吾曾見山中人。以斧伐橡。丁丁然。蓋彌山皆橡矣。于西打曰。前此法國全國皆橡。今則少。雜以榆。槐。栗。榕。松柏之屬。恩忒曰。惟松與榕。吾恆見之。於武西齊山中。于西打曰。此間獨富橡。

樹舒利亞曰。尼哀勿騷之城。得母名尼勿埃耶。此城卽據尼哀勿騷之險要。于西打曰。孺子精於輿地。吾今告爾。是間有鑄礮之廠。水師實嘉賴之。去此稍遠。有地曰布洛齊。鑄兵械之廠在焉。恩忒曰。布洛齊。是否卽爲伯海之故都。都名曰栖洛。于西打曰。然。復顧舒利亞曰。汝曾聞伯海所產爲何物。舒利亞曰。吾聞伯海多產羊。然則羊產富於伯海矣。于西打曰。孺子言然。伯海之羊。羸甲天下也。舒利亞曰。吾車能徑達布洛齊及伯海乎。于西打曰。孺子欲乎。特吾行賈。非遊歷。所至無得資。今吾於伯海至無事。殊不之往。今當取道布勒向阿利埃。恩忒顧其弟曰。阿利埃之城何名。舒利亞苦慮。乃不能憶。因謝其兄曰。吾忘之矣。羞而俯其首。不敢仰。于西打曰。城名母蘭。明日卽至。此地爲爾屬。終身不忘者。舒利亞曰。是間何物足動人思。恩忒曰。母蘭中有地曰烏栖。能製礦水。于西打曰。然。舒利亞曰。吾亦知是水利病人。在羅亨。乃中亦有是水。于西打曰。是間製汽水有廣場。爲國中第一。年可十萬人。至而飲水。水含鹼質。自地中出。熱氣蒸騰。至有人浴於是間。此水亦利法國。年得金無算。合世界中。

都無此水。足以療疾。

第五十二章

明日于西打謂恩忒曰。吾車中有重物。舒利亞不能舉。汝爲我戴入城中。付買主。尙有貨單。汝納之囊中。貨上主人。應取二百佛郎歸。設付我以全數。汝以六佛郎還之。示少取以招來者。恩忒負戴此貨。告行道行頗劬。及於主人家。有少年司籍簿者。納此貨。二百佛郎。遂付恩忒。恩忒曰。君主人既悉數付我。吾主人言可省六佛郎。請以歸君主人。司事者得錢大喜。似欲匿此六佛郎。卽曰。可。可。復語恩忒曰。此六佛郎。可以歸爾。我分之語時。大矇持六佛郎。視恩忒。作何語。恩忒者誠而不僞。初以爲少年亦慤士。既聞是言。則大愧。怍然未敢竟辭。則取筆書其貨單曰。二百佛郎。已收訖。此少年以恩忒爲嗜錢。而赧於取計。當明語之以掩其羞。因曰。時光甚迅。爲人傭者。得錢初不易。徒見勤劬。而不得厚祿。善於行商者。視財恆吝。非吾輩聰明不能得意。外之潤。遂微語曰。足下試受此三佛郎。且財得諸意外。無一人知者。恩忒見狀。忿甚。卽

曰吾滋不幸乃未蒙君見諒試思我豈妄受他人之財者乃竟取貨單至於手顫卽書其下曰此貨讓六佛郎下署于西打手押卽語此少年曰此錢幸上君主人此六佛郎者爲君主人應得之物可以勿讓言已擲筆作不屑狀怫然而出甫及庭心少年力奔而引其裾微語曰君爲愿人須知吾適所言謔浪耳幸君勿述吾戲言以示人此非正直之行無足言也吾非樂爲此第吾家有老母待養於吾語未竟主人已立此少年之後叱曰妄語人尙喋喋耶汝趣閉爾口勿爲是語以欺謹愿之人汝無母乃言有母何也爾詐爲巧語以陷此真誠之童子乃云戲言吾隱是間固已聞之且吾疑爾久必欲一得其間今果得之吾今乃具知爾生平所爲語已謂恩忒曰孺子謹愿乃留六佛郎與我我今卽以贈爾恩忒曰謝主人不欺吾職也今乃陷人以受賞吾滋引以爲恥語後與主人爲禮力卻六佛郎堅不受疾趨而歸迴念此事則自慰曰天下行一不欺之事乃受人財然則賣此仁義矣且吾死父生時屢屢爲吾兄弟言之可百餘次吾又安可忘者

第五十三章

於是三人遂出。布布勒入倭武岳省。至一郡曰格勒萌西項。時爲秋節。雲消日高。山路危峭。三人下車引馬。徐步而上。舒利亞輕捷善趨走。又樂秋爽。其行如飛。隼已而登危崖。四盼無極。遠矚山峰。見起伏數積。連屬作半月形。尙有數山中裂如剪刀。舒利亞大異以爲所歷山。乃不如是險巖。于西打曰。是山爲倭武岳省之突姆及彪兒二火山。其最高卽彪兒山。舒利亞曰。然前在學堂中披地圖。圖中有此。今見之矣。于西打曰。孺子言然。今茲裂縫之山。卽古之火山炸也。舒利亞曰。火息而山容葱蒨。如是若在當日。熊熊燭天。時則倭武岳一城人不苦。猶地獄耶。今幸不見有火。而青翠彌望。于西打曰。爾試觀居爾之左方有平原。一望無極。汝見之耶。此卽利麻岳平壤。爲法國沃產。能吸近江之水。地力孔厚。植物滋長。發生日蓬蓬然。舒利亞曰。然則是地富埒過德都矣。于西打曰。利麻岳平原僅二百四十啟羅迷達。地雖腴實狹。若茲山但生草木。無復他物。時令多寒而少暖。植物不蕃。舒利亞曰。然則山之性大類沙

勿華及于舒翰。山中能長牛羊羣。否于西打曰。草積本宜牛羊。鄰郡有廣打洛。牛牛曰沙犁。牛乳膏之名。甚噪於是間。舒利亞曰。倭海拉城即是間乎。于西打曰。城中淨潔無倫。惟頗貧瘠。不能自立。恆散而之四方。爲負擔。或治煤爲生。或治鍋罌。鍋罌一藝。爲倭武岳人長技。然則倭海拉中。實鍋罌之所從出。且孺子在學堂。披閱輿圖。今試問此郡山多耶。或水多耶。舒利亞曰。孺子幼。何知之。有以理度之。是必多水。如母藍之阿利埃。于西打曰。非也。其郡多山。山之有名者。曰博浪高。可一千九百尺。長年咸戴雪而立。吾曾登此山。至今未忘其勝。舒利亞曰。其峭如白山乎。於西打曰。否。吾當日登山。值雨風惡如吼。吾僅得巖岫止其身。雨下可四句鐘。吾山行之侶受凍欲僵。舒利亞曰。以孺子爲之。當疾趨下山。或不著冷于西打曰。山中遇霧雨時。非嚴避不可。凡人居山。雲漫山足。雷聲發於雲中。不辨塗徑。能疾趨下。萬仞之險。耶恩忒曰。然謂舒利亞曰。汝獨不憶吾逃出敵境。夜中值霧之時。舒利亞曰。憶之。是夜在武西齊山下。其苦蓋萬狀也。幸阿兄以臂掖我。此景歷歷在目。舒利亞語時。力攀恩忒之。

頸示親稔意。

第五十四章

三人至格勒萌西項時。舒利亞周歷各區。治貿易事。老屋古墟。無可寓目。飯時。語恩武曰。是間興味索然。屋高而石黝。其狀如犴獄。因問于西打曰。屋制胡爲如是之樸。於西打曰。石黝則火山之餘屑也。舒利亞曰。其狀慘而弗麗。而所謂餘屑者何也。恩武曰。舒利亞汝問事太驟。弗思獨不思火山所產者爲何物。舒利亞思久始曰。土石焦裂成爲此狀。卽餘屑乎。然倭武岳一省係火山之餘。則取其土石儘可爲屋。於西打曰。然屑初落時。赤絳如火。齊久陳成黝黑形。汝云慘而弗麗也。然火山之餘。土石皆堅剛如大理石。尤可用爲河梁如琴絃之條。列可以數。且石形如砥柱如井闌。或爲方勝。或爲三角。靡形不具。自五世紀以迄於今。人人爭取材於此山。用以構屋。舒利亞曰。人乃有奇想。火山之爆。乃輸之以屋材。則造化之無盡藏也。于西打曰。匪特屋材。居民竟以是居奇。且其地頗饒沃。足以耕穫。其間利麻岳所產之麥。卽爲格

勒萌西項中麪食馳名於國中其餘尙有乾果及蜜浸之果亦夥價廉而物美舒利亞曰麪食既購亦購得乾果蜜浸轉運於他邑乎于西打曰吾亦思購其物語已即衣囊中出數顆示舒利亞曰汝試嘗何如者果中如杏李櫻桃之屬舒利亞食時則思利麻岳產物如是之美其地必佳而人民且能製造是物殊爲有能于西打曰是間多繡貨能少購之迨至利翁時汝能轉而售之可以獲利舒利亞曰長者命我購此果得善售耶語時于西打似不悅曰噫胡不得善售至時爲孺子言之人惟欲得生機者必業此須知一繡貨之裹其重不及兩匹雛舒利亞大悅曰然則長者之貺我良多孺子固知匹雛重於繡裹長者爲孺子計良周至然則倭武岳中女紅必多大類孺子生長之羅亨乃矣于西打曰女紅治繡良價而物靚倭武岳之鄰郡曰倭鐵盧亞曰其郡城名彪兒業繡者可六萬人其間物賤而用節人至樸儉好言性理之學婦女治此乃不虧其資舒利亞曰商業乃至有學問既借以遊歷又可以得資于西打曰孺子言乃弗思當此之時自度其生固爲可樂然亦言虧蝕之時或得餘

積亦半爲折閱而盡。但觀余身已足歎息。如此等地。汝見之爲第一次。而我則厭倦已久。何復於此中得樂趣。須知吾家居近壚。坐抱兒於膝。面吾妻。較諸長途跋涉。時憶家。卽名山勝水當前。亦復奚樂。舒利亞曰。嗟夫孺子。又蒙昧矣。發言不思。宜其多。嘗。後。此。當。力。改。之。卽孺子亦知有家人之樂。其樂固無物足易之者。

第五十五章

未辨色。三人遂別格勒萌。至於直埃。晨曦甫上。直埃天陰。路亦犖确。人家均住山陂。城中治藝者至盛。日夥。一日。城中圍徑可二十四。啟羅米達。工匠已居其半。城中多治小刃之屬。方伯勞赴牧時。三人遂鬻貨於城中。甚倥傯。于西打引二孺子出購小刃。可三十五佛郎。前格勒萌時。亦得三十五佛郎。繡物共七十佛郎。則爲二子所自蓄貨也。舒利亞曰。直埃中盛果之瓷盤。鏤花朵甚鮮豔。吾覆其背視之。則作利慕栖三字。意此盤自利慕栖來也。利慕栖去此道里遠近。于西打曰。未邇也。地屬倭武岳石山而多溼。舒利亞曰。或彼間出此物夥。故得轉運。至是于西打曰。此間物甯出彼

間。法國中恆產之。去此未遠。有聖伊海埃者。土良陶之成瓷無數。均四售。皆得厚值。而利慕栖者。藝業尤精良。恩忒曰。彼處風物固佳。惜我不能往。汝試檢書。是間有名。人否。筆之以告吾輩。且行且聽。亦足破岑寂。並生其景企之心。舒利亞卽檢書。果有名人。曰笛標託浪。產於前世紀之末。父母貧困。笛標學問。乃得之艱苦中。然笛標生而穎異。十八歲執業於巴黎醫學堂。精解剖。名乃大昌。無論貧富。皆就醫於其門。因迴念貧況。因劃其早晚。貧者以晨至。不較值。富者以晚至。必重金。性好施。笛標死時。富乃不貲。獨二十萬佛郎於其初學之學堂中。用爲學費。

第五十六章

去直埃可十里。得一村。居於叢樹中。人卽名之曰直埃十里村。是夜三人同宿村間。主人爲于西打故交。而于西打卽於村間。購牛乳餅以車載之。備明日遲明上道。二孺子遂宿村人家。村人聚一燈中。刺繡。男子則行樵於山。肩薪於門。外村婦則出飯。飯樵夫。鱸次有小兒。爲年近舒利亞。踞地治竹筐。舒利亞執書近此治筐童子之側。

童子遂側身與舒利亞同坐。狀至忸怩。時時竊視舒利亞。然仍治藝不已。舒利亞時時以語挑之曰。同伴何名。我年八歲。曰。舒利亞。童子曰。吾名若望。於賽施佛。語時頗慚赧。曰。吾亦八歲耳。舒利亞曰。吾曾在法石蒲中嚮學。又於埃啤納讀書。可經月。近得一書。其中圖名人無數。君欲觀之乎。語時若望不敢引首。歎曰。吾今非其時。不能讀書。且非安息日也。舒利亞曰。君所執藝。亦非難。吾將助君理之。若望曰。吾必竭終日之力爲之。主人始悅。舒利亞曰。然此村間人。非君父母。特居停主人耳。若望曰。吾安有父母。吾新自恤孤之院。脫籍來此。舒利亞聞而大戚。曰。吾亦少孤。若望搖首曰。汝無父母。乃有同懷之兄。吾則並此無之。舒利亞曰。君乃無兄弟耶。哀哉。若望於是二童子相嚮。汎瀾恩忒。凝立其旁。見狀大異。因亦自念。舒利亞果有兄矣。舒利亞啟書言曰。君欲聞故實乎。若望曰。欲之。但恨讀書無時。語次。引首竊觀其書。舒利亞曰。吾讀書授君。且不抗聲。或不妨執業者。若望聞言。莞然而笑。曰。舒利亞。汝讀之。吾乃有幸。得君破吾岑寂。舒利亞喜而展書。舒利亞曰。此故實。非同稗官正史也。書蓋叙

錄法國古之名流生產之地。歷歷詳述不遺。顧法國至廣博。今且先叙倭武岳人。以君身出倭武岳也。若望曰。吾當靜聽。吾鄉之先正。舒利亞乃述倭武岳名流列傳。示若望。

第五十七章

書言。法國未闢時。多林莽。無城郭。村鎮曠然。一荒墟也。此時非曰法蓋西。乃曰高盧。人多野蠻。號曰高盧華。由是吾之先祖。卽高盧人類。壯碩。膚白如牛乳。髮作金色。被之肩次。人人尙勇。喜自由。輕生而鄙老死。當出師殺人。則悅樂如度佳節。婦人亦健勇。能戰。卽童孺亦載之戰車中。以猛犬護車。因示圖於若望曰。此古戰車也。若望觀既。舒利亞復讀其書曰。吾法卽於是時起。衍派於今。此在二千前年。耶穌未降生時。羅馬有大將軍曰昔沙。欲以勇力席卷世界。力欲奄有高盧。高盧人出死力與爭。昔沙者。兵精無倫。力戰七年。始屈。此七年中。血膏原野。繼以凶歎。高盧人乃大敗。倭武岳中有少年壯士。思欲驅去羅馬之戍。其人能言。善鼓舞。其衆國衆聞言。咸振。均

不欲降羅馬。遂揭竿起。壯士爲前鋒。國人稱之曰。物西善齊多海。其人能力合國衆。演說令其自主。不附麗於羅馬。一夕聚國民於村。距大石爲演說臺。闡發自立宗旨。舒利亞語已。出演說臺圖。示若望。且曰。自逐日演說後。高盧之國。一時爭求自立。力祛羅馬戍兵於國外。羅馬大將昔沙急勒兵退屯城外。復部署精卒討物西善齊多海。並及叛黨。而物西善齊多海與戰於于齊郭勿斐。乃大勝。若望曰。此地蓋屬格勒。吾聞其地有平坡。卽爲是名。故憶及之。今爾更讀其書。吾意則甚愛其人。舒利亞復讀其書曰。二軍相據。可六閱月。久之昔沙極力困物西善齊多海。及其六萬衆於鴉勒西亞城。城之受圍。如巴黎之困於普軍。饑疫大作。舒利亞讀後歎曰。此役亦正類法石蒲之役。法石蒲者。吾生長釣遊之區。固眼見其被難。思之猶悸。語若望曰。此時飛彈蚩然交織於屋上。吾父能製水龍。見火發力趨救護。出一小兒於火中。遂自屋上顛折其足。因繇綴以死。若望曰。君父勇哉。舒利亞曰。吾及吾兄亦思承吾父之勇志。無敢退衄。以取厲。復念曰。鴉勒西亞此時城已大危。然援兵亦四集城下。巨礮

隆隆然且勝。乃昔沙亦健者。身臨前敵。礮煙中。但見一駿馬。大將衣紅衣。飄警出入陣中。勇氣百倍。羅馬兵氣復揚。遂包裹高廬兵於重圍之中。高廬遂大敗。逾一日。物西善齊多海知國已亡。不可復振。思以一身拔數萬衆於不死。亦知昔沙恨己良深。方開仗。卽下令。苟得己者。雖羣叛。無所檢問。皆釋。予甯家策定。遂自出。赴昔沙軍。授首請赦。其餘衆晨起聚衆而議。示以己意。遣說客說昔沙。己則以身赴敵。意思蕭閒。如平時。遂擐甲乘駿馬。開城趨昔沙帳。下馬止蹠於昔沙前。無言待死。物西善齊多海者。偉貌。廣頰。凜若天神。昔沙所部咸惜其勇。昔沙夷然不爲動。以瑯璫貫其首。引之車後。下詔獄。物西善齊多海居陰房中。六年。昔沙防其叛。縊殺之。若望歎曰。暴哉。昔沙。舒利亞復念曰。讀吾書者。汝試評二子誰爲英雄。此少年以英氣爲其國民。至死無惜。較之能兵善戰之昔沙。得喪如何。舒利亞歎曰。吾敢不欽此物西善齊多海。若望亦曰。吾亦云然。二孺子遂各凝思英雄之事。局舒利亞又讀其下曰。

此節爲法國之先達。以量己身分爲宗旨。其司帑司民事與將兵應敵。同其勇厲。名曰美程洛德。洛比達。洛在十六世紀中。產於倭武岳。爲人至勤敏。且博大。旣得美仕。司國中度支。凡與同官者。咸立富。多侵蝕庫藏。而美程洛獨廉潔自愛。一清宿弊。無復沾染。凡入司度支。及解職。一貧如故。嫁女時。皇帝賜以奩資。始具禮。皇帝及國人咸偉其廉。尋移他職。司民政。刑憲。悉係其手。人不可干以私。無無因出入人罪。人咸畏其直。凡有私謁者。美程洛咸詔之曰。吾但知殲罪人。毋恤其死。治獄數年。國中稱平。於是謗者四集。時教族方競門戶。美程洛欲出爲平亭之。皇后加德海洛麥地西。怒休其官。美程洛即歸隱。逾時。沙老第四皇帝方大行戮耶穌教人。此爲聖巴德洛末之役。人告美程洛。公亦在誅數。緹騎且至。美程洛夷然令啟關。待使者。已而有使者至門。宣皇帝赦旨。美程洛曰。臣不知所罪。亦不希所赦。而仍不欲聽祖國之亂。殷憂。牢愁。逾六月。美程洛卒。身後蕭然。妻子至。無以衣食。讀是書者。當以此篇文字。均叙沙老第四皇帝殺人如麻。令人永永識之。無復遺忘。而沙老第四後。此亦爲史家。

所醜。蓋痛恨其人生血浪於國中。死時爲羣厲所擊。不得良死。汗出皆血。輾轉呼號。久之始盡。人以爲暴君受戮於天。故爲此狀。讀是書。當持平論此君。臣美程洛淡泊。甯靜。死有餘榮。而人皆畏之。畏其公也。至是猶令人景慕若沙老。第四者朝歌夜絃。肉林酒池。其樂無極。顧負嘗旣重。殺人如麻。而畏鬼之心。至切。卽左右近習。陽浮道。予之。乃心輕其暴厲。直同鷲獸。後世人當永永勿忘。美程洛之愛國。公嘗言凡人得資於分外者。卽奇富不足爲榮顯矣。逾一千七百六十八年。倭武岳有偉人曰德塞。舒利亞讀至此。呼曰。若望此人。又產爾倭武岳矣。爾聞言當喜。先進之。有人德塞年二十六。已統大軍。與歐西聯軍爲難。其人廉而勇。在軍一無所染。雖握兵符。貧如寒士。自言凡小德之出入。常人可爲。獨大將軍手握重兵者。必不可有一塵之染。方轉戰德國時。德國人盛稱之曰。良將德塞。隨拿破侖波拿巴征埃及。埃及之回民亦許之曰。善人。一千八百年。大戰於馬侖哥。毗埃忙間。大軍跨過洛伯山。轉戰於聖伯阿。那山。見困於奧軍。二軍并命間。法軍幾岫。忽德塞以勁騎至。直躡敵軍。敵乃大亂。德

塞立爲飛彈所中落馬。未殊間，尙見敵軍大奔。比德塞知吾軍勝，則歎曰：吾死何惜。死爲祖國耳。拿破侖爲立碑於死處，並鑄像於格勒萌西。項史氏記物西善齊多海及德塞者，武烈人也。前後無與倫比，而美程洛雖不蒞行間，榮名乃與二公齊。須知凡人在窮困叛亂之間，能自立不爲物擾，所動復自竟其功名，斯真男子矣。若望聞而歎曰：此語吾當識之，勿讓舒利亞曰：吾亦云然。天下惟盡分方能立功。時恩忒方與樵者言，而心目殊留意。此二童子言聞史氏書中之言，則亦自省曰：美哉言乎，吾亦當遵率是語矣。

第五十九章

此時于西打歸，主客皆飯。于西打見若望，卽曰：異哉！此童子安至其狀，乃甚慧黠。樵者曰：此子至聰穎，能助我以事。吾初欲覓得一童子牧羊，乃入撫孤之院，院中人亦深喜以兒屬村間，愿人顧。此子謹密寡言，見人恆忸怩，至獨居室中，室虛，乃若無人。此子大能自治，惟過默，亦非法。于西打曰：居停乃大度，能惠童孺飯，已當歸寢，恩忒

兄弟居積物室中。若望處承塵上。爲地絕仄。于西打則居樓上。于西打謂恩忒兄弟曰。汝曹今夕當簡點物事。吾車中物亦已位置。遲明行矣。恩忒兄弟於未睡前。則束其行囊。置之枕畔。夜午。恩忒忽醒。氣噎不能伸。初不覺其何事。乃下榻。亦不知所爲。啟窗引空氣。而山風旋轉。入戶門檻。皆動。忽見有煙屯爲風。卷入室中。即聞風中爆聲。似火發也。恩忒力推舒利亞醒曰。吾弟趣起火發。近吾窗。舒利亞奮騰中。莫知所措。恩忒乃力披其衣。一手舉行篋。引舒利亞冒煙出。至于西打所趣。醒叩響器令鳴。以動衆。于西打謂恩忒曰。趣呼主人起。後駕吾伯勞出。火中吾將助屋主人救火。險恩忒卽同舒利亞近伯勞廡中。見火光已及牛栖之上。積芻皆爇。火星四扇。恩忒謂舒利亞曰。汝趣掩其衣。而舒利亞立嚴風中。齒震震有聲。已而舉村之人皆覺。爭集門下。倥傯不可狀。但聞人聲囂動。及牛蹴羊踏。鳴號聲紛亂中。恩忒力牽伯勞加轡。納舒利亞於車中。力鞭伯勞出險。而火光已四射如月。纖悉皆見。恩忒慰其弟曰。汝勿震恐。方能助主人。吾旣繫馬。汝當以石墊其輪輻。勿令馬馳。吾當赴救。吾主人汝

治車後亦當隨我舒利亞亦支厲言曰兄趣行吾且爲筭此車恩忒此時已飛馳火所佐于西打舒利亞則下墊其輪勿令伯勞馳去

第六十章

火勢既橫煙燄隨風作旋螺而上村屋之頂或陷或茅龍爲風吹起村間既無水龍亦無術足滅此火但有冒煙而入攫取家具引牲畜繼則稍取米麥等物村人悉力相并而居停主人屋未保險三十年中所餘資遂兆焚如無一剩者居停慌惚狂易乃如病發時舒利亞神定遂亦至火所第一義即求若望然竟無一人知若望所在舒利亞大呼曰若望瘞火中矣宜趣出之然梯燬燄生若望所居承塵亦已垂及舒利亞在庭中仰望樓窗尙嚴閉然則若望似未知火發者舒利亞取石於庭墀力擲此石於樓窗窗立啟而火勢方隆隆然人亦無覺有巨石投窗者舒利亞卽庭中大呼若望若望果醒憑窗面無人色以手抱頸待死然風力已捲火陣直犯此屋而若望望如泉湧口中亦號救不已此時恩忒及于西打同以梯入椅梯窗口短逾二尺

手西打曰。吾力趣梯上。令若望以足踐吾肩。可徐徐下。卽曰。恩忒堅執吾梯脚。勿令傾跌。顧于西打高碩。梯齒不能任立。折于西打。仰跌於梯下。幸立起。卽曰。吾力不可任矣。衆大譁駭。或引避。不欲見此童子之死。恩忒無言。忽解其皮鞵。在萬衆紛紜中。斷鞵倒其梯。繫此鞵於梯末。復以梯倚諸牆上。呼于西打曰。主人爲我堅執此梯。吾身輕可上。直至梯末。梯搖搖而動。乃反面外。向以背承窗。聳其二肩。近於窗門。呼曰。若望踐吾肩。聲至。雍容力慰。若望勿怛。若望遂跨窗出。踐恩忒肩。井而火星已如雨。而下皮鞵戰且斷。其狀至險。觀者股栗。咸閉其目。恩忒知若望已踐其肩。則上手下其人於第二級。卽曰。汝徐徐下。中有折齒。宜防顛跌。若望旣下。恩忒隨之。至梯心矣。忽聞大聲發於樓上。樓頂已陷。有石觸梯。梯折。衆復大呼。梯半。二人亦立跌。恩忒微傷。矗立於地。引起若望。若望似暈。臥於恩忒臂上。同坐草間。恩忒傷處血沁。出不已。若望二臂抱恩忒頸上。驚疑莫定。似防更跌。已而神定。言曰。善哉。君也。少須鳴謝。不己餘無所言。但感激之狀。形於顏色。且歎恩忒知若望零丁。無告難後。神傷因撫慰。

之曰。吾正知汝無家。故冒險出。汝後此成立。亦當匡扶難中之人。如我。今日若望。曰。諾。必如君指示。且勇不顧身。舒利亞卽車中出衣。衣若望以若望起。自牀榻單衣。不勝其寒。故出衣授之。旣至。聞恩忒勵勉。若望則亦自承曰。吾後此亦必如是。已而天曙。于西打告行。亦出少資。助此被火之家。且謂之曰。吾友宜壯旺其氣。勿自餒。後此尤當自勵生業。以償其所失。幸余今年得微利。故拓其餘資。假此五十佛郎。幸儲之。吾知君強力非怠惰者。幸恕離析。不爲君助。居停聞言。淚盈於睫。堅執于西打手。鄭重戀別。少須二孺子。遂同于西打登車。于西打以手拊恩忒之肩。見恩忒嶄然有烈丈夫氣。卽謂之曰。恩忒。汝非孺子。殆成人矣。方火發。千人洶洶。中汝乃能神宇蕭閒。出人於險。吾今亦不能措一極美之詞贊汝。汝之靈敏勇健。無人足爲汝匹。語已。顧舒利亞曰。汝腦力太佳。能憶若望樓居。且能以石敲窗。令醒夫。以若望在衆人忘懷中。汝獨憶之。可云有智。汝兄弟一智一勇。宜吾愛汝兄弟。不復能釋。後此當益加勉。以副平日之願。力須知臨險之時。徒勇無益。須鎮定以濟其窮。方能出人於險。

第六十一章

於是車出倭武岳。入利倭尼郡。于西打謂二子曰。此間有郡曰傳諾。在法國工藝之業第上。上車穿村落而過。時聞羔鳴於左右。舒利亞曰。是中乃善字羊。于西打曰。然。村人雅善牧羊。羊軀幹至偉。能使聯村之人皆富碩。每牝羊。年得乳六百升。舒利亞顧欲視羊。而車行不能止。天晚至利翁山。色迎面而秀。礮臺旋環此山。可十七處。黃昏中。尚有斜照。倒映此山。然城中暮煙已生。煤燈亦燦爛四照。如繁星明於薄靄之中。全城皆光明如晝。流影所射。及於村落。舒利亞曰。美哉。城也已。而車至傳諾埠。上傳諾有水。接沙孟若埠。長可四十啟羅米達。河流淅淅然。輪舶來往如織。舒利亞曰。如是巨浸。何爲但稱爲河。恩忒曰。是間多水患。確耶于西打曰。今茲水小。交春前山雪融。河流始巨。河源實出瑞而士。方春漲時。冰稜蔽江而下。及於于西尼。佛湖中。汝曾否憶及此湖。在於舒翰山上。觀之。光明如鏡者是也。山脈發源於遏刺伯。遙遙尙見。白山。矗於雲。半山水直瀉。此湖無泥沙。夾雜淨潔。無倫時作綠漪。直貫法京而去。

第六十二章

舒利亞曰。不圖利翁之地。產如是之巨。工人長日轉運。乃續續不已。吾雖欲長日行其道。乃不能盡于西打曰。今且歸飯。恩忒且留守吾車中之物。待鬻。俟吾歸時。更代恩忒。以此時貿易正盛。不能去也。舒利亞食時。問曰。此城胡以如是之繁夥。于西打曰。此爲法國中第三城。舒利亞曰。此城何產爲巨。且前所見之數城。胡不能展拓。令巨于西打曰。城之形勝。固恃地勢。然亦恃物產之多寡。而斷汝當日從馬良得書。是中有利翁之圖。胡不展而觀之。相其形勢。舒利亞展圖于西打。指示之曰。利翁地距傳諾沙孟諾之間。直通布葛岳及西洛沙室。而傳諾河支流。直入瑞而士。繞入地中。海而布葛岳。又有河流。雜入他河。至巴黎及數大郡。有六鐵路。直趨利翁。車站長日。起卸無已。商業之所聚也。舒利亞以指劃圖上。言曰。我識之矣。且長者所言。吾非不知。天下欲一城之人盡富者。必據形勝。多交通矣。于西打曰。此何足言。須知路所通處。人人必執一藝。方足互易其利。若坐而不治藝。亦何益於商業。且此利翁中人民。

至勤敏無有後時。此在萬國之間。可云最盛之地。工藝以織絲爲大宗。今年在利翁中治絲者可十二萬人。其村居者又十二萬。綜計之。工人可二十四萬。舒利亞驚曰：「藝絲者乃至二十四萬耶！」唉！嗚呼！納中亦治絲者。然則此城九倍於彼矣。于西打曰：「汝行城外時。曾見高屋否？屋中人機聲日軋軋。然直達於夜。此卽工人所居地。每人咸踞一室。至於五六層之高。有時尙爲地室。逐日擲梭不已。屋雖幽闇。帛乃鮮明且多。花繡此物。銷售幾徧於全球。每年利翁之絲售至五萬萬佛郎。猶非是間之大宗。蓋百貨中占其一分耳。」舒利亞曰：「吾爲長者。賚送物事。見一巨象。人告我曰：『此爲利翁中巨匠于查葛。吾今且啟書檢其遺事。』」言曰：「吾當於去利翁時。卽車中讀之。今尙旁午無暇讀此。于西打曰：『汝言至近理。天下事宜有分際。人能惜其晷刻。分時爲程。較諸衣錦尙爲榮顯。于西打食已。卽起曰：『鐘點已至。當同至停車處。易恩忒歸飯。』」

第六十三章

此三旅人長日行賈於利翁間。陳其所有於市。以待鬻。舉倭武岳所得時果列之。及

格勒萌麪屑之屬。又次則列直埃之剪刀。及小刃。光氣射眼。間以倭武岳之繡貨。于舒翰之絲韉。北遜孫之表練。法蘭西剛德之首飾。雜他鑄刻之物。均屬名區所產。于西打及恩忒左右侍。舒利亞則小息以俟。賚送物品。舒利亞目光專注繡貨。及小刃之屬。時有路人駐足其旁。商略價值。小刃及繡貨。漸次銷盡。舒利亞則大悅。垂暮但餘繡貨一段。賣與婦人。遺一刀。則售與中學堂學生。及計核價值。得餘利八十五佛郎。舒利亞拊掌曰。得利如是之多耶。于西打曰。我亦無力。此特酬爾之勞。卽我亦不爲無利。恩忒曰。非丈教我。我何由知貿易。于西打曰。孺子識之。天下惟勤敏始足自聊。其生吾輩居此城中。獨不見城中人終日倥傯。未嘗息耶。至日旣入矣。尙思與人爭其晷刻之利。惰窳者則否。長日昏憊。推託或閒談度日。迨於終身。但有老死而已。胡足多耶。凡人不及時而自勵。待時光已逝。又何從得其補救。今孺子年穉。須知此時萬不可失。乘此聰明學力之餘。奮力自恣。卽可自立。舒利亞曰。諾。如先生教。吾異日必束身自勵。以先生爲程。因念天下牟利之人。其勤慎均不如于西打。于西打之

爲人具有大力。即合數人之力。亦復莫至。想此人壯年努力如是。老境當有所恃。以自養。恩忒曰。吾人長日行於各城。及官道之上。爲力未嘗不劬。然非長者。詔我。賢遷之法。亦復何從得。資得資之豐。惠在長者。長者善人。庇我。乃復不鮮。于西打曰。茲事直織芥。吾惟自治。已事何妨。及汝。汝後。此自立。亦有所師。法爾沿道而來。已見于舒。翰人通力合作。克博重資。設人人相資。助何至困於貧窶。

第六十四章

三人別利翁。既出城。及於村間。時葡萄大熟。是爲利倭尼之野。舒利亞復出史書讀之。伯勞方登山路。舒利亞讀其書曰。利翁昔有藝人。足爲羣工師表。名曰于查葛。爲織工之子。方其少時。卽審治絲之藝。爲艱。而國律復以賤役。童子以穉年任苦役。或盲。或僵。或沈瘵以死。爲數至鉅。于查葛時亦治藝。病而歸家。父母醫而愈之。易業爲書肆之備。爲役略輕。于查葛尤勤所業。倍常童。然每得書。則竊翻而讀之。凡諸淺學者。恆得其徑途。忽思治機器之學。因留心於機器之位置。運動。奇思勃生。謂織布。

大難思以機器爲織而革命事起。國中大亂。而于查葛復入尺籍爲兵。臨陣至勇敢。以衛國。兵間聞子殤。妻困。結草冠以自度其生。遂落籍歸國。在萬愁中。思製機器。冀己名卽由是而立。己而機器成。工匠治絲者。略解其劬。忌者亦四集攻搃。一日竟出其機器毀之。于查葛大怒。顧無如何。且惜毀器者之愚妄。迨後復以十二年之力。更成機器。遂以富碩聞於利翁之間。伎者尙怏怏。防機器出。妨其藝。顧機器日出。購者四集。今日利翁之用機器爲織。可十萬。機器之利。英美德意皆用之。至遠及於支那。時各郡縣織家。皆延于查葛盼視。相其優劣。以期完善。英國有城曰孟什士諦。以重資延于查葛往。于查葛自思成此機器。卽欲以利祖國。不能洩之於異邦。於是利翁傾城之人。咸禮重于查葛以爲忠。石象徧於國中矣。利翁中旣產此人。復有一名人。曰伯阿納德舒。爾。生於十七世紀之末。生平能辨草木之性。精植物之學。著書流布。植物之學科始立。伯阿納晚年盲。其從子能世其業。每得一草木。必告其叔。伯阿納聞而指定其名。族人亦咸傳所學。巴黎公園中有槐樹。人咸稱之曰伯阿納。伯阿

納之樹。每得一樹。卽園中植之。凡經伯阿納所植者。均暴長。

第六十五章

車中讀書後。車經萬綠之中。三行旅遙見前路。煙雲轟起。爲勢稍近。舒利亞知爲煙
笛。高可六十尺。舒利亞曰。是豈復至殼素合耶。不然。胡以煙笛之高如是。于西打曰。
此爲聖埃地鶯。埃地鶯之治藝。較勝于殼素合。是間出利器無數。天下需之恩忒曰。
然。方吾在廠中執業時。每得一器。輒署曰埃地鶯。于西打曰。二子聽之。是間之廠。爲
年尙不如我。此蓋新闢之廠。前此直荒村。居民僅六千而已。今則一百四十六千矣。
舒利亞曰。丈至以何時。至時不如是耶。于西打曰。然。今日至時。目中輒見華屋。卽道
路亦新闢。幾不可辨認。舒利亞曰。此地胡以發生如是之速。于西打曰。所以能速。廠
實近礦。礦煤足資。廠中所用。此時已入聖埃地鶯地。坦坦然。顧煙煤屑散揚。道中
顏色黔。黑大風一揚。黑塵蔽天。三旅人車至。一肆肆人熟于西打。遂下榻。於是肆去
軍械所。乃未遠。三人至時。天暮工罷。角聲一動。工匠續續而出。舒利亞大異。謂此羣

人聚處何爲。恩忒曰。法國兵間所需之槍。卽是間出。且此工匠不止治槍。兼及刀矛斧鉗之屬。此間有小河。能淬刃使利。勝於他鋼。于西打曰。然聖埃地鶯者可云。鑢鐵之城。此工匠治此者。僅得其半。尙有他藝。卽吾之蒞此。亦不專購利器。是間尙有絲帶絨呢之屬。工匠可四萬以外。均于查葛肇之一機之中。能立成絲帶三十六。于西打語已。卽同二子出購貨物於市。然每經一肆。輒聞機聲。于西打居聖埃地鶯竟日。臨行謂舒利亞曰。吾行與爾別矣。在北遜孫時。吾曾與爾言。爾其忘之矣。言已。拈傘一具。出之蠟裹中。曰。此卽所以贈汝。舒利亞大喜曰。敬謝先生。視傘曰。此爲絲製。旣輕且巨。吾當慎寶此傘。以答先生之貺。卽以傘付恩忒。旋親于西打之手。三人遂同出聖埃地鶯城。東南行。逾利倭尼。入度斐尼。

小 本 小 說

偵探小說 三人影 一册一角半

偵探小說 華生包探案 一册一角

歷史小說 希臘興亡記 一册一角

言情小說 鴛盟離合記 二册二角

言情小說 天際落花 一册一角

言情小說 俠情 一册一角

社會小說 賊史 二册四角

言情小說 血泊鴛鴦 一册一角

言情小說 盜窟奇緣 二册二角

言情小說 雙喬記 一册一角

言情小說 碎琴樓 二册三角半

言情小說 空谷佳人 一册一角

哀情小說 不如歸 一册一角半

偵探小說 金絲髮 一册一角

筆記小說 技擊餘聞 一册一角

筆記小說 車中語 一册一角

短篇小說 時諧 二册三角

政事小說 外交祕事 一册一角

理想小說 飛將軍 二册三角

科學小說 新飛艇 二册二角

神怪小說 荒唐言 一册一角

小 本 小 說

倫理 美洲 童子 萬里尋親記 一册 一角

冒險 小說 金銀島 一册 一角

偵探 小說 白巾人 二册 二角

偵探 小說 車中毒針 一册 一角

偵探 小說 七醫士案 一册 一角

偵探 小說 寶石城 一册 一角

偵探 小說 雙指印 一册 一角

偵探 小說 指環黨 一册 一角

偵探 小說 毒藥罇 一册 一角

警世 小說 一束綠 一册 一角

義俠 小說 雙鴛侶 一册 一角

社會 小說 老殘游記 二册 三角

社會 小說 白頭少年 一册 一角

社會 小說 蘆花餘孽 一册 一角

言情 小說 媒孽奇談 一册 一角

滑稽 小說 旅行述異 二册 三角

滑稽 小說 化身奇談 一册 一角

偵探 小說 桑伯勒包探案 一册 一角

偵探 小說 多那文包探案 一册 一角

偵探 小說 圓室案 一册 一角

世界貿易之指南 全球商戰之導線

巴拿馬河工告成世界航路一大紀念美政府在舊金山特開萬國博覽會以伸慶典我國政府曾宣告與會所有出品事宜由事務局及各省出品協會籌備惟關於此項河工建築之歷史會場組織之規畫尚無專書奚資考鏡

閩縣李拔可先生編輯

巴拿馬太平洋 洋萬國博覽會 要覽

商務印書館出版

洋裝一册定價一元二角

是書由李先生網羅中外各種雜誌材料編輯而成應有盡有足供參攷並由李君本其平日之經驗對於此項籌備赴賽辦法發抒意見著為結論要皆希望政府補助人民振興實業之政策誠辦理賽會者所急宜研究之書也

內容說明

- 一 巴拿馬運河工程之概要
- 一 舊金山賽會開設之緣起
- 一 太平洋地理之關係
- 一 舊金山市政之沿革
- 一 世界全圖
- 一 巴拿馬現勢全圖
- 一 運河工程圖三十種
- 一 博覽會風景圖二十一種
- 一 美國博覽會章程出品目錄
- 一 美國進口稅率
- 一 美國海關檢查章程
- 一 中國出品總則
- 一 各省出品協會則例
- 一 官廳出品規則
- 一 指導出品改良凡例
- 一 赴賽出品免稅章程
- 一 留美學生一覽表
- 一 舊金山居留華人一覽表
- 一 對於籌備出品之意見書

愛國二童子傳卷下

法國沛那原著

閩縣林紓
侯官李世中同譯

第六十六章

既入度斐尼境。至湯姆郡城。城名武亞印室。三人宜分手於此。于西打雜收手套皮貨諸物。束裝且作歸計。此行可六禮拜。今將歸於舒翰。省其妻子。而二子之赴馬賽。尚二百四十啟羅迷達。二子登傅諾及遏刺伯山高望。天氣至晴。明知首塗。當不遇雨。于西打謂恩忒曰。在北遜孫時。爾曾問我以勞金。我未知孺子之行。藏故未汝許。自是日起。汝兄弟忠懇助。余須知余之感。爾兄弟已篆中心。昨日已以傘贈。若弟今尚有物贈。若語已出。錢囊中貯佛郎十五。曰。此以酬汝。汝已積八十五佛郎。合此成百佛郎。吾尤有文券相授。券中贊爾之能。中敍六禮拜以來。助我不遺餘力。列押於下。請是問。有司加以印信。於孺子亦不爲非。益于西打。不待恩忒之言。謝卽引手。

執舒利亞百感交集。敘別不已。且歷歷述其道行之事。尤憶在倭武岳火警時。恩忒竟手抱若望下梯。則極力盛稱其勇。淚咽於喉。力親二孺子之頰。慘不成聲。且曰。吾終不忘孺子。孺子經年必以書予我。我即不見爾。亦足以慰吾心。逾一旬鐘。二子荷行囊向馬賽行。沿傅諾河邊而去。舒利亞沿道歎息。淚滿於睫。謂與于西打深爲良伴。中道復別。因而回思前此依依之二嫗。並及若望之言。爲之酸鼻。覺腦中棖觸。幾謂此爲人間第一苦事。舒利亞生平勇決。未嘗憚行。今日俛俛依其兄。大有旅行之感。此時恩忒授之以傘。舒利亞初若無意。執之。因荷傘於肩。謂恩忒曰。吾淒淒去。吾親愛其苦如何。吾又無家行。且安適。吾茲行乃大覺其難。語已顫聲。欲泣。恩忒見其弟欲泣。即奮勉之曰。穉弟宜勇。吾之不憚艱險。即欲求踐吾父之言。行吾分所應爾。設此行得吾叔父與之共處。或爲法國國民。其樂如何。胡不趣行。凡人志氣餒時。即當回念前此豪難。蓋萬難於此。今日去叔父家。日邇。宜相爲歡。但觀若望。伶仃較吾有兄弟之樂。不幾勝彼遠耶。嗟乎。舒利亞爾。我既少孤。當彼此相愛相慰。藉奈何。屢

悲感以動我。舒利亞曰：諾。卽把其兄之臂曰：吾今以趣就吾叔爲第一義。卽客行亦不爲寂矣。卽吾叔父不吾識，聞聲當必愛我。

第六十七章

舒利亞愁緒爲恩忒排遣。沿道指揮雲樹以相娛樂。時秋日明豁，時鳥飛鳴於林樾間。大類中春恩忒曰：弟不審南行日光愈熾，耶左右園林中餘花尙繁。舒利亞心有所思，左右均無覩。至是爲恩忒提命豁然若出夢見道旁。林葉均爲人采擷，餘者無幾。見村人無數恆登樹取葉納之囊中。荷歸舒利亞，駭曰：林葉采擷都盡，意其歸而飼牛耶。恩忒曰：汝試思之。采桑作何用者？樹名曰桑，采桑何用？汝重思之。舒利亞曰：桑耶。桑飼蠶耳。恩忒曰：傳諾。沿岸之人家及度斐尼、郎克突克中均飼蠶取絲供利翁及聖埃及鶯織錦之用。自是及於馬賽沿道皆桑。桑於春間已采一度矣。舒利亞曰：蠶長能幾，乃盡食此間之桑。然則蠶類多矣。恩忒曰：于西打先生告我。此間年得繭二十八百萬啟羅加姆。蓋每繭卽有一蠶，每繭之重亦無幾，非二十萬萬莫符此。

數。舒利亞曰。蠶戶爲誰。恩忒曰。村人之妻女。飼蠶於密室中。謂之蠶室。今茲村間均飼蠶。或數千。或數百。比屋而是。舒利亞曰。此去或寄宿於飼蠶之家耳。時已天晚。二孺子遂宿於村間人家。坐於爐次。而治飯。卽於爐間。舒利亞引目四矚。冀得飼蠶之家。覘其飼法。逆旅主人者。老嫗也。思以術悅。是二孺子。乃以言慰撫。顧此嫗操南音。於巴黎語言無復明晰。而嫗絮絮言。二子均弗解。屋中人亦操南音相對。幾同異域。舒利亞遂引身坐。恩忒股上。二目視恩忒。愛情盎然。私語曰。此間人何以不能爲法。語恩忒曰。此種人。咸未進身學堂。少須當親學力改。其舊觀。此時大門忽關。有童子數人自學堂歸。舒利亞曰。是童子當能法語矣。吾輩能否與之款語。

第六十八章

童子歸時。亦以南音語其母。語後。遂卽恩忒之旁而立。恩忒問童子能法語否。又問之曰。君家曾否飼蠶。果飼蠶者。能否見示。最長之童子曰。蠶事畢矣。幼者曰。雖不見蠶。尙未煮繭。客今從吾省。吾姊姊方治繭也。二子遂過隔鄰。近窗時。已見一婦人坐。

而抽絲。婦人曰：二客來前，觀吾治繭。卽以繭示舒利亞曰：此卽吾家課功之所得者。舒利亞曰：繭大乃如鳥卵，且輒如鳥羽。婦人曰：童客且觀，吾煮繭抽絲，事亦非易。以絲細不逾髮，合六縷始成一髮，是藝非明敏亦莫能治。語時卽以繭納諸沸瀋之中。絲端立解，婦人引其端黏之盂上一抽，其絲或四或五，搓爲一縷。舒利亞注目於繭，且抽且盡，繭亦立縮，絲盡有黑物墜之水中。舒利亞曰：是爲何物？婦人曰：蛹也。或曰：變易之蟲，繭者蠶之臥具。舒利亞曰：麻打姆言然，吾在學堂中曾見蠶形，蠶臥成蛾，將破繭而出。婦人曰：聽其成蛾，吾繭又安得絲若破繭者？絲且寸斷，安如吾絲長可三百五十尺。舒利亞曰：何由令其勿出？婦人曰：置繭於箱，以湯氣薰蒸之，蛹且立死不復破繭而出。適所見黑物卽死蛹也。舒利亞曰：然則麻打姆不日戕生，生命無數。耶婦人曰：亦有留者，令其卵育，顧蠶卵須珍藏之，迨及五月，蠶子已生，飼之以法，遂得新繭。舒利亞曰：是間何由能悉此法？婦人曰：此非吾國所有，種蓋從中國來。聞中國飼蠶或聽之，卵于於林間，吾國惟寒，故闕之煖室之中。舒利亞曰：中國其居亞西。

亞乎婦人曰然吾國有牧師遊歷中國竊種而歸然中國人祕此以專其利且勿令外人得其術而牧師竊蠶卵納諸行杖之中歸國既至歐西以樹葉飼之得留其種乃更有人創興蠶學舒利亞曰蠶學何由開端婦人曰童客當知烏阨尼遜之戰兵即教民自相屠戮者事平有克古阿教士創議植桑蠶事遂興傳諾之人均習此至年產數萬萬之多舒利亞聞言即與婦人爲禮而出就餐

第六十九章

明日二人上道趁車行時天氣晴明行人疏爽道次忽有陰風起於西北捲地拔木土人謂其風曰王風以風力之巨能推火車出軌舒利亞大駭然日色尙瑩潔野綠欲笑車人曰苟無此西北風者其風景乃與度斐尼普封室同也今風乾且躁其來乃同大兵過境幸尙不擾地產田禾不至揜壓恩忒曰此間之田所需何水車人曰地固無水引水於他郡可以成渠故此地所產乃較他處多至三倍若溝渠廣者尤利於灌注聞邦人言將鑿渠自利翁訖於馬賽即用爲灌田之用渠成此間灌漑之

利幾等名園之仰。泉長日均噴溢無已矣。方二子言時。車銳進。風力所及。馬力乃逾奮。每經陂陀而車銳下。迅乃逾倍。馬足奮蹴亦不自止。已而蹄蹶。車人皆震出車外。爭起顧。皆痍傷。特未甚。劇舒利亞手足皆創。不能步。方欲起時。痛徹腑焦。覺顛重而寒熱生。乃大哭。恩忒震極。防其傷股。車人亦進視。舒利亞取其腕。驗其創。力爲按摩。然舒利亞五指尙自動。車人曰。是但筋掣於骨。無害。卽語恩忒曰。以素巾納之水中。令溼一束。其腕一束。其足以沸血。觸冷水當立止。其痛可以勿腫。恩忒聞言如法束之。車人趣其馬。馬力尙健。而車轅已折。始罷行。將引車至村間治之。卽奔車肆。以人助引其車。舒利亞言。顛痛徹心。萬不能步。恩忒力抱提。舒利亞行半里。舒利亞痛極。曰。恩忒吾不能步。奈何。馬賽道長。吾胡能至。恩忒曰。吾弟勿焦煩。今囊中尙有一百佛郎。足以小住。必已若病。若仍不得已。必趁火車至馬賽。須知天下禍至。竟有餘資。足以自活。其事未始爲劣。舒利亞曰。火車昂乃不翅。吾輩至馬賽。設不得。吾叔囊金一罄。又將奈何。嗟夫。天也。孤兒之難。胡一至於此。恩忒曰。卽以火車行。亦不悉罄。吾

金得三十佛郎足矣。今汝且勿憂。舒利亞歎曰。似此情況。吾憂乃不知所極。病且加劇。恩忒抱舒利亞於懷曰。汝勿計此禍福。惟天所命。吾輩被難。不亦稔乎。得有今日其事。皆天吾令。力排此難。但視爲固有。安之而已。何復煩言。舒利亞力抱恩忒親吻。太息復言曰。然則如兄所言。奮吾平日之勇可也。

第七十章

行經隔村。二子同住人家。舒利亞顛痛欲裂。言曰。首疾較前爲甚。恩忒寘之榻上。令息而舒利亞中熱不能寐。此爲翻車受創之險病。恩忒立延醫生。而醫生適外出。當以薄暝始歸。恩忒守病榻待醫。焦楚萬狀。視其弟之痛。恩忒如刀刺其心。但相對淚淋。不能自形其憂。此時心中之痛。蓋逾其弟千數。舒利亞痛極成嚙。或呻或呼。爲候至劇。恩忒力搖舒利亞曰。汝適何言。舒利亞張目。期期不能出口。但曰。吾至思鄉。恩忒自念傷哉。吾弟昨日傷離。今乃弗釋。此遭行役。形神都憊。吾將何術能止其憂。乃曰。吾弟馬賽卽吾叔家也。舒利亞復作嚙語曰。馬賽之遠。乃同天上。語已。以顛觸枕。

作聲曰遠哉遠哉方其語時醫生已至卽曰何爲言遠舒利亞聞聲仰面乃不見醫復曰人皆有家我乃無之然前此固未嘗無特今無耳吾意頗欲回頭醫生此時執其手曰孺子何憂之深舒利亞哭而不答膠膠作語甚閃爍恩忒乃以病狀語醫生並言手足被創狀醫切脈已言曰創雖弗劇病乃可虞所虞卽在嚙語孺子言家家安在者恩忒乃微述家世上道艱難事並敍舒利亞平日之勇初不以首塗爲怯每遇與人戀別則悲形於色無可自慰此次與于西打別其悲尤烈醫生思此孤雛良哀且以穉年犯霜露至其精力較諸壯士爲不多讓恩忒此時無人色睛突淚滿醫生曰吾頗欲此嚙語立平今病人所宜須君當立任延醫當割之以時今夕幸勿睡每半句鐘以安神之藥進尤當謹慎伺病人苟平貼眠者病當立減吾明晨更至恩忒竟夜無眠如慈母之飼其子時加慰詞亦等慈母之詔子舒利亞飲藥後忽大動恩忒愈憂顧舒利亞力疲乃少定無聲而睡而小手尙握恩忒恩忒蝨伏未敢動神注其弟之面狀甚安謐恩忒略靖希望復生自言曰醫不言孺子睡者病當

立間於是中心少釋其煩無心中亦寐其側然堅握孺子之手仍無敢動

第七十一章

醫生者料病如神者也舒利亞遲明而蘇病態銳減其半愈後息二日醫言可以上道且謂恩忒曰勿令此孺子勞此病當一月不作長行亦不宜起懷鄉之念此病不入腠理更發者力且弗逮恩忒力謝醫生醫生不受值思以木器輔其足恩忒之感佩醫生竟至於不能作語此後舒利亞顏色既復且助其兄理行事深藏其書於囊中曰此書足助我在火車排遣行事既飭恩忒遂往購車票恩忒抱其弟行舒利亞荷行囊於肩兄弟同至車站車站去逆旅可二刻鐘少須兄弟入三等座車行至速舒利亞初入此車時自窗外望樂乃無極似道旁之樹皆奔逐而逝二子望後窗尙隱隱見度斐尼之過刺伯山積雪受日光皚皚然恩忒曰舒利亞聽之居吾後之山下即爲克諾白洛城舒利亞曰此繡壤乃介於山中吾閱地圖知此城爲法國之名郡勝概集於其下有山曰克西烏倭塘山谷其上均礮臺仰攻者無隙可入舒利亞

雖病足。然時時猶盼窗外。已而少憊。復展其書曰。恩忒。吾久不讀此書。以度斐尼道中行路頗艱。故未及展誦。吾且觀度斐尼中曾產名人否。忽檢得伯爾亞列傳。伯爾亞爲一騎將。一生勇健無懼。亦謹慎。未嘗干刑憲。

第七十二章

在度斐尼羣山中。有大宮殿。今但存殿基矣。十五世紀中。產壯士曰伯爾亞。仁勇冠世人。咸稱爲君子之騎將。父亦戰士。能衛國。未死之前。乃合羣子至其前。伯爾亞則年十三。父於每人各叩以所志。長子曰。吾不欲離吾故山。第欲坐養吾父。此伯爾亞之伯兄操齊也。父曰。操齊。汝旣愛吾家。則當守廬驅野獸。方其父兄論時。伯爾亞無言。視其兄莞然。父怪之曰。比埃。汝何志者。伯爾亞曰。阿翁兒曾聞吾父功烈志節。且盛道古來名將。吾心至慕。此頗欲從軍效命於疆場。尤不欲墜吾父之名。父聞言大。哭曰。吾愛子。吾知汝能繼吾志。然果能售耶。汝但自爭其榮名。吾願遂矣。逾數日。伯爾亞忽服絨衣。學兵間事。以快馬出。就沙勿華公爵。學兵事。爲騎將。讀吾書者。當知

騎兵之爲品最貴。生平仗劍保護孤寡貧弱之夫。使之得所。此何如品也。伯爾亞之母不忍其子之行。則登高塔以送之。淚被其頰。伯爾亞上馬將行。其母復呼而詔之。其言曰。吾今悉吾力以告汝。汝第一節勿爲妄言。必力與妄爲敵。節勞自愛。宏量愛人。始免於禍。見人之難。必力趨勿萌傷人之心。於吾訓始無悖。逾數年。伯爾亞已二十歲。名乃大昌。於時顧伯爾亞事蹟盈軸。不能罄書。今但紀其一事。已足駭人而動衆。意大利之戰。有橋曰加海基里阿諾。敵軍方撲橋。思斷來軍之路。伯爾亞知狀。乃宣言於衆。宜馳告大軍。扼此橋。今大軍未至。敵縱撲橋。吾必死力與敵。以待援。至伯爾亞語後。持長戈。駐橋右。敵師已陸續渡。伯爾亞怒如獅子。以長戈陷陣。敵盛。伯爾亞猶力戰。敵軍已四合而前。伯爾亞一不之懼。力待援師。已而師至。敵師敗績。伯爾亞孤軍始出險。尋以他役中礮。隕於師。將殊未殊間。尙能呼其步卒曰。爾扶我。倚樹立。尙迴面斥敵師曰。我雖死。終不示汝以背也。左右大哭。已而西班牙兵隊至。見伯爾亞已中礮。凜若天神。西兵皆下馬與之爲禮。西兵間有親王曰布邦參洛。法人降

敵者。也。亦。至。伯。爾。亞。之。前。稱。曰。大。將。余。極。佩。將。軍。今。日。見。將。軍。空。此。余。心。惻。然。伯。爾。亞。曰。殿。下。勿。爲。吾。惜。但。當。自。惜。王。爲。親。藩。乃。助。敵。以。掎。己。若。下。官。者。甯。死。必。爲。祖。國。王。大。慚。而。去。移。時。伯。爾。亞。卒。於。樹。間。西。班。牙。人。取。其。尸。厚。殮。之。爲。之。發。喪。歸。其。柩。於。法。國。舒。利。亞。讀。至。此。曰。恩。忒。阿。兄。聞。此。人。乎。復。微。語。恩。忒。曰。吾。自。與。于。西。打。別。氣。頗。爲。餒。但。覺。都。無。生。趣。方。其。苦。時。恆。思。更。歸。法。石。蒲。如。吾。父。生。時。之。自。度。其。日。其。作。如。是。思。想。較。之。伯。爾。亞。甯。非。大。愧。今。悟。矣。當。力。鼓。吾。氣。無。愧。於。伯。爾。亞。阿。兄。請。證。我。所。言。恩。忒。與。之。親。吻。曰。吾。二。人。黨。人。也。在。法。宜。同。心。合。力。以。愛。祖。國。如。伯。爾。亞。將。軍。也。

第七十三章

逾三句鐘。火車至亞烏而昂站。卽於途次見大城。恩忒言陂陁間。有石闕直接於礮臺之次。以烏阨尼遜之戰。大捷。故立此誌其勳伐。語已。車復行至一橋。曰著行瑟。有飛瀑下瀉。趨橋而過。厥流至修直貫馬賽全城。以濟城人食飲。橋東之水直貫阿洛。至於普武芒室。普武芒室地極饒沃。多青果之樹。樹葉葱翠。車復入關羅平壤。地多。

西北風瘠而不腴。物產無多。乃大類亞斐利加。地多野牛。及不調之馬。馬駿健類亞刺伯。火車遂入勒諦山洞。長可五啟羅迷達。移時至馬賽車站。二子遂下。時人多如織。二子覺趁車行此罷極。時汽笛大動。人聲猥雜。二人愕然。幾喪其精神。恩忒尙清醒。則出其叔父居址。問路人。然尙抱提舒利亞行。自念至馬賽矣。果得吾叔氏居者。樂將何如。舒利亞縱觀市上景物。不復發語。但稱其兄之勇健。謂其兄始終不餒。已而至其叔家。將款關。則志志不審。其叔之在否。叔曰。霍蘭質勿訛洛騰。叩門久。忽見有中年舵工出應曰。霍蘭質初不在此。出行已五閱月。恩忒聞言大驚。厥狀如死。已乃力掣其躬。問舵工曰。先生知斯人安往。舵工曰。噫。吾安知者。其人本吾友。同居時曾告我以狀。乘此西北風未熾時。當海行。今二童子既至此。曷入室更語。遂引二子入室。天已垂暮。室無燈燭。恩忒猶力抱舒利亞入。舒利亞此時愁慘萬狀。又念彼伯爾亞生平遇難。乃能如無事。吾何爲躬自摧沮。因而神志復奮。遂入室。舵工之妻已治晚餐。恩忒臨窗坐。此舵工與之同坐。述霍蘭質於亞洛沙室羅亨。乃中有懷兄老

矣。方德國亂前。音問弗通。乃自咎其過。迨事平。則追思其兄之遭亂。必貧。且言有微積。今將往覓吾兄。自承待兄之薄。且延兄同歸法國。購地耕種。自聊其生。以霍蘭質。尙有他事至布多。由什德行。其人本水師工程隊木匠。冀沿途得錢爲資斧以往。恩忒歎曰。吾卽自彼間來訪其人。其人所欲見之兄。吾卽兄子。今吾父歿矣。彌留之夕。令孺子尋吾叔氏。所以至此。顧已有三書。乃不一答。舵工啓櫥曰。吾滋信爾。言遂出三書授二子曰。若叔父行後。書始至。吾意欲得其居處。始以書付之。顧已五月。乃不得其迹兆。恩忒曰。吾將如何。固知吾叔至布多。而吾何能至。且吾穉弟病足不堪。上路甯不哀耶。矧爲力已窘。益以無資。不能以火車往。舵工曰。童子勿慮。凡人旣同處於世。義宜相助。吾亦非富。顧雖貧。猶當力拔人。窘妻曰。然。姑就飯。且爲後圖。吾夫子識力至偉。必爲孺子謀。因呼其夫曰。于西忽。吾言非歟。於是引恩忒兄弟與己。褥同坐。置其二女於其夫之側。尙抱其幼女於膝上。甫能習笑。旣登席。則每人予魚一器。

第七十四章

方舵工妻子食時。恩忒卽告以遊歷蹤迹。並工藝貿易所得之券示舵工。舵工詳審其書。頗注意。恩忒兄弟則側坐聽舵工出話。婦人注目視其夫。久而又迴注此二孺子。示意其夫將爲之謀者。舵工食已。果曰。吾今思得一策。將出孺子於困。妻曰。孺子吾示意於爾者。固不謬也。舒利亞則大喜。欲躍而起。恩忒亦頗自慰。轉歎息不止。舵工曰。二孺子憚海行乎。二子同聲曰。孺子陸行至此。初未面海。亦不知海爲何狀。然其心初不憚海也。舵工曰。吾舟能載爾。至於什德。卽海忽爾全省之海口地。余更一日舟發矣。旣至什德。當問之同伴。詢霍蘭質所在。余已預以人詢其住處。頗期至什德後得耗。卽以爾往。面爾叔父於布多。舒利亞曰。舟行吾焉得有資。舵工曰。若兄健兒。不憚勞苦。余已盡閱其卒業之文憑。其力乃大可恃。果能聽納吾言。助余起卸貨物。匪特於舟中不計值。且能得數佛郎。然而苦矣。惟初行無大風浪。尙足徐徐而渡。恩忒曰。貧人乃畏苦耶。孺子後此。佐丈當如佐于西打。以盡力爲度。無復靳惜。舒利亞曰。嗟夫。吾不幸。乃傷足。不爾亦能助長者。治瑣事。尤能作小貿易。于西忽舵工聞

言笑曰。爾亦思效力於我。於生爲不虛果。永永咸能如是。世又安有貧餒之人。今茲惟有寢息以蘇行道之困。兄弟乃同謝于西忽夫婦。婦人卽於霍蘭質所臥處治榻。款恩忒兄弟。夜中入寐。寢室至高近城垣。恩忒臨窗呼舒利亞曰。此境乃大佳。舒利亞大呼曰。此非海耶。時海水蔚藍。直與天混。復見馬賽海。帆檣林立。無數西北風動。桅桿築築而搖。船上徽章靡國不有。日光垂盡。作黃色。互於天末。二子抱提而立。尤見三海口。賈舶滿之。而城門卽居顧盼之下。新景旣接。二子均愀然有感恩及于西忽所言。恩忒曰。吾正喜居停主人談吾叔父事。今日方聞父狀。此心已愛老人。舒利亞曰。吾叔父思治田以自活其志。乃與吾合。吾能畜牛治田。不其樂耶。嗟夫。恩忒凡人果能浮海廣其眼福於人生。亦不爲非幸。恩忒亦笑曰。爾意在田與吾叔同。則可云忘年之友。今惟須早息客程。方從此始也。語已太息。舒利亞曰。兄乃母憂前此所經地。不知幾歷其難。而吾獨無餒志。今又何憚者。吾尤自矜其遭遇。皆利見善人。此復奚懟。

第七十五章

明日恩忒晨起。助于西忽治家事。冀以報稱食宿之累主人。遂衣工人之衣。隨于西忽至海口。裝貨於艙。于西忽之船。蓋遵地中海行。沿道貿易。此時方運法境之北所產杉木。至什德市。人爲桅桿之用。恩忒悉力助其人。舒利亞家居。爲主婦理兒。婦人趁此間。略行澣於外。午餐既屆。恩忒趨歸食。已復抱提舒利亞曰。汝食已枯。坐非法。今趁少閒。偕爾往觀海船。兄幸識輪船中人。今將挾汝往觀輪船之制。舒利亞大悅。以手握恩忒之頸。兄抱其弟。至於石步。舒利亞曰。船乃如是夥耶。恩忒曰。船蓋至自各國。此輪船爲海口之最絢麗而偉碩者。船由中國新歸者。前一日始至。恩忒抱舒利亞至小舟。徐徐近輪船。船作髹色。以金塗之。兩艙之高如垣墉。二子戰慄登梯而上。登舶時。上下輒作數層。與恩忒稔者。則立俟。舡次。引二子周觀艙上。則至於舵次。近舵有屋曰管駕之艙。非得命令。無僭入者。舡中懸舡板。及小煙船。果船人欲抵岸者。則下舡板於海中。以渡船人。舵工指小舟示二子曰。此爲救災中客。拔身而去。舒

利亞曰。似此小舟。較諸輪船。直胡桃之殼。漂於水上。舵工曰。小舟固備。然遇險殊少。吾舟均精銳所爲。可以勿慮。此時船人爭集。視此二童子。而輩多雜種人。中有黃種人及黑種人。黃種人作橄欖色。有尾綴其顛。足履草履。在艙抽水。舒利亞曰。船中亦須抽水機耶。舵工曰。艙中宜儲淡水。非淡水何由能於海上行經數月。少須。舵工曰。舟中尚有畜圈。曷往一觀。舒利亞曰。圈安在。舵工指柵曰。此中大有牛羊及豕。時有小恙。間行艙上。舵工曰。此船主恩意。聽彼自由。牛栖之側。有母雞。舵工曰。此能生新卵。以供病人。舒利亞目不他瞬。深悟豚柵雞栖。乃秩秩有序。且潔淨無倫。舵工曰。非潔者。於衛生滋礙。舒利亞既觀艙面。遂啟梯下第二艙。舵工曰。今且試觀旅客所居艙室。室亦潔淨。中有一几數榻。地固弗廣。臥榻作兩層。分上下牀居之。舵工曰。客欲登高榻。當蹴小榻而上。室中有玻璃窗。洞明而不受水。卽有飛浪。乃不能入。遂至澡室。亦洒掃無留垢。漸至於餐堂。庋杯盤之閣。皆有格以亘杯身。勿令顛簸。時碎其杯。案上有布奩。似奩非奩。能扇動。舵工曰。船經江海。近赤道。暑氣如沸。則以黃種人拖

繩於門外引奩。天氣自扇動。令人疏爽。堂次有風琴。舵工曰。此以供旅客之樂。舒利亞曰。此舟乃類一城。寘於水中。恩忒問舵工曰。君輩焉宿。舵工曰。隨我視寢所。船首有小艙。舵工曰。此吾臥室。然不見有榻。舒利亞駭問。舵工曰。忍之。吾將示爾以作榻。舵工乃取一布裹。高懸發之。有篷布至長。且狹。懸於艙頂。一繩作死結。一則可以轆轤而下。可二尺。舵工臥於布上。自以手引繩。繩縮於環上。弔牀立起。舵工曰。此卽吾船人之臥榻。其上有衾覆余身。臥乃甚適。惟海波動時。而牀亦左右簸。舒利亞曰。然則每鈎懸處皆榻矣。舵工曰。每牀均編號。此間有四十號。可容四十人。言次。入庖廚。鱸巨無倫。鱸旁有湯氣直貫諸銅管。遂入麵包之房。一周歷皆訖。行至半途。遇中國人無數。衣黃袴。尤有亞刺伯人。二目作光。如生番未被教化者。大抵船中苦力人。以中國亞刺伯人爲夥。觀已與舵工鳴謝。遂歸。恩忒防爲于西忽治事逾期。故恩忒出舒利亞曰。吾兄抱提我。乃太勞。恩忒曰。否。吾健能任勞。汝勿勞。我凡壯者必佐弱者。成事。吾兄弟相處。至樂。又何勞之憚。

第七十六章

恩忒挾其弟同歸後。復至于西忽石步中。助之運致貨物。可永日。于西忽之舟曰埃昔城。以于西忽生於城中。故即以城名其舟。明日積貨滿舟。揚帆將行。于西忽曰。今日風信良佳。當乘風出港。沿礮臺而過。恩忒兄弟既趁舟出海。一碧無際。直與天混。舒利亞在風中凝立。覺海平如席。然帆亦時動。乃默坐舷次。觀長年三老理帆。席二童子尚健旺。不病眩暈。舟行久。尚見馬賽人家。鱗集隱隱。皆見窗戶。海次多古屋。迴望。但見一痕。劃天末如帶。則馬賽岸也。海上出浮島。有離宮。爲佛蘭素亞所築。舒利亞曰。海色大佳。而羣山作橫。綠如阜。隱見綠波中。此山何名。于西忽曰。山勢直抱都郎郡。居萬山中。於海濱爲極衡形勝之地。非若馬賽爲商舶所集。此處蓋鐵艦停留。爲拒敵之門戶。而鐵艦相望。乃不下於商舶。艦之郭郭。均銅鐵包裹。以抵敵艦之巨彈。左右舷均礮眼。其列如星。舒利亞曰。惜我不能至都郎也。于西忽曰。謝上帝。能不至是間爲大幸。今但取便道赴什德。時舟行至。迅浪花濺及舒利亞頤頰。而舒利亞

屹然不爲動。四瞭海山。旅懷至。得于西。忽曰。此地近普封室。林光蒼碧。香草宜人。此老夫生長地。孺子觀之。此地於世界中。可云大觀。時舵工進曰。主人凡人生長地。恆以其地爲第一。然小人亦有言。鄙見謂舍尼室以外。世界亦無大觀。逾此。其地正爲小人生長之區。花樹周環。吾廬長年芬芳可愛。小人之母。長日摘瓜取柑。載之筐中。赴市賣之。小人覺海墟所歷。林樹葱鬱。無如吾家。且地氣和融。冬春均有穠花。北雪多時。載疾之人。恆至吾鄉。取煖氣以甦其病。舵工語未已。尤有人呼曰。美哉吾苛室也。苛室之饒沃。不蓋天下。耶土厚水深。惡不能構。吾苛室乃鄰亞荷西。孟風候與南中埒。吾村一望均柑樹。且多駢蒂之花。復產青梅。其佳乃並爾尼室。言次。復面于西。忽曰。吾鄉諫果之樹。乃逾主人地。尋丈之高。並有櫻櫚。美乃與亞洛西海同。惟高山之上。歷嚴寒。可九閱月。時時有崩雪耳。于西忽曰。然顧爾鄉人。農業弗昌。生計亦窘。地瘠不能長稻及麥。舵工曰。吾鄉人之荷槍。甚於荷鋤。村間子弟。已就農學。頗欲以學治田。化礮爲沃。且鄉人之魁傑。有拿破崙第一。爲世偉人。主人當已聞矣。舒利亞

不能忍。亦進曰。童子舒利亞。生長之羅亨。乃村敢云。不後於鄰。封吾鄉。無諫果。及楷橘之樹。而村人無慵男。無惰女人。人皆能執藝。亦勇而好戰。若望達克。非名將耶。而起家伍籍者。尤有其人。恩忒聞言而笑。顧舒利亞曰。畛域何分。割至此。今以愛國之道。繩汝當統而言曰。法國不當各舉邊隅。所有以鬪勝者。衆聞言皆鼓掌。致祝詞曰。吾法國永永強旺。甲於全球。于西忽亦起作頌詞曰。願爾輩少年知愛國。結爲團體。以固我萬年有道之基。

第七十七章

于西忽語後。卽發號令。調度舵工。理帆趁風行。舒利亞則攜其同來最親之旅伴。啓囊出書。檢普封室。有無偉人。遂得馬賽中一藝士。精於彫塑。且長繪事。其人曰俾愛洛標側。能鐫木象。赫然如生。凡公園中及賽會。咸留斯人手迹。幼治藝於舟廠間。迨年十六。已精雕工。當時舟之前唇。多塑飛仙之象。兩翼金塗。光可射目。顧仙象非良於技者。不敢奏功。此時標側已知名。尙不以刻塑見長。復習畫於意大利。沿途行脚。

可一年。以藝得資。卽因此資以遊歷。時已十七。意將週行意大利中。道資乏。遂復執業於人。更得資。冀更擴其遊蹤。所至。立志既定。茹苦乃非恤。旣至意大利。病於逆旅。然畫學已日進。醫至。言汝更爲畫者。病且弗愈。以顏色之臭。直觸肺經。病不能除。當死。標側聞醫生言。乃舍畫而就刻。刻工旣妙。遂知名於時。於所居寓作數大字曰。人生在勤。安得離其苦趣。舒利亞讀至此。卽奮然曰。此語當永識之。足勵吾氣。弗餒語已。復讀其書曰。在普封室中。有米合蒲者。當大革命時爲辯士。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爲議員於埃普省議院中。其宗派所溢。有說士曰博達利室。修律於公家。輯各部之刑律。編爲成書。在十九世紀之初。律學行於國中。則博達利室爲之權輿。集羣律而折衷之。法國之有聲於全球。正以律學精。歐西人咸采而用之。凡以身臨民。及爲律師。亦恆借是以進身。國家卽用其書立法政學堂。徧於國中。

第七十八章

時風利帆迅。逾時已不見普封室。舟近耶克突克。地多鹽鹵。有鹽池。國人恆熬鹽於

是間舒利亞曰。耶克突克迎面之埠。何埠也。于西忽曰。是爲賈洛。舒利亞曰。賈洛之城。非黎母耶。于西忽曰。然。城中良佳。豐碑林立。尤有積石爲高樓。國人演劇於其中者。也。逾數句鐘。沿海至海忽爾。于西忽以遠鏡假舒利亞觀之。曰。此中城曰孟伯利埃。城中人家。如伯護之園林。于西忽曰。去什德近矣。至時。初未爲晚。時薄暮。隱隱已見什德。山高無倫。于西忽下其帆。停舟岸次。于西忽卽登岸。訪霍蘭室。蹤跡於居人。人言霍蘭室方病。以霍蘭室至布多時。以餘資託一友人。友人者博徒也。凡霍蘭室之資。乃爲博徒蕩而盡之。霍蘭室大憂。遂臥病。此時尙居布多醫院中。病爲痞。熱而好嚙。今當勿告以其兄之死耗。及二童子同來。轉增病者之悲。于西忽進退維谷。竟不能不以此耗告之二童子。告已。旋曰。孺子。爾試思之。設沿此河至布多者。匪易。非經月不達。不如易遵鐵道行。吾尙能以三十佛郎假爾。明日卽可安抵布多。恩忒聞言。感極而哭。曰。主人。我感主人至矣。卽使附鐵路至布多。亦將何日。以自聊。且新至何由得藝而治。主人獨不爲我計耶。且舒利亞傷足尙不能行。吾季父方處醫院。何

能以資活我于西。忽曰：孺子言當。恩忒曰：長者假我三十佛郎在勢。既不能還，尙須假資於他氏童子。無交何由自達？爲今計不如仍附長者之舟，以力助長者，逾數日即當以書報吾季父。吾亡父在日恆言苦之，加人如鄒鑑，惟躬自治，藝以脫此徽纒，不當舉責。舉責卽自斃。舒利亞曰：阿兄言然。恩忒曰：吾治藝已一月，更一月者，舒利亞股創當愈。吾叔病已垂瘳，迨吾至，布多時，卽此一月所得資亦足苟活一時。勿累吾叔，今當更忍經月。舒利亞汝以爲然否？恩忒語至此，頗衍衍靈魂之健勇，若載恩忒詞鋒，並出舒利亞見其兄言此心偉。恩忒之勇卽曰：阿兄言然。吾當自勉以踐阿兄之言。今但努力不敢自逸。旣病足，則取學堂課程卽舟中治之。如在學堂時想，舷行內河平貼如席，作字讀書當不至於傾側。至時或期吾叔勿藥，則此心尤遂。于西忽聞言，卽與舒利亞親吻曰：孺子佳哉。復以手引恩忒作微語以示愛。因謂恩忒曰：爾言我咸謂然。且樂聞爾之定策。爾當愛村中之樹，用以自方。此樹中堅，用爲桅桿，力與風忤，方颶起海內，百物經風俱萎，如蒲葦獨爾。鄉所產之堅樹，當風雖搖，風過

後其直。乃如恆狀。爾兄弟當如此。樹勿以殷憂自戕。其生爾當知患難。至時必極力與抵。勿爲外物所挫。舒利亞聞言。則張目凝視。顧舒利亞未見風颺。故于西忽語。但悟其半。然聞于西忽語。亦頗以爲奇。且聞其生長之區。產此名材。用爲桅桿。足與風敵。則喜而答曰。男子固宜類此。吾兄固勇士。童子成人時。敢不如吾兄之健旺。

第七十九章

明日于西忽遂覓其同伴。挈此二童子趁河船赴布多。于西忽與船主人言定。恩忒治工於舟中。至布多後。可得二十佛郎。于西忽曰。爾所備值固寡。乃此舟曰伯俾岳。其材甚堅。且布置井井。食息皆佳。愈於他舟。船主人爲富西伊恩人。起家長年。至愿慤不欺。然頗躁急。不能容物。孺子事其人。當忍。二童子遂與于西忽爲別。舉其行篋。舒利亞欲少試其脚力。顧三步以內。需人以行。舒利亞悅。自以爲能步。乃自撲其掌曰。阿兄視我。我數日後能行矣。恩忒亦喜。乃不欲其穉弟過勞。止之勿行。匆匆遂過新舟。力抱持舒利亞行。沿什德河行時。已見伯俾岳。而船主人已焦悚不可耐。蓋專

伺恩忒至。立下令張帆。及見二童子逾期。則大憤悔不已。且卽諸舵工前斥二童子。恩忒雖見愠。然極力治所業不怨。舒利亞則坐於船側。兩革囊中。囊裝茜草者也。舒利亞卽蜷伏其中。大類寄食人家。不爲主人所喜者。船行。舒利亞頗怏怏。幸沿途所見。足以排悶。因亦漸忘其愠。方過河橋時。少住。以橋門卑。桅不能過。少須聞角聲。橋忽中斷。船徐徐過橋。帆檣無礙。舒利亞以爲大奇。思欲竊問舵工。乃不敢發吻。而舵工方倥偬。卽恩忒亦引篙刺船。與他舵工同力。船已漸進。舒利亞靜坐而思。久之復檢所挾之卷。讀之。書復展。卽見耶克突克中名流列傳。駭曰。此是耶列傳中卽云。濬河者之故事。濬河之人曰海峽。其下所書。均其歷史矣。

第八十章

自十七世紀初。在伯西埃中。有偉人曰海峽。今尙有石象立其地。海峽者。初欲於大西洋地。地中海中。濬一巨河。通之。顧其中間以山嶺如高墉。山名瑟勿分洛。及黑山橫互。然卽山通河。其事乃大難。顧必欲通之。此著卽爲海峽生平第一用心之數學。一

日坐於高山之上。山名曰那富昔。山左爲大西洋。山右爲地中海。山下夾以平原。海峽思決此平原。卽至山下。忽見山跌有泉。涓涓向大西洋而流。乃水勢所趣。互以巨石。則又右折繞山。跌向地中海。海峽大悟。似有光力燭其腦中。因言曰。吾若卽此泉脈。濬成巨河。左通大西洋。右通地中海。則二水不能梗巨舟矣。於是遂謀炸山通路。循泉脈而道其流。繪爲地圖。量水力之尋尺。足以成河者。卽濬河之深淺。圖成。上之樞府大臣郭洛伯。大臣知此河之當濬。遂傾其國力任海峽工程。旣偉。沮者孔多。爭謂海峽非治河之才。力踏之。且言山不易炸。海峽則力炸之。闢爲河身受水。河身旣廣。復疊石爲岸。墜以石灰。令岸身堅。河旣大通。山泉亦下趣。奔流入海。於是地中海與大西洋遂通。可出入。海峽又築壩斷之。可以啓閉。海峽治河頗辛。楚忌者復衆。治河僅六月。海峽死。其二子乃卒成其志。後此法國遂令琢石之工曰。達勿斐當齊。卽其生長之地。立石象。以旌其功。舒利亞讀海峽列傳。竟則沈思其爲人不釋。自念曰。劈山爲河。其功非易。今則方舟直入。甯非斯人之功。吾今且沿途觀此人遺蹟。時海

峽之下。尤有一偉人。則產於耶克突克中阿洛庇郡。其人爲環球所知。曰拉伯富昔。少讀航海圖志。凡未經歷之地。物產人物。咸一一考據。則自奮勉。誓爲水師中人。將周遊天下。於是自水師小學堂。旋入大學業畢。下戰艦。遂以勇聞於軍中。時魯意十六方御宇。命之歷全球。識海線。以備後人遊歷。方啓行時。魯意十六下勅書予之曰。吾國海宇蒼生。未沐玉靈。幸卿以朝廷恩意喻之。令尊王室。卿果得歲事。則邊民款附。爲功匪細。拉伯富昔海行三年。道中每遇客船。及沿海新地。必賤奏朝廷。久之乃無耗。然他國之遊士。亦從之行。則懸懸盼拉伯富昔。疑其覆舟於海。乃以舟四出偵取其人。疑爲野人所得。然偵舟雖出。終不得拉伯富昔音耗。迨一千八百二十八年。復有仲日猛著阿物希洛者。生於那孟地。其人亦偉烈有膽幹。以海事自任。舟行至阿西亞尼島。見有二舟覆於灘際。器物礮械。爲浪花所淘。土人拾得一表。就視之。則鐫拉伯富昔名。知舟碎於此矣。仲猛遂問表所自來。土人言前此大風雨之夕。有二舟碎於是間礁上。仲猛聞土人言。知碎舟礁上。舟人不必盡死。凡碎舟非無完材者。

舟人亦不同。盡觀此似拉伯富昔生也。或潛居島中。或爲土人所困。爲事正未可決。仲猛卽在海邊立表。爲拉伯富昔之遺念。

第八十一章

方舒利亞讀書時。船主則以目斜睨。此童子自念此孺子終日讀書不倦。一則長日任勞無怨。然則二孺子之能直出我意表。究竟二子皆勇士。非靡靡者。乃自悔初見時之傲慢。於是近舒利亞出其手拊舒利亞曰。爾所讀者。得毋孺子小說。伯笛布什著耶。或紅冠記耶。舒利亞聞聲。仰首觀船主。船主見舒利亞眉目尙含病狀。舒利亞答曰。此非小說。殆史記。記中圖象。皆紀實。因出拉伯富昔象示船主曰。此偉人拉伯富昔。生於亞洛庇中。吾舟固不經亞洛庇。然吾卽書中求之。歷歷如見其狀。船主聞言大悅曰。汝但於書中印證。以舟行之地。不幾如學堂中執業耶。舒利亞曰。童子及吾兄私約。不敢過擾長者。船主曰。佳哉。前此開罪。今當言和語時。執舒利亞小手。與之爲禮。而舒利亞顛車手皆癢痕。爲船主所執。顏色頓變。咽不能呻。船主變色言曰。

汝如是覺痛耶。若肌肉殆。糖麪所製者。於是遂剝爾膚。舒利亞強笑答曰。童子跌自車中。負創未愈也。船主色定曰。爾乃不幸。遇我粗豪。舒利亞見船主似悅。卽曰。苟長者勿怒吾手。亦不覺痛。船主氣立平言曰。孺子至可愛。重乃蹲身。以兩手按舒利亞。肩上曰。是間亦被創乎。舒利亞曰。否。船主曰。汝宜親吾額。遂自地上抱而上之。其輕如舉筆尖。船主直抱舒利亞。至於髯鬚之際。親已卽曰。吾與若爲至交矣。舵工見船主厚禮此童子。前踞而後恭。乃出不測。恩忒聞舵工言此小童得船主恩覆。或不至於顛頓無恤。舒利亞亦內悅。恩忒見狀亦喜。其穉弟之慧黠可人意。

第八十二章

伯庇岳海船。每至一城。輒小住。時至伯西埃城。城人可五萬二千三百。旣至。舵工爭運冽酒下艙。更遠則爲那布洛地。產蜜最良。復停舟載之。已而至加阿加桑諾。市製呢之羊毛。城居陂陀之下。古塔林立。其下皆治蠶之家。舟去加阿加桑諾時。雲間似見飛電。舒利亞曉起視之。乃非電。蓋積雪彌山。爲日光所映。閃閃作光。時日其狀似

電舒利亞曰此間當見過刺伯山耶船主曰非也此爲卑黑尼嶺孺子第觀有山峰昂出諸山之上。卽爲加尼古山。居富西伊恩間。余卽生於是鄉。右趣有叢山。卽亞海厄。此更右則爲福化。其間有鐵礦。爲利甚沃。更出則爲倭德卑黑尼大郡也。出溫泉。病人恆夏中至此浴之。山容至秀潤可愛。山戴雪結爲冰橋。百年猶不融。舒利亞曰長者曾否目擊此山。船主曰余嘗行此冰橋中。積雪嚴固作爲穹門。余乃能出入其間。雪山凹凸作雉堞形。人可踏雪來去。其下雪微融則爲飛瀑。觸山石作響。舒利亞曰美哉山也。然泉脈所趨。究向何地。船主曰山泉劈山而下。至於深澗。旣滿則伏流復出。更行二十畝。羅迷達卽入聖梭勿西鄉。更出卽入石橋之下。是橋余曾履之。橋下有深澗。深可七十法尺。山泉墜落其中。厥聲鏘然。澗底有穴。可旁通至伯亞城下。又至於波城。乃于亨利第四。又至於鴉度。則匯爲清江。入巴伊訛諾。江能受巨艦。入大西洋。舒利亞曰此泉史也。吾甚欲逐此江流。朝宗入海。船主曰爾觀水惟波城佳也。時舟近度路西。天宇高爽。凝冷中人。風峭如自耶克突克平原中來者。舒利亞

足甫能步。尙未壯立。但枯坐。凍徹肌骨。船主見舒利亞忍寒。則出羊皮裹其身。且以咖啡飲之。令煖。船主屢屢顧視舒利亞。乃幸不受寒而病。

第八十三章

既至度路西。舟人均疲。思息。度路西者。郎克突克中名郡也。城人可十五萬。爲商埠。輾轉之區。伯庇岳商舶人。乃入城市。麥。麥產自亞斐利加。至堅碩。並購機磨。恩忒位。置此機。至妥貼。位已。謂舒利亞曰。機磨者。吾法中絕藝也。匪特去麥麩。且能屑爲精麩。須知法國麩屑之精細。逾於天下。而度路西者。實居法境之南。固以屑麩名也。恩忒與舒利亞言後。舒利亞趣歸艙中。取書檢度路西名流。復得一人。在十六世紀。其間生奇童。曰于差克臣莎室。生少志於學問。其父則業農。僅足餬口。于差克則力請其父。乞得少資。將用以購書。父不悅。顧請不已。則亦與以少資。于差克遂盡購希臘臘丁文。及古人名作。思欲自儕於博士。以文名世。顧不得師。而咸通大義。窮日讀書不已。時度路西多名流。而法政學堂尤林立。主講者均魁士。授律意甚精審。得法之

平而學堂中講義咸博采善法擷其精華著錄講受業者咸了了於時政之得失于差克亦竊事一律師治律師大嘉其慧悉心啟迪已而于差克業乃大進人爭師之同時少年咸欲私事其人于差克遂屢爲教習於加阿實武亞郎室亞烏而昂巴黎布洛齊中諸生觀聽者座爲之滿意大利人爭以幣延聘于差克拒勿往于差克爲人仁愛恤人恆出囊金賙其徒於是人爭義于差克從遊者益廣綜于差克生平著述均庇佐法國之律意後人每讀其書莫不歎其精詳已而入度路西審判所至今門外石象歸然者卽于差克也。

第八十四章

伯庇岳船此時自度路西南邁入加富諾河河源發於卑黑尼山直通大西洋沿此河可立至布多河水至迅船行亦疾無待推移之力安然而逝惟每度水閘恆引纜時舵工與恩忒咸無事據舷觀物狀而基鶯諾加室過岳二鎮已迎面矣舒利亞股創亦愈則大喜頗曲躄以示勇然垂至布多時舒利亞復不懌蓋心繫其叔不審愈

否。頗。戚。戚。然。憂。舟。行。復。數。日。加。富。諾。河。身。漸。闊。兩。岸。葡。萄。蔓。生。紫。翠。彌。望。萬。檣。雲。集。岸。次。舟。人。言。此。布。多。矣。舒。利。亞。鼓。掌。呼。曰。恩。忒。吾。兄。弟。至。布。多。矣。時。果。見。布。多。長。橋。臥。波。可。四。百。八。十。七。尺。屋。宇。鱗。次。而。伯。庇。岳。中。舵。工。刺。船。益。審。慎。徐。徐。挪。舟。近。步。萬人。立。岸。上。視。來。舟。已。而。舟。停。纜。繫。而。舵。工。力。役。人。咸。加。板。於。舳。續。續。起。運。舟。貨。而。船。主。則。引。目。四。瞭。時。岸。積。木。板。如。堵。牆。有。人。坐。其。下。慘。然。帶。病。容。其。狀。似。倦。審。之。似。凝。神。壹。志。待。此。舟。者。船。主。忽。以。手。拊。恩。忒。之。背。曰。爾。試。觀。木。板。之。下。病。人。似。卽。若。叔。恩。忒。大。感。動。見。病。人。儀。範。深。類。其。父。聞。船。主。言。知。不。誤。卽。呼。曰。舒。利。亞。趣。前。拜。吾。季。父。於。是。兄。弟。攜。手。力。奔。趣。其。叔。舒。利。亞。遙。見。卽。揚。手。言。曰。吾。季。父。胡。乃。酷。似。吾。父。信。矣。信。矣。必。吾。季。父。霍。蘭。質。矣。此。病。人。遙。見。有。二。童。子。自。舳。上。奔。迅。而。下。度。必。其。猶。子。卽。抱。二。子。與。之。親。吻。曰。吾。兒。在。稠。人。中。何。由。知。我。舒。利。亞。顫。聲。言。曰。阿。父。適。類。吾。翁。吾。不。卜。已。知。之。矣。霍。蘭。質。聲。息。亦。低。言。曰。吾。貌。類。若。翁。吾。心。之。待。孺。子。亦。猶。若。翁。矣。二。子。亦。同。聲。呼。曰。季。父。卽。吾。父。也。烏。敢。不。以。事。父。之。禮。事。吾。季。父。

第八十五章

霍蘭質者。出醫院始八日。卽於埠中賃小屋。別設一榻。容兩孤兒。霍蘭質雖經重病。還以次來復。蓋霍蘭質本羅亨乃中健兒。魁碩能武。膂力絕人。又八日者。卽可治藝。卽以是言告二童子。恩忒曰。吾父胡不更息十五日。體當逾健。顧霍蘭質生自患難。今日忽得二子侍側。則大喜過望。而恩忒之勇。尤當季父之意。舒利亞者。溫純閒雅。霍蘭質尤矚此子。舒利亞少更憂患。至是得季父撫慰。破涕爲笑。則吃吃咸笑。聲而布多市肆。尤繁夥。每出遊。侍季父之後。挺然秀出。自視乃不弱於羣兒。迴念一身。自謂吾今有季父愛我。亦吾父也。吾今有父。卽名爲有家之兒。亦何媿於羣兒者。又計合三人之力。治藝所得。或足購宇而居。一日父詔之曰。二孺子聽之。吾三人雖歸故國。究不能稱法國人者。以身在羅亨乃中。未爲德人。事事不得其憑文。不能歸國。卽歸國。亦非名爲自由人。今當更赴羅亨乃。爲德人治事。九閱月。庶可落虜籍。還吾法籍。後此則純爲法國人。二子同聲答曰。諾。此阿翁在時。曾一語及兒固知之矣。恩忒

復曰。阿翁在日。恆言有事當遵法律。霍蘭質曰。孺子言當若翁之遺訓。亦大曉事。無論生人。何作能無背律。意始名爲完人。顧此去羅亨乃爲道悠悠。而囊中所蓄。則又甚澀。老夫前此積六千佛郎。爲人所竊。竟不得反此六千佛郎者。爲老夫二十年中屯積所得。今將更農力圖之。然吾父子宜儉約。勿浪費。更當增益其貲。爾兄弟行四閱月。以苦力自食。今亦宜無餒前志。老夫所能則船中之木作。在此布多海口。有老友曰。幾伊倭猛。爲兵船導水。此船將赴甘勒室。其人允我陳之。船主錄余治藝於舟中。恩忒曰。兒果登舟。亦足以力得貲。舒利亞曰。弟如何者。霍蘭質曰。吾與阿兄悉力。足以餉汝。吾今赴舟。沿岸赴甘勒室。爲時無幾。能少儲積者。敷吾用矣。更進則治藝於江船中。江船長日行。可經至羅亨。乃舟主所需。旣約。吾力可以自支。舒利亞曰。然則此去可見大海。霍蘭質曰。此行見海。較地中海尤大。則大西洋也。惟余所戚戚者。爾學堂功課。貽誤又當累月。舒利亞曰。嗟夫。吾父兒此行。即舟中溫所業。卽類學堂中課程。惟阿兄詔我如何。吾卽遵行。勿憚其劬。得父與兄撫我。我恣意執業。後此

更入學堂。或不落人後。霍蘭質曰。佳哉。孺子。凡勤於事者。後來必佳。此物理然也。

第八十六章

舒利亞日待船行。思執業如其季父所命。乃清理筆墨書篋之類。寘之屋隅。既登。則一如其季父之命。署爲課程之表。分晷刻於紙上。按時程功。或讀或閱。或作書。或休息。待閱書時至。卽展讀名人列傳。取而較其得失。因思布多爲商埠最先之區。顧其名輩。亦有大名於時。去布多未遠。有大儒曰孟德斯鳩。舒利亞咤曰。噫。此卽孟德斯鳩傳耶。吾曾於布多中有廣衢。署曰孟德斯鳩街。然則地以人傳矣。孟德斯鳩者。似爲博士。乃展其傳讀曰。孟德斯鳩爲時右族。家世均以宦顯。有學堂。專授貴胄。學中宗旨。謂宦者令人遵法律以治身。又能以律臨民。方稱宦之職。孟德斯鳩生平治官事。無俄傾之閒。精於律意。且兼綜條貫。互較其良。擇其良者。署之於編。且以法文爲書。書之精良。乃無匹。著書名曰法意。敵其腦。遂卒於一千七百五十五年。孟氏之卒。歐西人皆悲梗。惜其人。孟德斯鳩爲人清高拔俗。且仁恕謙讓。不以學術藐世。士其

矜恤不能。乃出於至性。自言一生不欲觀無罪之人悲涕。於是遂以意爲律。極論用奴之不善。而爲奴之人當自立。不當受奴於人。後此文明之邦。不復用奴。則孟氏之功也。孟氏之書。神注黑奴立論。世多韙之。舒利亞讀時。咤曰。噫。禁奴之令。首創諸吾法。宜吾所以深愛法國也。已而又別翻一傳曰。此爲大將軍傳。吾當更審其爲人在伯海角中。有偉人曰多萌昔尼洛。所部尊之曰奇勇。武巴康印之役。將軍中礮斷其股。幸不死。遂升階爲參戎。已至統領。方爲統領。以兵鎮武巴西洛礮臺。爲巴黎之擁衛。武巴西洛之民。稱將軍曰柴脰將軍。一千八百十四年。時聯軍入法國。圍礮臺。以使告將軍。令還師。讓礮臺。將軍曰。吾退師。易爾。然當先還吾脰。時羣使者咸在座中。有一使抗言曰。足下勿讓此臺。匪特亡脰。且糜其軀。將軍無言。引此使者視火藥。儲有一千八百萬萬。將軍言曰。足下欲吾碎身者。請羣公與吾同燼。使者相顧失色。而退。礮臺遂完。至於明年。聯軍進圍此臺。復以客說將軍。知非強力所動。則餌之以賄。將軍素貧。客謂將軍能退師。當以一百萬金爲壽。將軍夷然不爲動。時說將軍者。

爲普大將軍將軍謂使者曰敬告元戎吾雖受金兼當留書並留此礮臺留礮臺以還國家留書以示吾孫曾吾後人視此當知吾留此書足爲彼之榮不以百萬之金賣國轉得金以存國且更告元戎吾股固斷吾身中巨創可二十餘處而寸心但知守護此臺不知其他卽不得已吾立燃火藥定與臺下聯軍同燼無復子遺普大將軍悔不可已顧無術足破此臺臺因以全方今父老咸知將軍旣得敵金復不失地以死支柱此臺舒利亞讀至此呼曰勇哉將軍也

第八十七章

明日舟行時恩忒得一書柬實出恩忒意外啓之封面多郵票自格勒萌而馬賽由馬賽而什德由什德而布多凡此累經數郵局始至恩忒歎息曰此書之至難哉吾乃不期郵局中竟如是之有心遂發封視之則若望書也書爲若望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那鶯節中所發每年值此節時例得數錢若望即以此錢購得小牋及筆尖郵票之屬寓書恩忒並及舒利亞賀年節書中力矢不敢負德至於終身以當時性命

爲良友所拯。故啣恩誓以沒齒。恩忒兄弟讀書大動。以書中詞意懇懇。兄弟不期而感懷。下淚不已。恩忒曰。舒利亞爾在舟中多暇。宜以長書報若望。令之喜悅。舒利亞曰。可。吾將以足迹所至。作長牋寄若望。今彼審吾行蹤。亦一佳事。此牋當作細書。始可詳盡。嗟夫。天下人能與朋友通書。千里如面。彼此酬答。其樂當何如耶。禮拜一日。舒利亞遂作書報若望曰。若望足下。恩忒及吾得足下書時。不審其樂奚若。今吾兄弟亦爲足下賀年節。願足下萬福。足下當知吾之得足下書。果在何許。吾此時至。布多矣。而報書之成。又在何許。想足下必不能料及此。吾今且試語足下。吾兄弟實在大西洋中。普安度舟中。舟之名普安度者。以船主爲普安德人也。足下生平當不涉海。定不審舟爲何物。願足下既不之見。吾當述海事以告足下。大西洋之廣。直與天連。吾身前後左右。均水目之所接。汪洋無際。直窮海之所極。清空一氣。不辨孰爲天。孰爲海。吾舟泛泛海中。直如飛燕。遠望直一黑點而已。若以舟論。固不小。較吾在地中海時。所御舟爲美善。且鉅。地中海亦巨海。然較之大西洋。則不可以道里計。地中

海固無潮汐。而大西洋則潮高於屋。吾筆力所不能狀。但於拉忽沈洛石步中。述其所見。以告足下。須知欲知潮之所由生。則當知海水之奔流。無一息之止。若地中海者。則高不侵岸。特森森奔赴入海。其勢直等江河。非海也。大西洋之水。高時浸路如洪水。橫決可六句鐘。去此則退。退而復前。潮汐以六句鐘前後爲率。然海灘不潮時。則徒步可行。惟不能久。久無水。以潮信一至。則盡沒其灘。故沿灘不能構廬舍。且月之升時。卽驗潮信。足下當知天下之至有趣味者。無如觀潮。顧潮至亦迅。非疾走。則爲怒潮。倒捲入海。故沿海灘行者。恆有虞心。吾心頗信足下讀吾書時。必曰。吾友舒利亞殊有福。乃能洞矚宇內奇景。吾則晝行牧夜。卽燈下治藝業。嗟夫。若望汝聞言。可勿戚戚。殆及吾時。或觀海而生憎耳。須知凡人始下海船。則甚樂。不知一遇迅風。浪高於屋。吾身處舟中。乃同一葉。隨風而飄。舉覺眩暈。乃不能矗立不仆。則但有枯坐如囚拘。設使赴食。置杯於口。舟簸酒將不入口。而入領而簸。力亦重。至於嘔噦。然後已。方吾吐時。舵工則羣聚而哂我。謂舟簸何礙爾。事胡慊慊。至此且病。海未聞死。

人。嗟。夫。若。望。此。日。良。不。易。度。余。廢。食。數。矣。由。此。而。觀。轉。不。如。夜。燈。相。對。與。吾。良。友。爲。治。筐。之。役。矣。雖。然。病。海。固。廢。食。若。久。久。練。習。亦。不。至。病。余。今。漸。漸。能。立。讀。書。如。在。學。堂。之。時。矣。

第八十八章

書。未。竟。風。起。遂。罷。書。直。至。禮。拜。四。日。始。續。前。書。曰。書。至。此。風。颶。忽。起。於。海。中。其。來。甚。烈。爲。足。下。生。平。夢。想。不。到。者。顧。不。觀。此。風。足。下。固。有。福。者。須。知。風。颶。之。來。高。浪。如。山。聲。隆。隆。然。如。巨。礮。時。時。將。吾。舟。起。落。至。十。餘。丈。幾。令。碎。無。遺。屑。始。已。浪。花。濺。舷。中。衣服。均。溼。舵。工。固。勇。然。及。此。時。亦。震。懼。無。人。色。雖。膽。懾。咸。堅。忍。不。言。吾。於。此。際。已。心。動。不。可。止。至。於。不。能。自。慰。迴。念。書。中。所。述。苦。不。可。狀。吾。猶。憶。在。倭。武。岳。中。織。草。如。麀。行。於。其。上。甚。清。穩。無。所。懼。且。吾。生。平。好。牛。羊。鳴。較。之。水。聲。爲。尤。樂。若。望。汝。試。思。此。際。忽。有。異。聲。斗。起。吾。不。審。其。爲。何。聲。乃。閉。目。思。之。自。念。此。舟。已。矣。顧。恩。忒。謂。余。曰。無。傷。此。巨。聲。發。檣。折。耳。衆。方。易。以。他。桅。吾。季。父。抱。藝。至。精。良。方。奏。彼。技。顧。恩。忒。言。雖。如。此。

而吾猶悸如是。簸盪可竟。日風乃少靖。吾季父告余曰。今可勿虞。余伏聽。風靜海亦弗嘯。而余身已若重病。臥不能興。因而酣寢。若此者。均昨日事。今日吾腦復蘇。始能爲書告足下。若望此時。果念我者。當爲我祝。勿再遇風。似此隆寒。風信殊烈。吾輩海行之期。尙修。其間風險。礁危。吾舟尙一。一歷之前。此有普達岳省。其礁至危。且那孟地海。亦多礁。此皆老舵工見語者。足下當知何者。名礁。礁卽石角。槎乘來舟。風迅驅舟。觸此石角。且立碎。此險未歷。吾尙何論。今且努力。自鎮力前。無餒。今風定。舟人大驩。各致其職。吾亦安坐讀書。設吾書更歷。敘其事。萬言且不能罄。今且親吻訂後期。與足下相見耳。舒利亞頓首。

第八十九章

一日舟行至午後。舒利亞出至舷次。乃不見有海。有長河一帶。夾岸纖草青翠。如滴其狀。似小島。歷歷在目。舟直抵河心。而他舟亦摩舷而過。舒利亞曰。恩忒。此間大類布多。恩忒曰。此爲囊忒海口。其狀果如布多。地屬魯亞省。數句鐘後。舟抵囊忒埠中。

舒利亞疾趨登岸。且助恩忒篋貨。此地爲普達岳最巨之名區。商務之所輻輳。舟駐經日。載其地產糖貨。行以城中製糖之技至精。而廠亦巨。並沙石魚。及礮頭生菜。恩齊白酒。梭苗白酒。載後。舟復出港。過一海島。名曰安忒。島中有機器廠。煙突突出。迷漫島中。卽魯亞口。外踰通商口岸。如聖那西。及板北佛二埠。見英國及印度船。咸停於此。出此則仍見大洋。舒利亞之視此船。乃若別拓一世界。收羅無數殊特之觀。長日自舩面。至於艙底。上下不已。每遇一物。必窮其所自。舒利亞爲人佳。舟人咸樂告之。而幾伊倭猛。尤愛舒利亞。其人習海事。掌舵。指麾他舵工。咸循其命。今與霍蘭質友。故推愛及於舒利亞。結爲小友。每日中老幼相聚。卽談前事。歷歷告舒利亞。舒利亞長日聞老人言。未有倦色。有時舒利亞則取藏書。談史事。老人亦傾聽無忤。一日舒利亞問老人曰。童子所見。但有二海。而地中海胡以不同於大西洋。今先生海行久。海中物狀。果有同否。老人曰。孺子。吾每行一處。咸有一處之物狀。正爾不能強同。地中海蔚藍也。大西洋則純綠。若中國及日本海。則純作黃流。北美州海。淡紅。作玫

瑰色人亦號曰紅海。舒利亞曰：海色何由互別？老人曰：海受天光，故爾。若地中海者，則受日而成蔚藍，或爲沙氣映發，或海藻縱橫，水色亦因之以異。舒利亞愕曰：海中何由有藻？老人曰：海若無藻，及微生物之類，則海獸海魚又何仗而食？且海中不特有藻，而且有花，作殊色，亦有濃樹，敷陰至廣。有時樹枝槎枒，觸船至海，船引避，其地不敢。卽前此有航海者曰：凱昔多夫光郎游歷美州，曾經一洋，其上多亂樹，舵工詫爲未見，遲船不進，防陷之叢樹中，不卽出樹之高者，可五百尺。舒利亞曰：然則海中花樹亦類人間耶？老人曰：有時花樹映發著海上，虹光如拖孔雀之修眼，金碧陸離照眼，無色不備。舒利亞曰：吾性乃甚嗜此。老人曰：瞬息將至，迫司忒海口，至時可以小舟爲覓海中花樹。舒利亞曰：此事確耶？老人曰：確甚。今當待潮落時，同至海濱一覽。舒利亞聞言，頗冀舟停，得觀海中之異。俄而普安度至，迫司忒海口，舟巨礁多，又有礮臺圍守，舟進乃不易。旣入，覺天下之險無逾此埠。其險要乃類都郎之嚴屯，兵艦舒利亞至，是復見水師人，衣藍衣，面均作赤銅色，步伐甚整暇。時舟停，此老舵工

無事。舒利亞乞踐前約。乃同載小舟至礁石之上。老人力把舒利亞之手。令勿踐海藻而仆。舒利亞據礁下。矚海中。稱羨無已。曰。似此海藻。甯非碧帶。因指水中浮藻。曰。此處碧綠參錯。大類刺繡之錦紋。且螺貝生光。設吾能摘此海藻。並拾取螺貝。晒而乾之。納之書帙。示我同儕。謂吾在迫司忒海汊中所親見者。於心不其適耶。

第九十章

一日薄暮時。舟在海中。老人把舵。舒利亞侍立其側。日方西匿。赤輪入海。海水騰沸。大類火球升沈於碧浸中。奇觀也。日光四射。明滅水中。頓生眼纈。而赤雲下映。海色化碧。爲絳閃閃。無窮。舒利亞叉手遠矚。落日心曠神怡。老人曰。孺子爾觀水。此水爲日所蒸。其色佳乎。惟老夫所見較此佳者。何啻倍蓰。舒利亞曰。佳者果爲何物。老人曰。海光發越。無定。或作銀沫。形舒利亞曰。嗟夫。此大觀也。老人曰。今夕所見。但一輪光耳。然余所見之海光。則一白無際。如銀色之被翳之海面。設爲風所撓。激則銀波起。立如巨瀑。下瀉。舒利亞曰。此狀吾能見之耶。老人曰。否。海之變相。乃不數見。此在

兩帶之間才遇此狀他海焉得有是舒利亞曰是果何物老人曰前由博士考之蓋小鱗介至於無數億兆萬帶鱗質故能作夜光來時鋪海都滿不可數計舒利亞曰吾知之矣以狀度之大類萬螢棲樹又如人之施放煙火耳然蟲能鋪海使滿則其數可知老人曰蟲身之小乃類針鋒汝尙未知也舒利亞曰然則大奇今請丈更語以他異老人曰吾乍所言者熱海耳今且言冰海南北極之海乃異常海冰稜接天每植立如巖岫爲海水衝激能行於海中舟入冰陣之中則永不復出是中有白熊時行冰上尤多海狗能至海中舒利亞曰丈曾見是物否老人曰未也曾聞人言有是余所行海道至釣魚島而止

地名德洛尼
佛在美州

舒利亞曰他人何由至是老人曰是惟

探險之人始及之舒利亞曰吾在學堂讀書言南北極劃其半年明晦各半有之乎老人曰然舒利亞曰六月中均夜人如何生老人曰時有海氣作光亦能燭物舒利亞曰丈亦見此曙光耶老人曰光氣極佳卽他處亦或一見此氣作絳色自海及天如野燒時發其狀時絳時白時綠光射千里以外時天已暮二人尙聚談少須見燈

光。知。沿。海。燈。塔。盡。然。厥。狀。如。晝。明。滅。無。定。彼。此。互。照。隱。隱。已。見。隄。岸。舒。利。亞。曰。燈。上。甚。佳。乃。類。富。家。施。設。老。人。曰。此。間。多。礁。而。險。故。海。人。集。資。爲。此。以。便。行。旅。前。此。無。燈。船。碎。於。礁。石。者。屢。人。每。聞。擱。舟。於。此。咸。如。聞。兇。耗。更。前。有。海。灣。名。曰。萬。尸。之。灣。卽。舟。碎。人。死。聚。尸。於。此。灣。因。而。得。名。風。颶。一。生。海。浪。敲。礁。七。里。以。外。猶。聞。聲。響。水。至。石。畔。作。旋。渦。形。舟。觸。之。立。碎。人。稱。其。地。曰。鬼。淵。今。茲。每。礁。必。燈。匪。特。免。人。於。難。且。足。導。人。入。港。

第九十一章

明日舒利亞問老人曰。丈習海事。然則丈久於海行矣。老人曰。余行舟已二十五年。舒利亞曰。長年與舟浮沈。殊寡興味。老人以目視海。見水紋攢動。已爲之備。徐曰。凡執一業。必有一事之苦惱。卽航海尤甚。然吾業在。是不復能脫。猶羔嗜草。凡產於是。必得草。於是間。余那孟人也是間人。恆嗜舟。舒利亞曰。若孺子之心。良不如治田。佳以海中。多風波。不易行也。老人曰。老夫旦夕亦將歸耕。舒利亞曰。然則丈舍海業矣。

老人曰。吾妻於沙多間得少田地。吾固未嘗留意及之。今茲歸家。將爲吾妻經紀其事。以吾妻不嗜海。吾女亦頗不謂然。防余覆舟。故戚戚然日以爲窘。卽此次冬寒風多。妻女尤弗欲。余出果於前日。遇風颶。今茲且未定。舒利亞曰。然則丈此次特自出不關生事之逼人。老人聳肩言曰。吾視海狎然亦頗倦。且吾平日非素封。其歸自非圖富特易業。以試且吾已乞假於船主。言將歸耕。而船主告余曰。爾矢言佐吾。吾專恃爾。且歲暮何由得人。以代且吾之聘。爾初無證書。爾儘足自由。而於吾殊弗利。吾答船主曰。吾允君何待證書。今船主旣不怒吾。吾今更佐船主耳。舒利亞聞言長喟。老人曰。孺子胡歎。舒利亞曰。吾思丈有田不歸。殊可憫歎。丈既有田歸耕樂也。乃長年洵於浪花之中。不其苦耶。老人曰。苦胡足言。丈夫一言旣出。不能反汗。違是安云。丈夫設吾舊與船主訂約者。亦第言聽船主號令。脫無因失信而去。則留此片紙。受人唾罵。余不幾大失耶。今雖無此書。然船主恨余亦必造謗不已。語時老人視舒利亞。試其眼光。知其意中所欲言。必稱其人爲不失信。雖然老人固老髮白顏衰。此心

無變其初節。舒利亞此時見老人以失信爲恥，則深悔其失言。遂近老人之側，言曰：丈恕我。我失言，然後此必師丈所言，無敢失大信於人矣。

第九十二章

一日霍蘭質工罷，據巨絙而坐。近老舵工舒利亞，則挾書侍側。霍蘭質曰：汝讀書耶？舒利亞曰：吾卽檢此普達岳間名流列傳，以吾舟已抵此間，吾意頗耽是間風物。霍蘭質曰：汝抗聲讀此，俾吾二老聽之。老舵工亦欣然曰：可。於是舒利亞讀其列傳曰：普達岳中產勇士夥，羣勇士中有偉人曰：著格昔葛蘭。舒利亞曰：嗟夫，吾知其人矣。昔在囊忒中，曾展拜將軍石象。葛蘭生於一千三百十四年，在普達岳古都中。村曰杏諾得，葛蘭貌寢多暴怒，頗有膽勇，無憚萬夫。方十六歲時，遂入鬪力之場，以鐵胄蒙面，時與鬪者有十六衛尉。葛蘭盡與此十五尉與戰，十五尉皆靡。第十六尉亦敗，遂用矛去其胄，視之則大呼曰：不期汝乃伯阿唐。葛蘭也。伯阿唐者，葛藍小字。此時葛藍之父見葛藍力勝此十六尉，則卽而親其吻。於是凱樂大奏，賀葛藍得勝，着而

葛藍武力之名馳於國中。乃進身入伍。時英兵入法。法失地無算。葛藍力與英人敵。大勝。一日不備。竟爲英軍黑太子所得。置之獄中。黑太子以多人守葛藍。囚諸布多。葛藍下獄數月。黑太子引出。言曰。伯阿唐日來無恙乎。葛藍曰。殿下能釋吾。曩囚後。當無恙。今茲獄中。但聞鼠聲。唧唧爲聲。殊猥雜。而外臣尤久不聞吾鄉鳥聲。今殿下果釋臣者。則鳥聲或仍入臣耳。黑太子曰。汝之時近矣。於是。以人示意。令發誓。勿爲法國。葛藍不可。久乃思以金自贖。無恤其多。黑太子曰。汝何從得此多金。葛藍曰。臣果一日需財者。臣村婦人人咸織布。售金贖臣。黑太子允之。葛藍遂立誓。不負太子諾責。太子遂去其羈。令歸。葛藍遂去布多。賃驢歸家。行次得金無數。道遇故人。亦歸謀以金贖。葛藍語其人曰。汝贖金若何。其人曰。百鎊足矣。尙有數人曰。吾輩則二百金鎊。葛藍憫之。乃悉傾其囊。贈此數人。遂歸普達岳。至其家。與夫人求金。且令盡貨其首飾。夫人曰。嗟夫。吾金施盡矣。以吾見羈囚無數。咸向吾貸。似云。惟吾足以了彼人事者。吾已傾囊與之。葛藍大悅曰。如爾所爲。胡乃類我。乃不恤吾亦需此者。然

汝心良佳。今無資當仍歸囚。遂復至布多。黑太子曰：汝今安擇？葛藍曰：吾無資願歸。囚實則吾沿道得金多，勢足自贖，顧不忍吾良伴之見囚，悉以予之。已乃不能自贖。黑太子愕然曰：寡人所見天下有人，乃舍己而徇人，如汝者寡人固未之見。葛藍曰：殿下聽臣，彼人與臣同命，又復同仇，且同囚，拘臣何爲不之救？乃後人而先己，未幾法皇知狀，遂以車載金贖葛藍將軍。戰事復肇，英軍所據地咸爲葛藍恢復。獨四省仍爲敵，有計葛藍自脫囚後，無年不戰。至是已老，一日圍取沙多祿，福德項當礮臺。臺跨瑟勿分洛山鎮者，爲英將軍知力不能支，請退師。葛藍竟卒於山下。英將軍聞將軍卒於師，然仍不失信。旣整兵退，遂以礮臺之鑰匙實諸葛藍墓上而去。蓋心服此老將軍耳。霍蘭質聞舒利亞讀書訖，卽曰：童子讀書佳，但問爾讀此書後，爾意何屬？舒利亞曰：孺子自念葛藍將軍者公忠死國人也。霍蘭質曰：汝言殊無奇。今但問此將軍何爲而然？天下讀書但言事實淺耳，善讀書者必當研取其人心迹。舒利亞曰：惟此人愛國深恤人，至但急公而無私，蓋先人後己之人也。語時舒利亞以

目視老舵工曰。斯人佳。乃不失信於黑太子。贖金既盡。猶歸而受囚。良可念也。霍蘭質悅曰。孺子可與論古。今當努力自進。勿忘今日所言。天下欲激人成爲偉烈男子。法當取古人之有志有功烈者爲師。此良法也。

第九十三章

明日海色復變。老舵工皇皇然守其舵。且麾衆理帆。遂不暇與舒利亞語。恩忒曰。舒利亞坐勿四走。爲浪花所濺。且戾舟人事。舒利亞曰。諾。吾隅坐自讀其書。不敢更煩守舵丈人。遂坐艙中。續觀昨日所讀書之下章。書云。普達岳之地。有兩省。地至良沃。魯亞河水直貫此間。其一省曰孟洛。一省曰恩索。孟洛產麻。多用以爲帆布。其餘尤產佳牛。及珍禽之屬。皆佳種。多樹而蕃獵獸。孟洛中有拉勿華洛小邑。有軍醫曰恩普。阿昔巴海。當其少時。與村中羣兒嬉戲。忽衆中有兒仆不卽起。首破血湧出。同遊者大震皆逃。以爲死矣。巴海獨留。憐此臥兒。則卽之以水滌其創。令淨。出素巾裹之。此童子乃略動。起憑其肩。巴海送之歸。家人乃感巴海。巴海之爲人。遂見稱於其鄉。

時有瘍醫頗行其術於時。聞巴海賢。審其可以爲醫。則招致之。巴海日求所學。醫師遂引致醫院中佐之。巴海旣勵學。復歷試諸疾。遂遷爲御醫。巴海忠於所事。尤主愛人。時巴黎大疫。帝發巴黎避疫。巴海謝皇帝弗出。留都以拯疫者。無辭其險。國人咸稱曰慈父。一日野行。爲西班牙人所虜。西班牙人乃不知巴海爲御醫。則置之羣囚之間。巴海仍讀書於囚中。時有囚病且死。巴海投藥蘇之。於是西班牙知爲巴海仁人也。則立釋之。巴海於一千五百九十年。卒於巴黎。歷事四朝。咸以忠聞。所生長地。立銅象。則達勿斐所鑄也。恩索者。爲地優於孟洛。大西洋中。溫風扇入。因而霉溼。薰人地產石榴。玉蘭。且釀名酒。酒之佳者。爲梭苗白酒。有恩齊城。恩齊民可八萬二千四百人。然其中多工業學堂。屋多青石所疊。而梭苗則多騎士。驍將學堂。恩齊於一千七百八十九年時。生鑄人。其人卽爲達勿斐。父治藝而窶。能制木器。達勿斐執業學堂。然頗留意鑄刻。久而至巴黎。巴黎中有本村人築舍於城。居學者。達勿斐遂往。行時但十五佛郎。已而自巴黎歸。則得貲無算。達勿斐雖治藝。然憂國甚誠。發自學。

問。遂。一。一。近。描。法。國。忠。臣。義。士。象。以。示。來。者。在。恩。索。囊。忒。間。有。地。明。媚。如。恩。索。村。景。純。綠。名。曰。度。杏。諾。地。沃。多。物。產。人。謂。之。法。國。園。林。近。度。杏。諾。之。城。曰。度。阿。人。民。可。六。萬。四。千。七。百。人。城。臨。魯。亞。之。河。明。秀。如。畫。有。博。士。曰。德。昔。加。德。德。昔。加。德。十。六。時。已。徧。讀。科。學。之。書。如。算。學。化。學。天。文。咸。肄。業。及。之。因。是。大。有。聲。於。時。其。人。當。五。十。三。歲。瑞。丙。士。皇。后。曰。颯。昔。知。諾。聞。德。昔。加。德。賢。將。師。之。遂。以。禮。聘。德。昔。加。德。爲。師。且。備。顧。間。出。內。帑。聽。其。所。需。以。增。后。之。閱。歷。德。昔。加。德。辭。徵。已。見。皇。后。殷。拳。不。得。已。遂。應。詔。既。至。被。冷。疾。遂。卒。於。瑞。丙。士。中。凡。著。作。悉。歸。巴。黎。即。其。所。出。地。立。象。祀。之。

第九十四章

明日舒利亞見風定。遂至老舵工側曰。丈人前日言爲那孟地人。請言珂鄉如何者。能以狀語我。我意欲週知法國中郡縣。以童子心愛法國。尤宜悉本國之物事。老舵工曰。勇哉。孺子。爾且近吾坐。爲汝言那孟地。舒利亞無言而坐。老舵工遂引手指所嚮。厥狀如臂伸而入海。森然見山角。老舵工曰。此地爲吾生長。思之悵然。此山角名

曰。阿葛。卽老夫生長之鄉。吾卽在此間習游。日與水忤。意風颶起時。乃不之懼。此去最近之埠頭。卽策阿布。此埠爲海軍駐節地。以人力作堰。殺巨浪之勢。不能倒卷而入。舒利亞曰。何名爲堰。老舵工曰。堰蓋類牆。舟隱其中。以避風濤之險。策阿布之堰寬可四啓羅米達。凡法邊近海者。咸蔽之以堰。堰蓋壘羣石以灰成之。浪高如山。而藏堰之舟亦無恙。舒利亞曰。吾舟曾至是間乎。老舵工曰。未也。吾舟右行。但近時。吾將指以示汝。且那孟地中有數海口。尙可少厯。在馬賽之後。有海口曰。鷗勿梭。商務至盛。舟之入口者。歲萬艘。轉運無窮。其大宗者爲木棉。產自米洲。其次曰。知阨。北漁業至盛。居人好爲水嬉。又次曰。非貢。亦海口。其與鷗勿梭相望者。曰。恩佛黎。又下曰。康勿希洛。居人僅一千五百。以拾取螺貝爲生。且以舟嚮德阿雷福。取鱖魚。製爲油。又次曰。富汗。亦商務輻輳處。舒利亞曰。富汗亦名埠耶。老舵工曰。然。地居西洛。凡舟欲至西洛者。必由是出。然居民絕盛。可十一萬六千。中無間民。皆執藝於羣廠。民以棉花爲線。年可三千萬啓羅加姆。其爲線則不可勝計。百種皆備。均染而成。染坊遂

爲國中之冠。然富汗者特那孟地之一區。治藝尙如此。他處與富汗匹者名郡猶林立。老舵工之稱那孟地。蓋自詡其生長之區。以侈舒利亞。且言那孟地與英國對島而居。故製藝必與英人角巧。彼此不相後。有時吾業或遠過之。舒利亞曰。然則民之治藝。乃如學生之治學。人人咸思第一耳。老舵工曰。誠如汝言。天下美術得價最夥。人惟有勝人之心。始足言國勝人者。得名之券。故人無求勝之心。卽不名爲愛國。

第九十五章

舒利亞曰。那孟地中地產沃否。老舵工曰。肥也。草高幾及牛腹。利於行牧。而郭當淡人咸至此買牛。牛種幾徧于巴黎。色沃而碩。地尤產良馬。其中有曰加旱省。人咸知是中產良馬。有羊曰鹵羊。肉含鹽質。亦知名於天下。且孺子亦知羊何由含此鹹質。以海風吹草。草亦成鹹。羊食草。故肉鹹也。其間尤產乳餅乳油。人爭售販。而雞子尤歲歲運至英國。逾數百萬枚。雞子曰。開心之雞子。言有漲力。能暴裂也。村間多果樹。村人取蘋果爲酒。櫻桃之美。輸入英倫亦無數。以爾觀那孟地一省。誰非爲首善之

區。舒利亞曰。吾乃不審法國中。以何地爲最。前此有于西打者。告我布葛岳地最沃。冠法都。度路西麥亦極肥。至吾季父霍蘭質。則盛道布多產酒至佳。爲天下第一。吾亦莫敢軒輊。老舵工笑曰。是何能軒輊者。譬如執園丁。而問圃中花孰第一者。亦將無辭。但能舉地之肥。沃。花之盛開。爲答耳。今法國亦園林各省所產。亦類名花。何舉一花以概羣花。惟隨地皆佳。始足動人流覽。須知均吾種人實力所得。吾祖國庶幾其興。今吾輩當肆力以衛祖國。不特有益於人。而亦有益於地。舒利亞曰。丈能聽吾述。那孟地中偉人陳迹。以告丈人。老舵工曰。吾衰不學。甚欲聞童子敘古昔之名流。吾雖耄亦樂聞之。須知嚮學之道。固無分老少。余今至欲聞書中之言。凡史書紀載前人大足以鼓動國人之志趣。

第九十六章

舒利亞展書讀曰。那孟地古有詞家。曰高尼爾俾亞伯哀。其弟曰高尼爾多麥司。在十七世紀中。生於富汗。詩集傳播巴黎。讀之勃勃有興味。一日親王剛德。讀其兄弟

之詩。至於淚下。高尼爾詩。旌善而殫惡。導人爲善之機。甚誠。詩中隸事。聞者無不感動。然兄弟均樸。嗇不爲矜。張居富汗小屋中。同編詩詞。兄弟尤極友愛。一樓居。一處樓下。治詩之屋。則通竅以相告語。亞伯哀用韻弗叶時。則俯竅中下質。其弟弟自樓下。仰答其兄。亞伯哀詩成。攜赴巴黎。易錢不車。而徒履鐵襯之履。執行杖詩。囊懸其臂上。得錢始歸。晚年移居巴黎。尙貧不能自支。有人傳其遺事。言亞伯哀一日與同志閒行。次談詩。忽而推開其友。奔入補履之肆。以數錢治其履。其人名高天下。乃不以貧爲辱。死後富汗遂留其石象。那孟地海口有地。曰巴阿佛黎。在中世紀時爲要隘。有藩王曰幾夷倭。猛剛格項領兵艦。戰勝英國地也。有理家曰加突滕。爲堅伯埃。教堂中神甫。以救世爲心。將拔人於惡。長日於倫理中。爲國民地。且欲事事改革。歸於和善。前此法人不知善字之何指。自神甫出。乃以善爲宗旨。用策愚民。性介不欲受惠於人。好加人以惠。一千七百十二年。時魯意十四之末造。二教相殘。時神甫不以教自諱。長日演繹不已。又心悲世道之阨陋。則爲愷怛之文。隨地宣演。言死常

也。得化於善。爲力始偉。著書名曰萬古和平之局。書意言人民私鬪之事。宜先訟之。官府。官府能稱平。庶不之亂。然當時法國。乃不能用其言。神甫深引爲教門之辱。書中第一節。言一日教民能化於善。不操同室之戈。卽有訟閱。當待官中定讞。勿拔刃私鬪。以墜惡習。十八世紀末年。貳阿中有名人曰倭巨石。當華實能。洛幼時惰。在學堂中。第下下。後乃大悔。謂生人。不以學名者。不能爲人。遂肆力嚮學。乃盡償其所失。年十六。始自入普通學堂。十九畢業。得橋梁工程師執照。遂知名。乃實驗光學。學益遂名。乃愈震。後此電光。然於海中。均是人之力。前此海燈。火力至微。稍遠如滅。舟多遇險。得倭巨石。當乃以新法。倍其光。又將玻璃。起棧。加以外射之鏡。光乃益遠。古有詞家。言法國大戰後。光學始興。大益人命。倭巨石。當乃能張光力。至於四千十二里之外。猶耿耿臨海。燈光如帶。化闇爲明。似此人之功。不知其拯人。當何限也。舒利亞讀時。老舵工。心已在舵。乃不能久聽。而風力復迅。見大西洋浪花已高。海復播動。老舵工曰。爾所言事。吾甚心儀。今且少須。行再聞之。試觀海色甚惡。吾夜來尙有許多。

事不能間也。

第九十七章

舒利亞是夜睡絕遲。見波濤高起如屋勢。至洶湧。至於夜午。不期而睡。忽而驚醒。似頭上皆步履聲。往來甚猛。而巨舵與浪相拗。其聲至厲。角聲鳴。鳴作望救狀。船中萬聲雜動。不知所爲。舒利亞於前此固聞其聲矣。乃歎曰。嗟夫。吾舟又遇颶矣。乃四覓恩忒。恩忒已行。知恩忒豫醒。已赴助舵工。舒利亞亦起。而船簸盪不休。將立復仆。而首已觸壁。作奇痛。舒利亞力起着衣。推小門出行。可數武。已累仆。則倚船壁立。聞巨聲大作。雷聲隆隆。在上。雜以濤聲。電光飄撇如鞭。舒利亞閉目不敢仰視。而海鳴如嘯。與雷聲夾雜。不可辨析。已聞有聲。礮然。全舟皆顛。舒利亞立翻。此舟觸礁破矣。船中人大呼。舒利亞知已無幸。則大呼恩忒。恩忒立至。恩忒本欲下顧。舒利亞兄弟相抱。且慰撫之曰。汝勿憂。阿兄決不離汝。且微語曰。吾弟宜勇勿懦。語時。恩忒力抱舒利亞。至再溫慰。俾勿哭。此時恩忒靜鎮如平時。猶倭武岳之遇火患。聲色一無所動。

方船碎。尙力助舵工。用力。今已無望。則趨抱其弟。此時合羣力。卒莫能救。其舟以舟爲風引。觸最險之礁。破處絕。巨海水爭竅而入。聲洶洶然。船身愈重。似有巨手出海。底力挽其舟而下。恩忒力抱舒利亞上艙面。以背抵桅桿。浪花飛濺入船。掃其脚。不令轟立。故以背就檣。以堅其跟。船主知不可救。遂發令下舢舨。時電光撇過。舵工爭趨舢舨。解其繩。衆忽呼舢舨小。不能容多人。霍蘭質及二子同立船主之後。船主曰。仍更下一小舢舨。此輕舟較舢舨爲輕。不能與浪力抵。中有一舵工進於船主之側。曰。似此小舟。必無人就此。以自擲其命。而大舢舨僅能載本船之人。至於木匠及二童子。務令下此小舢舨。吾輩今悉數上大舢舨。於是羣人咸曰。當此犯難之間。人不相顧。爭命爲先。船主尙欲有言。已爲羣咻所亂。咸以言止。船主曰。此船主應得之權利。不能予人。老舵工進曰。此八歲童子。在理宜令生存。乃取舒利亞抱之。將付諸舵工。然舒利亞則力抱恩忒之頸。曰。生死不離。吾兄語次。風颺復大起。浪花接天。人人咸吐私意。曰。聽之。吾輩宜先行。霍蘭質乃指小舟曰。恩忒汝抱舒利亞上。此舟聲出。

顛甚似知其必死者。霍蘭質蓋知沿海多礁浪激風高行必弗達。老舵工曰：霍蘭質爾勿驚。此際非我棄爾父子時。吾今各保其生與爾共死。此小舟中矣。船主無策不知所從。老舵工曰：船主吾已下此小舟。君當從羣人行。吾舟小或能引之自達於岸。船主此時赴大舢舨。少須已不見。以天黑海深也。於是老舵工及霍蘭質攜二童子竟下小舟。

第九十八章

舟輕如葉爲浪所合。在勢已宜死。然竟攢出浪花以外。逐浪而趨。而浪花直蓋其上。老舵工死力把舵。霍蘭質及恩忒則力支其槳。每陣浪至。水溢小舟之上。海人名爲囊水。謂包囊此水以贈舟人。全舟沈死也。時滿船皆水。舒利亞水已沒踝。乃以篙乘水外。撥恩忒亦時置槳。助舒利亞。此時尙有他舟皆碎而遙望岸石。但見一點。借電光中望岸。覺一道白沫。卽知巨浪觸石作沫外噴也。老舵工平生狎水。二十年。凡海邊礁石一一內稔。其尤稔者則那孟地及普達岳。遂挪舟入海。顧不能得最近之海。

口容其舟。但向海邊空洞之處。取荒島而存其身。時已殘夜。天且微明。海聲仍沸。不已然。已略辨人影。重霧迷漫。覺茫茫大西洋。但有此數生命。與海力相撐。拒其勢。至迫。此時舟中彼此互見。其面霍蘭質。忽引老舵工之手。曰。吾友。余父子將何術以報足下。老舵工尙引目四顧。漫應曰。此胡足言。目力直注海厓。作壯語曰。霍蘭質。汝後此臨險。亦先圖救人。如老夫之今日。且此二子後亦當爾。霍蘭質顫聲答曰。如教二童子亦爭曰。如長者命。舒利亞語時拱手向老舵工而笑。然滿眼尙帶淚痕。猶之天黑如墨。忽爾撒光作電笑者。此童子斗思死屬天命。凡人均得一死。此死正不足畏。後此果臨大險。行且力圖救人。如吾之今日。不如彼舵工之自衛其命。不恤人也。

第九十九章

此時海風復起。浪勢復高。斗出不備。水迎舟而噴。二槳皆拆。半舟皆水。舒利亞爲水所激。直仆舟中。恩忒眼光爲浪所觸。初不見物。人皆插足水中。幸大風一過。互相尋覓。皆無恙。顧舟中水滿。幸尙未沈。槳折舵存。推行弗利。但視此舟爲葉。聽風水所如。

即使觸礁亦復坐聽遂悉去其舟中剩水坐而待斃老舵工面無人色木坐如癡目注海濱而霧橫如帶仍不得岸淚續續落因思己家尙在海濱樹底一心直注火爐之次酷念其妻及黃髮之幼女老舵工忽發長歎然尙注目霧際不瞬舒利亞以小手拊老舵工之肩井作嬌媚態童子天真爛漫似與此老靈魂迸合者舒利亞附耳言曰長者勿悲移時卽見家人老人亦抱提之曰舒利亞吾輩之望正宜嚮此而思

第一百章

方紛亂間老舵工復努力言曰吾今盡滌吾憂思矣惟此二童子罷甚今旣無可作爲但恃命而行當出糗糲食之以助膽力此老舵工臨行時幸尙攜得罐頭乾肉及甘水一罐此時剖罐出肉少食氣力復長然勢則萬無可爲舟隨流而前衆目全注海濱舒利亞引目視海移身近霍蘭質曰季父試觀水紋攢聚似有物乘流者此何物耶霍蘭質曰是必他舟覆沒舟中物隨流下耳恩忒曰非物也似衣服飄於水上衣服之上甯非人身老舵工曰恩忒言然是必犯險之人覆舟而死其不幸乃逾我

輩於是衆目咸注此水上之物。顧不能辨析其爲人爲物。時有巨浪推此物直近舟。次霍蘭質呼曰。人。也。其。人。乃。大。類。船。主。於。是。下。繩。海。中。鈎。取。其。尸。揭。而。置。諸。小。舟。中。臥。之。舟。次。老。舵。工。挾。啓。其。齒。水。乃。湧。出。老。舵。工。以。手。按。其。胸。腹。令。入。煖。氣。且。時。時。上。下。摩。其。胸。令。助。呼。吸。然。船。主。聲。息。皆。渺。老。舵。工。仍。摩。弗。止。乃。以。口。吸。船。主。納。其。煖。氣。於。喉。吻。間。如。是。久。之。恩。忒。及。舒。利。亞。自。脫。其。衣。蓋。船。主。老。舵。工。則。時。時。呵。氣。船。主。似。能。張。吻。承。受。而。身。亦。蠕。動。脣。漸。張。翕。而。二。目。啓。矣。霍。蘭。質。卽。船。底。得。小。瓶。火。酒。亦。老。舵。工。下。船。夙。備。者。船。主。得。酒。立。蘇。卽。述。下。舢。舨。時。情。況。言。舢。舨。所。載。至。重。舟。本。汕。漏。水。入。立。覆。吾。鳧。水。而。遁。可。數。句。鐘。惟。冀。得。小。舟。而。活。顧。遙。遙。已。見。此。舟。則。向。舟。而。泅。顧。力。罷。遂。暈。乃。昏。不。省。人。

第一百零一章

自海中飄流至午。風止霧開。舟亦大定。舟中人已成五數。四瞭見海岸。老舵工曰。設在平時。必遇過舟。此海曰孟齊。在海球中爲必由之道。顧風颺之後。或能得舟者。此

事自屬天幸。船主曰：命固屬諸天，然必得來舟，始獲生命。時遙望浪花中有白點，老舵工目力至遠，曰：此大帆也，不審可向吾舟來否？已而帆見，且行且近。半句鐘間，三桅林立在目。船主曰：彼舟當必見我，我當揚之以幟。老舵工出紅巾繫斷槳，執而揚之，求救於來舟，然皆默無一言而來。舟已漸近，殆向英倫而駛，且速似不見此。一丸之舟飄於水際，少須帆已大張，俄頃不見，而小舟復飄於大洋之上。衆皆焦悚，寂然如死。而夕陽復將下，舟人願望已絕。時舒利亞引目西嚮，有黑雲翳鬱於天際，因曰：季父見西嚮有黑雲，耶霍蘭質立而言曰：非雲煙也，是必煙船至吾輩，尙可生。少須黑煙洶湧，且近。桅竿已出，且見煙，衆起立出巾，爭揚於風際。舒利亞亦伸其小臂與衆同颺。來舟卽易向趨小舟，而前數刻鐘後輪船已至。夫署曰：加阜城將向著刻河轉運也。

第一百零二章

衆旣得救，如醉中舒利亞力抱老舵工及霍蘭質之項。霍蘭質謂老舵工曰：吾友，乍

來吾命正在呼吸。今乃得生。足下將何索於我者。老舵工曰。汝既具此心。我亦殊有言。霍蘭質曰。匪不從教。老舵工曰。爾至西洛沙室。羅亨乃時。當更至吾家。吾在沙多。中有田產焉。吾知爾在布多。亡其資。不爾亦必買田而耕。今吾畧有田。足自立。顧乃不審農事。汝來住吾家。教我治田。且以所能示我。後此爾我同住爲生。設爾心能如我者。則老友之福。霍蘭質曰。偉哉。吾英雄之幾。仍倭孟。吾必至。而訪君。如君約。惟不能久住。君家以吾尙有二從子。宜圖生。且欲撫育此幼子。導以學問。老舵工曰。然則爾後來何圖。霍蘭質言時。乃不知所對。但曰悠悠之事。如何能知。且吾遺物盡付之。風濤卽衣服。且不週備。何況其餘。此非吾預藏。字據及百餘佛郎於腰囊中。尋行乞矣。舒利亞亦大呼曰。然哉。吾輩所有。盡付波臣。且孺子自法石蒲中。所挾長篋。今亦無有矣。奈何。此禍乃不可測。孺子言時。揚其小手。狀至可憐。此時忽捫其囊。則大呼曰。噫。吾書尙倖存。實存諸吾衣囊中。此書乃同吾命而生。詎非奇福。老舵工與舒利亞親吻。復引霍蘭質之手曰。今可勿憂。吾生類此者何限。今改業爲田舍翁。想爾臨

險弗殊。後福亦垂。及天下如汝之爲人。不以憂自毀。正足被譏於天。恩忒亦曰。季父非獨吾兄弟。非孤。今骨肉三人。可以成家。老幼相愛。無復私心。後此能自立。必不恃財。而存由愛情相引而成也。

第一百零三章

時恩忒兄弟。及霍蘭質所登者。適爲英舶。遂同至著刻河埠頭。在法之北境。地多沙磧。危城卽臨磧上。地如布葛岳。及甘勒室之居民業漁。所得者多沙石魚。及青魚。霍蘭質至是挾二子同至亞洛沙室。羅亨乃。乃航北河而入。將圖業於其間。並活其二子者。河旣盡。遂入馬阿諾河。至瀚河。瀚河盡處。法石蒲見矣。時三人登岸至城下。見巨象巋然。則若望拔得也。爲名手達勿斐所鑄。舒利亞見象作舵工形。則盛稱其偉。霍蘭質登岸圖謀所業。乃不可得。則鞅鞅無歡者。可二日。已得船中治藝之役。然主者但許以三口之食。不資以金。三人喪志而歸。自顧衣服均溼。須出其所挾資。治衣。於是三人相視無言。時老舵工已居逆旅中。候三人。於樓窗上一見。卽呼霍蘭質曰。

茲有事奉屬。候爾久矣。舒利亞見老舵工喜形於色。知消息非惡。卽急趨登樓。一舉足。竟跨兩級而上。樓扉旣闢。卽見樓心列四篋。各標名其上。舒利亞大喜。卽已名所標之篋。發而視之。篋中有汗衫數事。新履及鞮。與蠟布之帽。佐以呢袴。舒利亞騰踴而起。喜不自支。且檢且觀。卽呼老舵工曰。父執。此物是否貺我者。且此篋胡來。吾兄有之。吾叔有之。卽父執亦得其一。此篋又胡來者。老舵工笑曰。此卽水中更生之船主。臨行時。以此爲贈。普安度船貨均有保險。旣登岸。遂同老夫赴官下狀取值。故船破。船主之產未失也。船主謂無因而累我。故購此相貺。且每人各得川資。若季父。臚五十佛郎。恩忒則三十佛郎。童子則補爾以書篋。謂爾在海中勇健如成人。是所以旌汝也。舒利亞復發篋。見故物。一一咸易其新。獨不得佛郎耳。時霍蘭質亦登。舒利亞曰。阿父不觀吾篋乎。此篋大類皮閣。百物可以皮置。已而復呼曰。于西打。贈我雨蓋。一亡之海中。今篋底所藏。一如于西打所贈者。甯非愜心之事。霍蘭質乃引老舵工之手曰。是必有人語船主。故船主始一一識之。老舵工曰。我書單上船主。凡爾父

子物乃一無所遺。於是四人同飯樂甚。乃同赴船主寓鳴謝。舒利亞且行且稱保險之爲善政。老舵工曰。舒利亞所言確。吾每年但納少費而百險咸爲吾任之。吾今亦益信保險之善。今歸後將悉吾產以屋保火。以田保雹也。須知名爲能人者慮患不待於已然而謀之於早則善謀也。

第一百零四章

明日三人與老舵工別。且訂後約。三人赴法石蒲。執已事。遂卽著刻河。仍趁舟。舒利亞沿河流覽風物。霍蘭質語舒利亞曰。此間水至清深。朔方百事皆艱險。圖食爲難也。河出西洛之背。居人頗多農務。工業亦繁盛。沿河直趨地多煤屑。其黑如墨。居尤勤勉趨事。一交春末。每人卽圖播種。更兩月後。老綠照眼矣。岸土多麻豆之屬。麻爲織帆之用。而武法洛西鶯洛及度埃中人。則用麻織爲花繡。工力殊美。而豆及桐子竹實。則酢之爲油。尤有麥草。則用製啤酒。外此若甘蔗。若公達菜。則用以製糖。餘滓及根。可以飼畜。其餘菜蔬咸供居人之用。人無惰。人土無曠。土舒利亞曰。此間胡

以不見牛牲。霍蘭質曰。飼牛必以棲。牛高而多乳。卽產羊亦佳。彘可爲布。若富伯若杜官乃大銷其布。舒利亞曰。是間道路何修廣。乃爾。霍蘭質曰。是間多糖廠。治糖及酒。與他糕餌。由此以往。卽見磨油磨麪之廠。礦井卽亦弗遠。礦井者恩杉之礦。及武德洛西鶯洛礦。卽在是。產煤佳。在法國中據其三分之一。舒利亞曰。吾甚欲見富蘭忒。蓋法國之北部。無一部非佳者。舟行垂及利洛城。城爲法國中第五名城。垣墉樓櫓極高。因屢受圍於敵。乃未之衄。舒利亞入城。遂爲主人賚送物事。見沿道多碑碣之屬。並聞織布之機聲。軋軋不絕於耳。時城中有衙。大署曰。腓力伯拉棲夏。舒利亞忽悟吾書中是必有之力歸檢書。且言曰。嗟夫。海中風浪如山。性命呼吸。而吾書倖存。甯非天耶。而是書之用。乃益無窮。其尤奇者。則與我同。其飄零則良。不可解矣。

第一百零五章

方一千七百七十四年。有童子曰。腓力伯拉棲夏。生於烏鋪鹿鉅石郡村間。舒利亞讀至是。卽曰。烏鋪鉅鹿石者。亞烏而昂省中郡名也。當余過馬賽時。曾履其地。是間

風土。余固知之。書曰。腓力伯少時博覽羣書。休憩時輒遊其父所築園林中。製其水車。令池水周行園中。灌林木。又製爲零星機器。每製必先以圖。當腓力伯十四歲。已製一機器。則於驚濤駭浪中。與水力抵。至十六歲。時法國大革命。父母咸避兵。家具一空。遂流寓他省。家遂壁立。父母恃腓力伯以生。腓力伯純孝。以力奉親無間。尤能以言語慰其父母。俾勿憂煩。當一千八百十年。時腓力伯方侍膳於家。適新聞報至。翁展誦已。卽授腓力伯曰。汝視此報何如者。腓力伯讀報章。則拿破崙第一之詔旨曰。言人能製織麻之機者。予以一百萬佛郎。腓力伯大呼曰。美哉。果吾能製此者。則吾產不其復乎。飯已。遂間行於林下。自念此機胡以能就。乃先取麻及線。以顯微鏡驗麻質。終日閉門。左右手秉麻及線。致其苦慮。思爲機器之形。或運動之關軸。明日復侍膳。則告其父母曰。此一百萬佛郎屬吾家矣。兒大致已得。惟爲之良難。所餘之資。不能竟舉其事。於是製之數年。器成。將獻之朝廷。時拿破崙第一已敗。嗣位之包本。則謝腓力伯。不予資。並斥爲拿破崙第一黨人。流之於布魯爾。腓力伯旣至。遂立

織布之廠。大治麻線業。乃大盛。普魯爾之城。乃易名於棲夏。今之稱普魯爾。乃不稱原名。但稱之曰。于棲夏。腓力伯。一生治藝。勤勉無厭。遂恢復其故業。晚年尙復治藝。至於沒世。綜其生平。創機器二十餘種。其尤佳者。則織麻之機。爲尤佳。盛行於各都會間。有數名郡。恆藉是而成富碩。尤著名者。爲利洛。國中治麻者。此爲第一。而居民尤感腓力伯於無極。尋國家以重資旌其從女。及從女孫。永永受其食報。

第一百零六章

舒利亞更翻其書。尙紀二省。一爲亞都化石。一爲毗加地。其富庶與富蘭忒同。產麥豆無數。綜三省之利源。商務之達。蓋與倫敦對渡。故商舶輻輳。前五百年前。英皇埃都亞第三。曾以師搗法境。圍加勒室城。居民經年與敵軍抵。糧絕於外。衆疲不能更守。城中有鎮帥曰。若望德武希鶯洛。以使者報英皇。獻城於英。惟居民當聽之外出。英皇報書。言富者以資贖命。貧者殲之。若望乃告英皇曰。吾輩堅事國家。故瀕於難。若舉城必受小人威虐。則甯死無有所靳。英皇曰。然則盡囚城人聽屠戮。時有侍衛。

大將力諫英皇。英皇威乃少霽。然猶必殺城中六人。用洩其忿。若望大將遂宣言於市中。述英皇意。且撞鐘集衆。城中男婦咸至。聞英皇將執殺六人。則大悲梗。相視無語。隱度宜死之人。時有富民耳實達司聖伯埃。趨謁鎮帥。願就戮。以活成人。於是慕義而進。又三人。人人乃大感動。爭死者衆。鎮帥爲擇二人。以籤定之。籤定後。六人單衣徒跣。以組繫頸。赴英營。並上城門之鑰。向英皇長跪。英人中之勇者。見是六人。自投以蘇城人。則咸爲感涕。獨英皇怒不可抑。趣取六人之首。英廷男爵及宿衛之士。咸爲六人緩頰。英皇切齒言曰。汝輩勿聲。趣取此六人首。皇后聞狀。亦長跽乞哀於英皇。堅伏不起。曰。嗟夫。陛下中宮。素未干皇帝外政。今必請六義士之命。俾生全勿死。英皇不言久之。曰。願后後此。勿爾。因出赦書。恕此六人。

第一百零七章

恩忒一日謂霍蘭質曰。今茲尙有宜備之事。應告長者。當兒去羅亨乃時。有長者埃地鶯夫婦。乃視我如子。而夫人尤賢。乃竊納十佛郎於行篋。久乃知之。願夫人家貧。

前所蓄者均燼於兵燹。今雖在艱難中。較去法石蒲時已逾二倍。今擬還此十佛郎於夫人。且鳴謝忱。霍蘭質曰。恩忒。汝言善。凡爲人者。宜如是。人生受惠。務在必報。吾今至法石蒲時。必造埃地鶯家十佛郎。外尙須媵之以物。舒利亞曰。季父聽我。我睡中。夫人竊以外衫蓋吾軀。且謂亂後無剩衾。恩忒曰。夫人一貧至此。乃濟人無吝色。不甯賢耶。霍蘭質曰。孺子言然。今茲垂至翰莫。必購一羊毳之被。贈夫人。以城中治羊毳佳。吾舟至翰莫時。必久羈。可以登岸恣所市。時翰莫已至。三人同入。較諸馬阿諾城爲繁盛。是日適爲墟日。桑巴岳中貨色雜陳於市。而羊毳及鐵器與酒尤馳名。霍蘭質曰。羊毳之藝。法國所擅。冠他國。翰莫中人家咸治毳。與西塘埒美。三人遂購得一被。皆大喜。以爲得報埃地鶯夫人矣。於是復佐刺船行。垂及羅亨。乃舒利亞無事。遂作書。霍蘭質遂搆一題目。以買賣羊毳之價值。令舒利亞布算。旣得。舒利亞遂檢書求桑巴岳名流。

西塘中有法國名將。一曰著亨洛。每戰輒勝。有武本者助之。二將可三閱月。克復富蘭忒。及亞洛沙室。且卽克復地。興築土木無數。生平仁慈。忍惻。善撫士卒。舒利亞讀至此。歎曰。惜哉將軍。能復亞洛沙室。身死而地復淪於敵。何吾生之不幸。且此間不無英傑之士。而力疲拱手授敵。然則人生之遇戰事。英雄可以伸眉。而英雄正復埋沒耳。魯意十四時。有相國秉政。其人曰郭洛伯。爲翰莫中賈人之子。隨父治業。部署百事。咸有法度。爲人尤廉正。旣仕而勿改初節。時國老曰馬沙翰。疾篤。彌留時。魯意十四省疾於國老家。馬沙翰曰。臣負陛下深。惟郭洛伯之才。臣能用之。此臣所以報陛下也。時論謂馬沙翰知人。而郭洛伯能宣力國家。相業偉然。稱最。此時廷臣多竊取公帑。相習爲奸利。獨郭洛伯歸。然持正不苟。人咸謂爲大理石。其冷沁骨。大理石之稱。蓋如分以授受。逾此一分寸者。均無所撓。徇魯意十四時。教燄大熾。郭洛伯諫曰。陛下好嬉戲。每張筵席。必糜千金。於臣心殊戚戚。且布魯爾中方大亂。須百萬之金。臣家固無長物。然已罄而助軍。臣願徒行往赴。其難。魯意十四歎息。稱可。郭洛伯

果毀其家。紆國難。日治官書。至十六句鐘。長日汲汲爲民。並國精神。因之頹敝。而驕狎近臣。咸忌其所爲。以郭洛伯秉直不阿。權貴魯意。十四乃不審其忠。及郭洛伯盡瘁垂死。魯意十四尙欲加以罪狀。郭洛伯終始無懈。以死爲度。至今國民尙受其賜。由能治實業。舒利亞歎曰。似此賈人之子。其賢如是。眞令人歎惘不置。夫以一日治事。至十六句鐘之久。則其人之辛楚。可不言而喻。然生人欲刻苦以成名。則治事甯有晷刻之暇耶。讀次復得一人曰。腓力伯利枋。生倭得馬呵諾鄉。遂爲橋梁學堂工程師。方其畢業待試時。則依父而居。治化學格物之實驗。一日取小瓶納木屑其中。以火燃之。煙燄勃發。火舌突出瓶外。引以煤氣。火乃四然。腓力伯自念煤氣能引火。四然。今當用之以省燈燭。乃窮究煤氣之用。詔其村人曰。余今將製煤氣燈。自是可通巴黎。父老欲須此燈。我當爲父老成之。願雖言不見信。指之爲顛。願乃非顛。實潛研出自實學。而腓力伯乃不能自白於衆。獨英人異之。延往治煤燈。已而功成。歸法。將部置其事。忽見刺於人而死。此一千八百二十四年事。死於倉埃利西衢中。久

竟乃不得仇。究亦不審其見戕之故。國家遂以重賞恤其孀。此外尤有詩人居阿乘洛郡中。曰沙多地埃村。生於十七世紀。時名曰汾澄洛。好采風間俗。人至蹇樸。恆居水木明瑟之鄉。長日靜坐林間。微吟至忘。飲食雨淋其衣。初亦無覺。且細審動物之性。仰觀俯矚。用自娛適。每卽物性以較人性。狐性猾。乃類狙獐之人。狼性猛。乃類兇殘之人。鵠性柔。乃類和婉之人。遂一一加以文字。用以諷諭流俗。凡法國童子咸能誦習。名曰芬澄洛文集。風行一時。人人咸偉其文之美。書蓋啓發人之性情。修省人之過失。

第一百零九章

舟行一禮拜。遂至亞洛沙室。羅亨乃舍舟就陸。尙四十啟羅迷達。三客遂負篋。憇於逆旅。霍蘭質乃爲扶孤之人。稟白於德國之官府。自云將歸法國。遂舉其應盡之責。而承之。顧官中允其請。予以聽歸之檄。三人遂相視浩歎。謂自萬難中。竟得至是。又慨然無梗。足以歸國。樂乃不翅。因而成泣。復念及法國。謂乃有國之人。非復流寓爲。

虜顧法國至恢富而已。身則蕭然無家。又不得尺椽之庇。後此當以力圖食。僅或有家。然則舒利亞所常誦。有家可歸者。究乃無驗。乃此三人者。一無餒志。霍蘭質訓其二姪曰。先盡吾分。二子因憶及生長是間。蕭然乃大感觸。時行經故居。覺己身所生長者在。是則悲不自勝。行次遇舊識無數。相見握手而恩忒。藝師埃德盟亦相見。乃一一過父執家。遂先及蒙師自明。惴師屋後蒔花數本。舒利亞卽取葡萄枝葉。間以黃花爲圈。往掃父母之墓。夕陽半落。天色絳綠。相雜三人。遂同至美陳洛墓。次垂至時。見鐵板書其父名恩忒。兄弟卽取花圈置墳上。叔姪大悲感歎。無窮。霍蘭質枯坐草間。罷不能動。因念少時與伯氏同處。今亡兄已長眠。忘曉其生長地。乃屬之他姓。無復法之版圖矣。對墓私誓。視此二兒。若子必不令其失所。二子同聲大呼曰。吾父念兒兒立矢。必遂阿翁之志。今孺子身爲法國之身。非復德虜。此末次掃父墓也。父當有知。尤當鑒兒忠款。復呼曰。吾父遺訓。一無敢忘。孺子必努力愛國。願欲愛國必矢忠義。識必高而量必廣。凡宜輸忠於祖國者。卽死無懟。

第一百零十章

明日三人將別法石蒲。時霍蘭質忽得布多人一書。書詞僅十行。此十行間。遂生霍蘭質無窮悲戚之思。書曰。書奉霍蘭質先生。前此先生所有均屬之吾父。吾父傾家。乃並及先生所蓄。至於同輩中。亦咸被蕩析。茲事爲吾所耿耿於懷者。名爲男子。當償父所負。然吾力僅能續續而出。凡吾父債家林立。而先生家需此太急。吾請從先生起。還所負。先生可至巴黎海勿和藜街中銀行曰。第六摩者。領取吾資。但取片紙。即可得六千五百佛郎。霍蘭質讀書後。卽張手引二童子。二童子亦大悅。卽親之以口。霍蘭質曰。童子勿忘是人。是人爲人世知恥之人。並孝子也。時恩忒抗聲讀其書。舒利亞則張目注視。深以爲異。卽曰。季父此語確耶。果得此者。吾輩何復畏貧。後此當得田而耕。不審此生何福者。且言曰。吾後此可得駢牛矣。卽吾亦頗知種藝。及字畜事。吾季父其見信我耶。雖然。此寓書之人。其誠懇乃出之天性。彼父欠債。彼乃一旦償之奇人也。吾畢生當識之。勿謾。霍蘭質曰。汝言良當。廉恥者人之產業也。產業。

可○亡○廉○恥○不○可○亡○名○爲○男○子○則○當○無○玷○厥○名○卽○所○以○全○廉○恥○也○

第一百十一章

是夕三人遂同造埃地鶯家。謁其夫人。致謝忱。由是取道歸法。訪老舵工幾而倭孟後。更赴巴黎。取六千五百佛郎。恩忒兄弟自慶能至帝京。一瞻風物。霍蘭質曰。巴黎安可久居。惟爾輩離年。一覘京畿富麗。亦吾所不禁。於是趁火車行。五點鐘間已至巴黎。至後。居逆旅。爭易新衣。進食。同造銀行。時甫侵晨。城中始啟戶。馬車方出。舒利亞見路人如織。則大駭。遂一一遊涉長道。足爲之罷。恩忒曰。欲至海勿和藜街。須先至公家遊憩之地。逾官家治事之所。始至。舒利亞曰。巴黎固大。然亦未見其遠。恩忒曰。以巴黎城中地作爲直徑。核之可得一千啟羅米達。凡人精力僅能趨走四十啓羅米達。今若一周巴黎。可二十五日始已。舒利亞曰。然則夜來咸資電燈乎。霍蘭質曰。是安得無。若舊日之巴黎。則未見其有。今但以煤氣燈計之。已三萬五千。且沿家皆燈。車出亦必以燈。舒利亞曰。是大有風趣。言時已忘其疲。復曰。巴黎人脚力乃大。

佳。東西南北相距如是之遠。均力行赴之。耶恩忒曰。否。有車可助其力。試觀馬車輻輳於路。但予十五桑丁。卽足由南趨北。至一旬鐘之久。舒利亞曰。誰製此車。法乃精良。人之乘時治藝者。即可趁車而行。言時忽曰。此車奇哉。胡以車中皆郵遞人。恩忒曰。卽賴此車。賚書散之各鄉。不爾將延宕人之晷刻。言次已及銀行。銀行去中央市場未遠。霍蘭質遂入署簽。以明日至。取六千五百佛郎。三人在銀行少息復出。

第一百十二章

既近市場。霍蘭質卽引二童子入觀。言曰。時已九旬鐘矣。此爲邦人盛集之時。舒利亞至時。但見人如梭織。卽呼曰。此其墟日乎。不爾何以貨如山積。霍蘭質見狀微哂曰。汝言墟耶。然都下安得有墟。汝觀人聲嘈雜如是。實逐日皆然。舒利亞驚曰。逐日皆然耶。霍蘭質曰。巴黎中日用所資。皆仰於是。但以人數論。已二百五十萬。中有五十萬人。均工匠治藝。恆自晨及昏。其餘則遊者。息者。商者。賈者。應時而飢。飢皆賴此而食。舒利亞曰。惟吾生時。初未覩每日間。乃資如是之多。但以白菜論。已高積如山。

牛乳之油。乃至數千之刀積以待鬻。恩忒曰。此間至以牛牲供人之饜。巴黎一年殺牛至二十萬。佐以十萬之犢。百萬之羊。十萬之豚。魚鳥獵品。初不在是。舒利亞曰。人言巴黎爲嘉良著阿。信哉。嘉良著阿能食不能任事之謂然巴黎中胡以不見牛羣。不牧坐食。甯復人情。霍蘭質曰。巴黎有七車棧。再合以河海之運。合諸處所有。貢之巴黎。且諸郡土宜皆備。卽如生菜之肆。菜或渡海而前。因指百葉菜曰。此菜年僅一萌。實得自巴黎之鄰國。舒利亞曰。時令未宜。胡得此菜。霍蘭質曰。菜實產諸阿洛齊。彼間天氣溫煖。故生此菜。今運致至此。巴黎人益以重價購得之。至牛乳餅則產自于舒翰。倭武岳及金山一帶。汝讀書應憶及之矣。若牛油如山。並此雞子。正至自那孟地。普達岳。但以巴黎論。以二千萬佛郎。卽可購雞子三萬萬枚。舒利亞曰。然則傾法國之人。飼巴黎矣。恩忒曰。農夫固爲巴黎。然巴黎仰食於農。亦無餘蓄。而所以能坐享者。亦以工藝貫一時。其藝可濟全國之用。日新月異。鈎心鬪角。以遏歐西人。歐西人亦無禦之者。而京中博士著試驗。以啟沃列郡之民。詎曰無功。霍蘭質曰。著書者以書導我。我

遵書而行。遂成饒富。必如是。吾法始可冠諸列強。

第一百十三章

衆觀已直趨錫德。錫德者河上小島也。一水環之。遊人欲赴錫德。當渡西洛橋。橋凡三十遊人如蟻。均可渡。行次霍蘭質指示二童子曰。彼中卽錫德島。此島於二千年前。尙爲小村落。曰旅澤。漁家所集。隱於叢蘆之中。而西洛之河環此村莊。左右二橋通焉。及巴黎京畿恢廓。此島遂成別墅。蓋巴黎之充擴。直同法國之雄長。法國自野蠻轉爲文明。而皇都已立。布政優優。遂儕列強。然國家休戚。國民共之。普法之戰。巴黎受兵。絕糧。民心大亂。蓋天下飢疲不能逾十五日。立死。而巴黎竟延至四月之久。敵軍築長圍。如鐵。外間消息。但仗飛鴿。然亦幸不爲鎗彈所中。消息始達舒利亞。曰。吾今日喜見巴黎。後此務農。所得亦深。願轉輸巴黎。活我同胞。已而渡橋。至一處。其地多學堂。其中多少年。赴沙菩學堂。此教民所設。此外尙有官學堂。則官中所立。佐以醫學堂及法律學堂。相毗而立。書肆尤琳琅照眼。舒利亞羨慕不可狀。恩忒過儀。

器肆則卻立而視。見肆中磨鐵拉銅之屬。工藝至細緻。恩忒歎曰。美哉工也。更遠則見列肆中市海軍之遠鏡。及窺生物之顯微鏡。與寒暑表。舒利亞曰。巴黎所製物。均足增人學問。霍蘭質曰。然是間爲萬學之母。實驗之場。全法之教育地。考驗所。凡五區中。主以淹博之士。此外尤有高等蒙學堂。高等水師學堂。普通學堂。普通學堂中。人士或領陸軍。或爲工師。製礮製器者不一而足。醫學堂則造就名醫。以蘇病人。法律學堂則培植律師。用伸國憲。舒利亞曰。吾法庶幾其強乎。觀吾人長日辛勤。悉爲學問。吾尙憶書中有人曰。笛標託浪土遁。曾學醫於巴黎。孟叔者亦曾爲普通學堂教習。霍蘭質曰。尙不止是。巴黎中書肆集書至三百萬卷。此三百萬卷中。皆沈博之作。然學堂師弟尙欲商略新著。源源而有。書成則我祖國之榮。須知天下惟學問始得榮名也。是時三人皆倦。思少息。以蘇脚力。欲得乾餼。乃未及攜之囊橐。霍蘭質遂將其二姪入肆。所費無多。然已飽矣。此三人者。自晨及此。因飢而食。故彌得甘芳。霍蘭質曰。今歸當以車。試至動植物院中。一覘其異。園中舉天下之林木。及禽獸。盡有。

之。舒利亞大悅曰。行旣以車。復觀異物。此何幸也。

第一百十四章

三客同車至博物院。車重馬乃力馳。沿西洛河行。萬衆紛呶。恩忒兄弟自車中左右顧。半句鐘後。車止於園林之次。鐵欄繞其外。樹木槎枒綠陰夾路。三人穿樹陰入觀者。紛綸如織。右行者爲多。霍蘭質引二子亦右趨。迎面鐵籠森然。內檻鷲獸。其最巨之籠。則亞斐利加巨獅。毛作櫻色。獅盤旋作勢。狀至威猛。向人輒張吻呵氣。左右別有檻。皆檻獅。或臥或偃。羣中有小獅。置木球時時翻弄之。以爲樂。獅之弄球。厥狀如獼。以爪推球。復騰身撲之。衆皆譁笑。舒利亞曰。但觀此獅。不能竟指爲貓。耶。霍蘭質曰。釋獅之狀。果如乳貓。特不能親。獅如貓。以貓不噬人。獅則恣其牙爪耳。但以獅論。以尾鞭人。人已不堪。矧有爪。搯人有牙。噬人者。耶。舒利亞曰。納此鷲獸於檻中。長日乃能幽悶耶。以檻制言。宜堅實。始不至破。樊而出。霍蘭質曰。汝勿憂煩。此鐵籠決非牙爪所能出。又行數武。赫然見猛虎。其巨如獅。猛狀乃過之。繞行籠中。如病癩。有時

閉目如睡。實則非睡。其次則柺羣豹伏其前。足於地。左次有人羣笑。視之有鐵籠。圓頂而高。舒利亞曰。是中何物。霍蘭質曰。是中檻羣猴。種類至雜。或行或立。或緣樹。或羣鬪。籠中載小樹及雜木。支架樹上。緣小狝猴。上下如織。有時騰起。自平地以臂引樹。或倒挂其身。以長尾鈎樹。其中有長尾猿。以尾挂樹。如長繩受風而搖。尤有數小猴。擊鐵軸。就中出承人餌而食。舒利亞大悅。納手囊中。出餌飼猴。恩忒得小麪包。飼小猴。小猴得而析之。麪屑紛落地上。霍蘭質曰。猴平日嗜糖。較麪包佳者甚多。今已弗飢。若飢者亦甘此麪包矣。

第一百十五章

舒利亞意殊戀猴。且欲週覽庶物。霍蘭質言。今且更赴馬丹。觀他獸。舒利亞曰。孰爲馬丹。霍蘭質曰。行至矣。三人同至短垣下。四嚮均闌干。其窪下之穴。有巨熊臨水而蹲。熊性頗馴善。左右徐行。而目中已知有人環觀。熊似覺羣人之聚。蓋聚而觀已。則攀枯樹之顛。樹蓋立諸坎中。本以伺攀陟者。熊以掌撲樹直升。其頂熊登樹時。其高

與坎上齊。見羣人觀己。則其狀亦似喜。遊人打掌稱美。擲巨麪包。授熊。熊受而食之。舒利亞大悅。曰：熊馴不爲怒狀。霍蘭質曰：此亦鷲獸。能噬人。方其飢時。衆鳥能狎。亦惟其飢也。故升樹乞食於衆。何遽言馴。但以其性言之。正未可測。復指一穴中。伏白熊立時。至高大。舉首往來時。抗聲而鳴。產自北極。不嗜他物。但嗜堅冰。他產則嗜芻。或嗜庶獸及魚。或搏他猛獸爲類。亦非一言次。復他適觀象。象亦居鐵籠中。時時以鼻攝取麪包。近吻而食。有時人取巨麪包。塞諸鐵柵中心。俾鼻不能取。象立時上。其鼻張口。近柵。喙取。雖疊數麪包。咸能喙之。有人自鐵籠擲麪包。其口象狀甚悅。合而吞之。霍蘭質曰：象者聰明之獸。其慧如馬。其產自炎方。尤佳。象之左次。有巨海馬。得自亞斐利加海中。尤有犀牛。其角如樹枝。皮厚如鐵甲。雖受巨彈。似莫入。其旁有長脚鹿。欲飲水於溪。必屈其膝。始及水。獅之撲鹿。多乘其飲水時。若鳥類之巨者。則有駝鳥。其捷逾奔馬。在沙漠中。能絕馳。有數部落。恆蓄駝代步。跨之而行。是日周歷無數。宇內異禽皆具。其羽光滑。能受日作光。下至老鴉。巨鷹之屬。咸備。園次柵。山羊及

他國之羊及鹿牛狼狐。他無名之獸。三人遊賞一週。遂至蒔花之圃。是日天氣佳。日光花氣噴溢。中人草綠花紅。富麗無匹。舒利亞曰。園中雜收他國植物。是何用者。霍蘭質曰。觀此足辨他國之植物之性。博物者人生最巨之學問。故博物志爲學者所必研窮之書。卽此園中物。皆博物君子取爲標本。以示來者。而動植園中。主者均績學之士。汝試觀彼間有大樹。其上張巨蓋如繖。此槐樹也。槐樹者爲于處阿第一移植園中者。舒利亞曰。吾曾於書中見其人象。果知名者。霍蘭質曰。尙有蔗木蔗草。先種自公園之中。今乃周徧全國。前此法國無之。此外如海棠果。天竹。南花。隨地皆有。厥種亦由是中傳播。今動植學家尙日用講來。吾國固全有他國之所有。資爲國中之飾。

第一百十六章

三客處巴黎中。流光甚迅。暮色已漸起。煤燈亦上。三人沿西洛河行至路瑣舊博物院。恩忒語舒利亞曰。是間萃諸名畫。每日容人入觀。遂前行過下議院。院距西洛河

瀕。霍蘭質曰。國中議員。咸選自是。中爲主法律。分上議院之權。發號施令。及外交重要。均係是間。上議院者。則處芳園中。名曰勒吉桑布。總統之權。但主行法。事經諸部核定。上之總統。但有行法之權。無立法權。宮曰埃利西。而各部尙書諸郎。則日集其中。治事。中樞之所曰內閣。曰禮儀司。曰學務司。學司兼治工藝。曰法部。司刑者也。曰戶部。司度支者也。司戰之部曰兵部。外交之部曰外務部。司田畝者曰農部。下及商也。郵也。電也。路也。礦也。總之以一部。他工程之屬附之。其次曰海部。又次曰理藩部。舒利亞聞之甚津津。舒利亞心乎法國。每聞人談法國。則喜形於色。已而覺倦。且思食。霍蘭質曰。吾知爾倦矣。明日且行。度其心必自歎。舒利亞曰。嗟夫。吾季父言此當也。吾意欲悉究巴黎所見。識之腦中。蓋巴黎者。吾帝京也。爲吾心之所嚮往。季父誠告我。今日所聞所見。固倦。胡乃不見一牛一犢。吾意惡繁麗。恆欲歸就民畝。霍蘭質曰。孺子。吾意乃與爾同。惟爾未行牧之前。尙宜赴學堂治所業。舒利亞曰。諾。今茲更赴學堂者。較前閱歷爲多。

第一百十七章

明日遂赴銀行中。取賞。赴西路火車行。往訪老舵工。幾而倭孟。車向阿麗亞尼行。數句鐘後。車停於武西而洛。觀魯意十四離宮。恩忒兄弟行輦道中。引覽通泉。其製至巧。復登火車。舒利亞復檢故書。逐漸讀之。書中敘法國小島。至於通都大邑。咸出名流。中有一偉人。竟未之敘。其人博雅能詩。曰夏西諾。其才可並高尼爾西諾。生於一千六百三十九年。產埃乘若郡。十四歲父母皆逝。其大父撫之以成。性至嗜詩。目光所及。惟詩是嗜。久之遂成名家。詩集風行於巴黎中。在魯意十四時。風行尤烈。詩體多描寫古人軼事。詞況綿麗。頗感人心。爲人至仁恕。有大度。兒魯意十四時。殘民以逞。心滋弗悅。時民間以痛苦無告。夏西諾遂以己意爲書。上皇帝。請除弊政。魯意十四大怒。黜之。夏西諾已老病。憂國之故。疾乃益篤。遂抑抑死。同時有名人布亞洛者。生於巴黎。能以詩諷諭人。心口如一。長日揣摩時弊。設爲寓言。一日聞政府將格去高尼爾身後卹典。心爲惻然。高尼爾身後妻子流離。仰食於國家。去其卹典。是無高

尼爾妻子也。布亞洛乃入朝。面魯意十四曰。臣窮老爲詩。初冀死後得朝廷之恩。卹然今不敢冀矣。但以高尼爾之才。高臣十倍。度支大臣尙靳其卹典。弗與。則臣尙何望。魯意十四可其奏。令計臣復之。時有大臣曰。拔著清廉無尙。貧極至自鬻其藏書。其人無他長物。貨其書。而書買復乘其危迫。而抑勒之。書乃賤售。布亞洛聞狀。徑面其人。請以重價。拔著延入。布亞諾曰。吾求書固有理在。拔著曰。何也。布亞洛曰。君書皆善本。今君舍而售我。我大幸也。卽爲君代藏可也。拔著大感動。得善價。以己其貧時。巴黎博士輩出。其尤著者曰。拉勿華西埃。生於一千七百四十三年。讀書於巴黎大學校中。蜚聲於時。方其少時。卽有志於實業。凡天文及植物學。下及化學格物學。一一皆馴習之。而化學爲尤精。法能統萬妙。如水火及汽皆屬之。尤能製酒醋。鹼及薰染著色。與藥液之類。及業成後。杜門家居。日惟兩餐。求養其腦力而已。餘則悉力實驗物理。二十五歲。學乃大成。遂入科學實驗所。爲博士。其尤妙者。能辨析煤氣。觸人呼吸致死之由。及試驗水質。因量度生人呼吸度數。如何足致不死。且至何度。足

以生存並炭氣之入人身得中之度一一詳究發前人未闡之秘長日竭心致力爲國家發明新學力求所以保衛人身者當時有險病卽煤氣蘊於斗室之中觸者輒死拉勿華西埃乃以術力祛此病後此工人咸得無恙拉勿華西埃卒於一千七百九十四年當時法國大亂拉勿華西埃適司度支興利除弊羣小側目因以罪陷之下獄殞死獄中卒時弔者大集或以冠服或以文字咸哀感其人不置

第一百十八章

舒利亞卽車中讀書竟車至沙多三人同下赴小逆旅各負篋行入大郎得大郎得者阿麗亞尼中小村也山路蜿蜒萬綠彌望三人行山路中下視小河如帶縈繞此山道行多小徑綠陰四合羣鳥發聲舒利亞跳躍喜悅較時鳥爲樂且行且躍言曰吾骨肉三人同集一處後此復以農自活其福爲如何者恩忒見狀亦大悅霍蘭質則自思在難中倖存今復得見老舵工已萬倖復得二子侍側樂更無極三人行可半句鐘竟無一人足以問道三人惟恐其歧誤不得自達乃登阜遠觀舒利亞見古

阜可二百武。籬落中有三女蹲於門次。執小刃似刈園蔬。舒利亞遙呼女郎問路。然谷空多回響。三女竟不之聞。舒利亞曰。吾請卽籬落問此女郎。舒利亞竟直至女郎之次。三女始引首望來客。舒利亞曰。敢問女士。大郎得村去此遠近。三女中一女最長者曰。未遠。更五分鐘者。至吾鄉矣。舒利亞曰。然則女士爲幾而倭孟先生女公子乎。三女同聲曰。然。舒利亞大悅曰。吾三人均尊甫良友。或尊甫已告女士。以吾三人姓名童子爲舒利亞。且知女士名輩中序次與吾同年者得毋爲亞藤羅乎。因指其次二人曰。是得毋爲馬海爲魯意。昔乎最小之馬海答曰。吾父與吾言汝爲舒利亞。吾翁至愛汝也。其二人則注目不瞬如舊相識。舒利亞大悅曰。三女士村居樂乎。若以吾論舉天下之事業無過力田。田家飼牛。字馬均至爲要著。三女士均知之乎。三女聞言初皆太息。馬海忽曰。舒利亞。吾謂田家風味乃苦而非樂。吾翁恆言村居至蕭瑟。且兵燹以後。屋宇傾頽。樹藝亦無得。吾父謂治海事者佳於治田。吾父言此時。吾母恆哭。舒利亞亦太息而止。而霍蘭質與恩忒亦至。遂徐徐向村路。且行且觀村。

景用馬海言爲印證。此村見山下均種胡桃。村屋皆背山而構。舒利亞曰：嗟夫！此屋且晚傾矣。尙有數區屋傾而墉存。礮彈之寶尙駢列其上。村景蕭瑟亦大類法石蒲也。吾今日至此如覩故居。乃深歎兵燹之禍所貽至酷。元氣不易復也。

第一百十九章

至是遂見一屋宇。牆上均礮彈攻毀之餘。入時老舵工方垂首於庭際。負手而行。狀乃至慘。似中無所決。與在舟中狀乃大異。心中如懷殷憂。時馬海呼父。老舵工方舉首。見此三客。遂趨出與霍蘭質握手。曰：老友霍蘭質。汝來適其時。吾此時方躊躇無所決。汝幸爲我定策也。以我私計。當別我妻女。遠行然。吾初計良不在是。甚欲與吾妻子同居。顧生事迫人。又不遂。意是以憂耳。語至此。淚盈其睫。復頓足言曰：凡吾所期。但有擲之而已。霍蘭質曰：此言奚謂。老舵工曰：此無他能。田則留不能。田則仍治。吾業顧吾無力。不能卽先疇。中得資。今但有售之而已。兵燹之餘。卽欲售人得資。亦不獲當。吾又何以對吾父。今但有拚此一身行大洋耳。霍蘭質行近老舵工座。次握

其手曰。幾而倭孟。汝獨不憶在大西洋風濤澎湃中耶。吾輩應以性命報汝。矧吾友在危難之中。安能不助。恩忒進曰。季父言然。吾輩當日授命於長者。長者幸脫我於險。前約又安可背。老舵工曰。偉哉。良友之言。吾所得者錢耳。汝何有者。吾度爾之資。乃尤不如我。霍蘭質笑曰。老友誤矣。吾別汝後。非復前日之貧。況以今日論。吾力殊足以助爾。語時。出囊中銀行之據。示老舵工曰。法國中固多善人。布多中有蕩子。乃盡沒吾資。其子幹蠱竟一一還我。今汝欲以地易錢。吾力尙可以任。尤能更購他田。務以善價得之。老舵工駭然不能答。但有欣慰。久乃言曰。霍蘭質與爾當同居於此。以吾之田得汝而耕地。亦不惡。今合兩家之力治田。後此所得。兩家分之。且併兩家爲一。不寧可耶。於是二老相抱。親吻。老舵工夫人亦出而致謝。此時少女馬海行近其父之側。引其袖曰。然則舒利亞者可與兒同居矣。老舵工曰。然遂抱其女置之膝上。曰。後此若三人當同蒞學堂。設爾不善讀者。彼當恥汝。此童子善讀書。多閱歷。復指恩忒曰。汝助予耕。或於農隙更治爾藝。此後吾二老可力耕。能修復故業者。當築

室同。居霍蘭質曰。老友言。然彼國仇能毀吾地。吾爲法國赤子。義當恢復。以除此喪。敗之氣。且地久不耕。地力久蘇。苟冀治之。當倍其穫。數年以後。秋穫大熟。則當修此村舍。令煥然一新。屋宇旣修。當豎國旗於屋頂。不其樂乎。諸人聞霍蘭質言。羣打掌稱羨。舒利亞曰。美哉。吾季父之言。吾本法國赤子。今果酬吾志矣。遂面三女曰。君輩亦愛法國乎。若我者。愛國則實之心坎之中。語時如見恢復之盛。矧更得骨肉團聚。樂已無極。語後躍出庭中。以手相撲。思及其父愛國之誠。乃自言曰。吾宜愛國。乃始愛父。厥狀如狂。忽聞四山皆答曰。吾宜愛國。舒利亞聞聲駭然。本立恩忒曰。此空谷傳聲也。舒利亞曰。吾欲舉世界中。皆如回音。曰。吾愛法國。吾事濟矣。霍蘭質曰。爾欲國人愛國。計惟令國中童子。皆力於善庶。幾天下之人。皆重法國矣。於是三人遂同治田於村中。恩忒逾六年入兵籍。六年以來。人之至是。乃煥然改其舊觀。村中竟無尺土之曠。長日但見村人磨鋤之影。人人勤敏。異於恆人。隙地悉種。枇杷海棠果之屬。卽芻秣亦豐。牛馬乃不苦餒。兵燹以前。家字牛六。至是已十二矣。此外尙有牝馬。

三生駒五六然糞沃既稠草地亦因而腴尙日進而求農工長日懇懇然無有暇息乃無能容一惰窳之夫。村人恆曰趣來治事吾輩之宜閒僅數分鐘耳。天甫辨色村雞一號四嚮皆應。喔喔之聲出諸蒼綠之中。尤有母雞三十在草葉朝露中啄草根之蟲。幾而倭孟夫人每趁雞鳴而起。起時率其長女治事。長女年十五歲。有牛勤乃不讓其母。長日勞碌。凡取牛乳。猪羔及灌沃園蔬。靡不盡力。園爲霍蘭質所部署。園蔬新藝。則架木爲棚。覆以青草。霍蘭質者樹藝家也。更拓果園亦頗豐收。園外加以木柵。以止遊人。幾而倭孟不審穡事。則長日引畜赴水而飲。羣畜亦咸服此老舵工。老舵工之愛此牲畜。正不減當日之愛其舟。恆自言曰。吾六年以來。字畜至勤。慎初未有疾蠱而死者。今觀此牛羔之羣。皆淨潔無倫。其意亦滋樂而行步緩急。咸隨此老爲進退。老舵工歎曰。天下長日治事。殊不見難。吾今日之字牲。較諸當日行舟爲事較易。時馬海魯意。昔均十一歲。晨起卽挈壺飲耕者。右則挾書並赴學堂。迨蒞田時。田稻如櫛。日影適射田間。若滋長其苗於地上者。此時恩忒亦已生。髭農事罷。

後。則仍赴銅肆製鎖鑰。亦能驅黃犢駕犁而行田。口中嘗作村歌。敘其父母之劬勞。及己身愛國之意。村間多雲雀聲。至柔美。恩忒感觸爲歌。旣懷故居。並勉來葉。恩忒年已二十。法當爲兵。而舒利亞精神亦日益振刷。二目耿耿。已十四歲以外矣。二人雖度此迅逝之時光。而治事亦復匪尠。舒利亞之年雖少。然已入中學肄所業。有佳伴。年與相埒。則若望也。若望爲倭武岳中崎零之兒。今乃至大郎得中。爲田舍郎。助耕腴田。良足佳也。嗟夫。前此數年。恩忒兄弟。乃露宿於武西齊山中。欲奔逃德人禁網。幸歸法界。爲祖國之民。曾自誓永世爲國家用。今茲益記憶之。如其初念。骨肉倚親稔。無倫長日。尤以善自勵。忠概凜然。謂愛國爲第一義。次守分。又次則講明倫理。以自磨治。

第一百二十章

越至一千九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號。有二行旅。爲父子。各攜行篋。嚮大郎得路。遂叩恩忒之門。三主人見客。則大呼曰。于西打先生來乎。少年其公喆嗣矣。于西打

驚曰事隔三十三年仍識我乎于西打堅執此三人之手曰吾友聽之吾今日之來凡易兩火車竟以除夕至與君輩同度新春矣吾今挾吾子斐極克突來面故人吾子善於遊歷已周法境且及屬地家中人咸曰此何幸也吾輩伏而不出乃聞故弟子弟述其遊歷之言則不啻身歷矣於是家人爭集取二客行篋去其外衣延至爐旁向火是時寒極而慄遂爲客治栖張筵飲客于西打更歷此三十三年之風霜髮已盡白而恩忒兄弟及若望亦已中年以外恩忒四十七若望及舒利亞均四十此三人者已成家生子蓋分妻幾而倭孟三女共生十四子在廣廳中厥聲囂然此時已成爲和靄之巨家人人咸量已而省分幾而倭孟則七十有三霍蘭質亦七十謂今日幸識于西打可云至樂幾而倭孟遂出其三女率其羣孫面于西打于西打卽羣兒中將其一人坐於膝上曰汝名小若望耶其爲舒利亞子耶汝曾以書賀我其汝之手迹耶老夫今與汝輩作長談矣小若望曰長者言然惟何由識我爲舒利亞兒且在羣輩中其年歲與我埒者三人長者何爲知我于西打曰若父曾以爾影片

寄我我故識之。且爾正肖若父。吾見爾卽憶及爾父。八歲風貌在老夫今日眼中。如更覩若父童時情態。老夫當日雖與若父同治生業。今老矣。感觸前事。欲一見若翁及爾兄弟。不憚長道。至此爲爾輩賀。此新年小若望曰。吾聞長者言甚喜。能肖吾翁。又得長者惠臨爲幸。何若于西打曰。老夫見汝匪特貌類若翁。即德性亦復大類。足生人愛。小若望曰。敬如長者言。當極力趨善。且吾母晨起恆訓迪吾。以善吾敢不稟承。于西打喜曰。小若望汝言佳也。如老夫者。一生亦無失檢之事。汝當記憶行事。不當弛恣。爾後此苟遇善人及善事。當實力引爲己意。無情無忘。尤宜書諸牆壁。用爲格言。時時修省。則進德修業之券也。每年爾父及二伯咸以書寄我。久久未忘。卽我之覆書亦無敢後。今此三十三書尙珍重完好。如新似讀。此書猶羣情歡聚而堅固。嗟夫。小若望天下惟友善人樂也。

第一百二十一章

時主客就餐。踞長筵。長幼可二十四人。至小之兒。依母而坐。狀頗恭謹。無譁聽長者

言論食時。但胡桃栗子之聲。紛綸滿地。席終進蘋果布丁。衆始各言所言。聲頗繁雜。大率長者之言。咸述舊事。于西打曰。吾觀爾所居。結構良佳。屋高且爽。居此者。初不病於衛生。老舵工曰。然。凡居屋而敞其軒。至有益於衛生。而昏蒙乃不之覺。即如老夫者。與霍蘭質曾爲舵工。故以潔滌爲藝業。今汎掃吾宇。亦如治舟。但觀土自家人。下及牲畜。咸潔。以此間便於汲道。故需水而適。而吾家人尤善用之。故物事光明。照眼。卽膝下兒童。面皆作玫瑰色。髮亦光潔無倫。頽老之人。亦不傴僂。足知皆衛生之效。語時。挺立以示于西打。自鳴其健。霍蘭質容色亦光澤如富翁。舒利亞曰。于西打先生。吾及阿兄恩忒。曾同先生行賈於布葛岳村間。往購牝牡之雞。見雞栖潔治。先生曾告我。衛生不宜不講。足以發達人之精力。吾謹識於懷。今日部署均遵先生之誨。于西打曰。小友。若家亦爲村人衛生之標的。爾家旣若是。當令鄰毗之家。一一皆如汝所爲。則村人均可永年。將皆拜汝之賜。恩忒曰。凡人固宜爲人師範。即吾力弗逮。而吾意恆思益人。脫法國中人人咸盡其分。則吾祖國之力。將益偉。駕乎列強。智

勇者創之於前。庸異者步之於後。俾舉國無慮。人不幾。吾法人之幸耶。于西打曰。壯哉恩忒。人人咸如汝所言。斯吾國之大幸。凡事首衛生。生命長者。事業亦夥。當十八世紀時。合老幼而折衷之。人人但得二十三歲。今則合計可三十八歲。吾甚望至二十世紀。則人人可得五六十歲矣。斐極克突曰。循是而行。至於二十世紀。以理卜之。但吉凶。吾觀醫學與衛生之術。同進。今醫者借日光之影。能洞燭五臟及筋骨。一皆可見其癥結。尤有迷藥。能令人寐。以刀剗其患處。乃不覺楚。去股斷臂。均無所患。且尤有治傷之膏。傅之立長新肌。于西打曰。近有名醫曰。巴實諦。善於試驗。後學能承其業。神而明之。學術將無紀極。恩忒驚曰。先生乃識名醫巴實諦耶。于西打曰。我乃同里。其人既精博。且仁愛待人。鼓勵後進。不遺餘力。前此曾以術業授吾子。吾子頗精進。微有聲於巴黎間。果更不已。雖獸病均能施治。雖執業於巴實諦醫院中。吾手篋中。尚有奇妙之物。賜爾家童子。爲新年之貺。並攜得巴實諦影相。毫髮畢肖。恩忒曰。吾至欲瞻望丰采。巴實諦先生在民族中。巋然見其風素。人人無不瞻仰。此

間有童子見嚙於瘦狗。竟得醫而愈。若在前此。則埋骨成灰矣。斐極克突曰。巴實諦之爲人所試方。行於世界中。益者匪特法人。是人爲開山鼻祖。每濬道。使後學率循。今醫院中學生。尤精喉科。卽巴實諦之高足。曰扈昔。能製藥水治之。凡爲蛇螫者。亦製得善藥。其人曰。加洛麥得。下至瘟疫之藥。製藥者曰。伊埃孫。自是藥出國中。數萬人咸得無死。則均巴實諦先生及其高足之力。今巴實諦先生以壽終矣。方術留貽。至今未艾。初不與死者同熄。厥功偉矣。

第一百二十二章

方衆食蘋果布丁時。小若望聞長者敘論醫術。則大悅。卽移座近于西打座次。曰。適長者所言。名醫所製之藥。何從而得。于西打曰。隨地有醫院。其中有化學之廣廳。學徒聚而研究。旣得善法。則分布天下。母有所吝。今方追尋善藥。以已危病。吾子適自安南歸。言在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時中國海瀕曰。拿盪。亦有巴實諦醫院。羣兒聞言大譁。向斐極克突曰。先生乃至中國耶。斐極克突曰。然。吾於一千九百零一年時。至

彼爲獸醫。居彼間極久。拿盪醫院者。伊埃孫所立也。吾卽在彼助其人。然就習化學者。尙不乏人。尤有軍醫二人。執業其間。此間爲治人瘟疫之開場。自伊埃孫善藥出。凡病疫者。百人中可得五十人瘳。而安南中凡有所求者。靡不予之。自一千八百九十七年。至一千九百零二年。此醫院活人匪淺。自東京西貢。至於海南。日本與南洋各島。新加坡度尼諸地。其地尤多疫。均求藥於院中。厥力咸能濟之。而東京大帥。則大張告示。令以藥周人。爲吾法之榮光。

第一百二十三章

小若望曰。童子甚欲聞治人之術。適所言藥液者。飲之於口耶。于西打曰。非也。蓋以鋼管傳藥液於皮膚。令達血管。猶今之種牛痘法。小若望曰。吾曾見吾小妹。種此。斐極克突曰。曰。然今拿盪中。化學之所。尙研窮治牛痘術。並推尋炭中蘊毒。前在東京。病疫者百死七十以外。今則百人中。僅死六人。夫人起自醫獸。因以治人。其道不神奇耶。在拿盪中。土著曾出其荒地。延伊埃孫先生行墾政。小若望遂引于西打曰。所

云墾政者何謂也。于西打曰。卽云吾所屬之地。試驗之。足植何物。能令其暢遂者。若咖啡一道。在彼間未嘗試。藝伊埃孫先生曰。藝之必且有成。小若望曰。咖啡可藝。則當藝者定不止此。斐極克突曰。尙藝織草。令育牛馬。以馬牛二物。用爲藥中製造之品。較良於他物。一千九百零二年。爲余去拏盪時。土人已字牛五百。馬五十餘。卽儲爲製藥之用。小若望曰。地處炎荒。其地應多產蛇。先生亦見之乎。斐極克突曰。吾不特見之。且以手試其螫。吾嘗獨行至密林中。見毒蛇至巨。過吾前。立螫吾腕。吾以斧斷之。始解其縛。語時羣兒赫然。均注目斐極克突。竟忘胡桃弗食。小若望曰。然則弗死耶。曰。以勢度之。當死。顧吾得加洛麥得善藥。足已蛇毒。凡人欲赴屬地。恆攜此藥。以備不虞。藥蓋得自利洛巴實諦醫院中所製。吾幸攜得小瓶。灌之。腠理立發寒熱。病乃無恙。然創處已痛極。至於手顫。小若望曰。童子心嗜博學。家所爲苟長成。必竟吾志。斐極克突曰。小若望言之無益。不如親學爲佳。凡古來博士皆致力於學。如拉拔拉昔者。自畢業後尙虛心親學。凡人立志欲化其國人人人知學。則須格物致知。

靡所不識。有時以身試驗。至於不幸而殞。亦無惜也。

第一百二十四章

幾而倭孟謂斐極克突曰。小友聽之。汝當知老夫方洋於大海中者。二十五年。三十年後。去舟而農。且未嘗斥鹵之味。若以老夫心志。則殊戀海。且樂聞海軍事。今小友歸自屬地。可告我以新式之輪船。於是恩忒父子兄弟咸曰。吾輩亦正欲聞。斐極克突承主人之歡。卽行篋中。取圖示主人。時飯罷。淨其几席。衆皆移榻近爐而坐。而主婦已收拾家具。兒童從而助之。俄頃之間。地上殘核果皮皆盡。大開軒檻。吸取空氣。斐極克突入時。則張其圖於案上。羣童爭集。最小者六人。咸與二客道晚安。其母卽引之入室就寢。女子稍長者。則乘時澡滌盤盥之屬。復歸其母之側。聞客語海事。此時但有主客與小若望。及稍長之兒。披圖而稱藝術之美。斐極克突展圖言曰。幾而倭孟先生。請披閱是圖。吾平日恆念先生。及霍蘭質翁。故贈翁此圖。俾此村人知鄙人所行。幾半天下。因指舟圖曰。此鋼夾船也。其最小者曰。魚雷艇。且有水底之魚。

雷艇專以捉魚雷者。或在水面行之。均須爲尅敵之利用。小若望曰。阿翁請舉我觀此圖。且示以圖之來歷。幾而倭孟曰。俟夜來爲汝述之。吾今方傾聽。斐極克突先生言。惟余老矣。從未見此奇巧之輪舶。以前此之舟制。未有此也。乃詳審觀之。卽轉致霍蘭質。又轉之恩忒兄弟。及若望觀已。幾而倭孟言曰。吾觀此圖。知舟制之精。日貢其巧。至於不可思議。老夫觀此。幾於眞象之呈吾目。一波一浪。皆歷歷如眞。斐極克突曰。此製乃未久。前此以筆爲之。今則以藥攝影。但於數十秒鐘間。不知攝影幾許。今日尙欲力求其術。使五色明於紙上。令觀者疑爲彩繪。前此物動者。影亂。今則欲於動中攝之。但設布十五尺。能攝影至九百之多。斯亦奇矣。且輒卷其布而觀者。因布之累。卷。縮。人物皆栩栩而動。小若望曰。有之。童子曾於村鎮中親見此戲。奇觀也。惟吾乍見其狀。幾疑爲眞。斐極克突曰。此尙無奇。映天文者。乃始眞奇。小若望曰。有人映月之眞體。童子亦曾見之。斐極克突曰。月死物也。其中無火山。小若望曰。日體如何。斐極克突曰。映日之圖。乃大非易。須就日光所嚮。映之。不能作呆相也。至諸

行星圖映而驗之。則含無窮礦質。備諸五色。小若望曰。先生所言。乃益人神思不少。吾意甚欲窺觀天星。得其真相。斐極克突卽以手按小若望之髮曰。現有機器。能縮取星象。近吾目前。方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有黎伯弗爾者。製天文鏡。能張星體至二千四百倍。今各博士所居化學所。均有顯微鏡。能張鏡至一千二百倍之廣。凡病人身上之蟲。咸能見之。雖極微極小。爲目力所不及。能隱蠹吾肉者。幸恃此鏡。足以窺取其狀。鏡之用。卽黎伯弗爾所製。筒長而縮其光力。庶病蟲乃不沾染人身。方此君彌留時。語其徒曰。吾衰腦力且罷。而有未竟之志。非吾黨莫能竟也。自是鏡出。乃知製殺蟲之藥。年活人至十萬五千之多。

第一百二十五章

斐極克突少須復言曰。今日尙有一物。至靈奇。出於二十世紀時。己日新而月異。則所謂電學也。謂幾而倭孟曰。凡鋼夾船中。魚雷艇上。皆時時發光。及於遼闊之地。然機關不逾一鈕。射光反照。上下通明。且其光所射處。其徑可數百尺。聚爲精光一道。

可以移燭四隅。隨運用者之所指。啟閉在咄嗟間。伸縮至迅。或行海在深暗之時。斗出此光。幾收東海濤。入此光影之中。閉之則仍洞黑。如漆。凡光力所及。咸如涵虛。船人從心所欲。燭幽見遠。靡不如志。此外尙有至奇之電機。無線能通遠邇。於軍行尤爲切用之物。充其所至。自英達美。均如面談。幾而倭孟曰。然則海行深黑。可以無虞。行旅其稱便矣。語時太息不止。斐極克突曰。尙有一機。能收縮人聲。納之器中。發聲而語。抗聲而歌。諸如此類。無間遠邇。咸能自達。惘款。惟須有線通之。凡有職司之人。與隔城隔鎮通語。則但以口承機電。鐘發則立應。語者聽者。各皆以機。彼此雖數百里。若接席而談。前此郵致一函。必一二日者。今則瞬息可通。此外尤有所謂留聲機器者。能預收入聲於器中。發動其機。而聲卽自器中而出。了了可辨。雖人非而聲尙存。歷久無改。恩忒曰。幸先生臨貺。使鄙人得聞所未聞。此間距城遠。且日在田間。故新聞乃不見及。今得先生言。卽以鄙人之腦筋爲君留聲機器矣。鄙人長日荷鋤。恆追思往事。如我前此所欲聞之事。及所識之格言。咸栩栩如新。今先生所言。請儕之。

舊聞一無遺忽。斐極克突卽進與恩忒握手曰。今日尙有以電學攬入力學者。此學實驗諸電力之機器。其用乃無紀極。發猛而用簡。閒閒發機。而力量所及。乃至偉。按電力之多寡。無待運動。能使水勢仰出無窮。或置機水面。能使水力飛濺。及於高巖。充其所至。能使反動之力。震電球於百仞。並隨所向而皆中。卽驅彈亦然。幾而倭孟驚曰。驅彈乃能不失所向耶。斐極克突曰。電力發時。設風力不忤。則電力尙足透風。而自達。法國有黑擊者。實製此機。其中含七種電力。彈所及者。在一里。而卽此所及地。反騰至於五倍之遠。此等礮彈。始由煤力。卒乃遷而用電。霍蘭質呼曰。外間新學。新至於不可思議。斐極克突曰。今尙以電行車。行車或須湯氣。今則易之以電。或四其輪。或兩其輪。或自行。沿路皆是。今巴黎一如倫敦。電車軌道縱橫四達。或洞地道而行。載運旅人無數。價亦非昂。如工匠工師。遊人之屬。無人不趁是車。每見行人近地道之次。卽大書其上。延入。入卽得車。車至時。亦得梯級而上。其上則大書出也。道中電燈如晝。軌道非一。且寬綽。每數分鐘。卽有車。至此車蓋益人無數。亦無擁擠之

虞尤爲可貴

第一百二十六章

舒利亞聞言竟歎曰。自吾人去法石蒲後。法國文明之進步。乃如風迅。嗟夫。數年之間。變易已不可辨認。國中如是。屬地尙不在此數。斐極克突曰。此在共和後之第三。至吾法新收屬地無算。較之英俄二屬地。吾法爲巨。第一爲著尼西。西貢。馬達加斯。達倭萌。合法屬可四百萬。啟羅米達方里。三十八百萬。合吾法國尙及苛室島亦在其中。核之僅五十三萬六千四百。啟羅米達方里。而屬地乃七倍半於吾國。然居民則少於祖國可七倍。霍蘭質曰。吾法人數少於他國。恆人語我法人生育。較鮮於諸鄰。斐極克突曰。然德國逐年生齒。較吾法多至五十萬。小若望曰。于西打先生。此不幸事也。在理博士宜製藥。令國中婦人多生育。而寡夭折。年獲留十五萬。勿死者。國力偉矣。衆聞童子言。則皆笑。于西打曰。吾法尙有一事。爲極賤生之物。卽高粱酒也。願酒之殺人。汝能知否。小若望曰。知之。吾師恆對童子言。此每於禮拜時見醉人。

僵仆於地。往往被傷病而死。吾引以爲戒。迨長必不近酒。渴當以水自解。于西打語。霍蘭質曰。爾家舍爾二老及幾而倭孟夫人外。恆飲水。吾固知之。霍蘭質曰。然。恩忒兄弟。至布多尋余時。衆皆供醉。彼兄弟但飲水。若望亦然。卽幾而倭孟三女。亦無敢近酒。凡此膝下之兒。均健碩。以初不近酒。則不酖酒中之趣。迨長則必以家訓留詒。其後嗣。幾而倭孟曰。老夫業航海。必吸煙。幸在薄。不傷腦氣。汝應見之矣。吾敢矢言。與老友霍蘭質。並無此癖。此在海行中。已無其匹。而此少年人。乃並此而無。良可佳也。恩忒曰。凡是之物。均主於嗜好。方吾居營中時。火伴皆斥吾不近煙。且飲水。然則名爲男子。直女郎耳。吾聞言不之怒。且強笑慰撫其人。以爲見愛。應之曰。足下卽飲酒。近煙於事。無廢足矣。卽留吾酒及煙。以待嗜者。亦佳事。若今吾以有用之錢。納諸無用之煙斗。令其銷耗於君。亦何所幸。士各有志。勿相強也。卽行軍時。身佩行囊。且歌且舞。竟忘其路途之遠。其樂亦足以代煙酒。吾言後。火伴亦以爲然。卽吾愛弟舒利亞及良友若望。亦皆如吾。惟國之愛。不知有嗜好之樂。計自行軍。至於甯家。初未

沾。染。惡。習。且。使。同。行。者。革。其。舊。汙。此。時。于。西。打。頗。倦。卽。起。立。曰。汝。兄。弟。及。友。所。行。皆。坦。途。至。中。年。不。衰。可。敬。也。

第一百二十七章

家衆暢談。幾忘夜午。時將遲明矣。遂散而歸寢。而村間鐘聲已逾十二點以外。小若望亦倦然。猶睜目與睡魔爲敵。一聞鐘過十二點。卽起而與家人爲禮。且祝新禧。於是羣相慶賀。座間有歎老有迎新者。斐極克突卽啟其行篋。中儲玩物無數。大類于西打前此載伯勞馬背之物事。此物並分貺大郎得之故人。第一物爲諸名人之象及絨絹之花。以贈幼女。或皮製童子。則予懷抱之兒。餘則史記及教科諸書。又以予蒞學用功者。佐以風乾之果。以貺主婦。並挾得銅笛數具。無一不被其賜。觀此見于西打之重有家。且無吝於饋贈。方紛呶靜時。舒利亞示其子以口號。此時見小若望昂然挺立。至幾而倭孟夫婦前。復至霍蘭質老人前。誦賀年祝詞。此蓋自其學堂前二月所習而得者。抗聲高誦。舉家皆聞其詞。曰。吾親愛之祖父。及我外祖父母。凡爾。

諸孫能赴學堂者孺子爲最後今孺子當代諸孫代表爲頌詞以祝老人諸老人自元旦起當歡喜無量及於除夕以老人平日訓迪子孫以量已審分孺子當慎守家訓臻於成人孺子大幸得和諧於羣從中共沐老人之賜卽孺子之居學堂亦承順教習之訓兼愛同學以道誼相切磋且甚愛其鄉吾鄉雖居法國之隅陬而孺子則甚愛其鄉人並願後此咸努力於善小若望語至此頗感動而止蓋此童子胸中固了了時長老聞此童子言亦大感動愛悅此童子時諸童子咸作聲而和曰今年平安願雖小小之年齡亦咸知各爲其國由此以推蓋爲祖國爭其光榮臻於富貴且於倫理無背此則尤其可貴者矣吾書至此卽大郎得中一千九百二十四年除夕止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元旦起也